《柳殘陽小說專輯之63》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63》

索命鞭

《第三冊》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63

索命鞭

第三冊 柳殘陽著

合成書局總經銷

索命鞭

柳殘陽

小說專輯63

《第三冊》

合成系列

合成書局 總經銷

封面封底本公司編輯部設計

題字/集古名家書帖

索命鞭

柳殘陽

第三冊

柳殘陽小說專輯

耳中嗡嗡直響，彷彿是夜間厲鬼，那麼令人胆寒心驚——

隨着鐵無情的話聲，在一塊石崖之後，魚貫的走出四個怪異神情的漢子，這四個怪漢身後俱揹着一個大蔴袋，他們行動古怪，人人皆是一身布衣，個個一副凶悍的樣子，孤獨老人神情凝重的道：

「閣下可是武林盛傳的殭屍門四大使者？」

殭屍門久居湘西一地，素不與武林各門派往來，他們在武林中自成一格，做事一向詭秘，很少有人了解他們這一門的行事，殭屍門除門主之外，就是這四大使者輩份最高，綠毛使者溫隆、紅毛使者姜牙、黑毛使者杜奇、藍毛使者三毛，四大使者輕易不在江湖上走動，認得他們的人不多，今日突然在這裡出現着實令孤獨老人大大震驚。

綠毛使者溫隆是他們的大師兄，他怪眼一翻，嘿嘿地笑道：

「眞想不到我兄弟一到這裡，就有人能認出我們兄弟，可見江湖消息還傳的眞快，老頭子，看你這個樣子一定是他們的頭頭了，來，先報個名，讓我們殭屍門聽聽你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孤獨老人冷冷地道：

「我孤獨老人！」

他自報名號後，認爲殭屍門雖然是個神秘至極的江湖門派，也一定會令他們暗驚自己的名頭

，誰知那四位活殭屍聞言之後，臉上一片冷默，絲毫也無驚異之色，綠毛殭屍溫隆只是嘿地一聲道：

「孤獨老人只不過是個老的快掉牙的老不死，妄想憑着自己的年歲抬高在武林中的地位，嘿嘿嘿，老頭子，年紀也一大把了，該在家裡享享清福，何苦跑來這裡混這趟水，念在你年歲已高的份上，老頭子，你滾吧！」

孤獨老人在武林中除了七絕神君之外，他一向自視很高，尋常之輩，那個見了他不恭恭敬敬，以晚輩之居，誰知殭屍門這四個人不人，鬼不鬼的東西，居然沒將他放在眼裡，雖說，如今年歲已高，對江湖中事已看淡了，但，人家如此的看低他，雖然，他的火氣已小了許多，也不禁一瞪雙目，道：

「你這後生小子！居然這麼狂妄！」

那知綠毛殭屍溫隆根本不看他一眼，道：

「老二！把那小子帶過來！」

紅毛使者姜牙嘿地一聲道：

「好！」

他身子那麼一躍，人如一縷風似的躍進草叢裡，伸手抓起一個人，躍奔而來，往地上一推，那人痛的哇地一聲。

衆人瞪眼一看，竟是霹靂童子，霹靂童子穴道受制，躺在地上，一雙眼珠子胡亂轉動，滿臉惶恐之色。

綠毛使者溫隆嘿地一聲道：

「你說的可是這批人？」

霹靂童子點點頭，道：

「是！」

綠毛使者溫隆傑傑地道：

「你說這地道裡有很多黃金？」

霹靂童子又是點點頭，一臉驚異之色。

溫隆哼地一聲道：

「那裡面即然有那麼多金子，他們怎麼一點也沒拿出來，是不是你這小子想騙我們！」

霹靂童子吓得直搖頭，道：

「不！我那敢騙四位爺！裡面的黃金足夠過一輩子，江湖四大家的金子全放在這裡，這些人並不是不想要，他們已將這地洞封閉了，日後……」

綠毛使者溫隆一瞪眼，道：

「他們想獨吞！」

霹靂童子連忙的點點頭，此刻他只求活命，那顧得到別人死活，但他點頭之後，還是畏懼的偷偷瞄了鐵無情一眼，畢竟這個煞星的武功更令他寒懼。

綠毛殭屍溫隆道：

「那好呀！黃金人人都愛，人人都想私吞，我兄弟也是人，也想要呀，今天，我兄弟就把他們通通幹掉，這秘密就沒人知道了，裡面的金子就全是我兄弟的了！」

霹靂童子雖然身子不能動，口却能言，低聲道：

「溫朋友！你答應我找到金子之後就放了我！」

嗯，溫隆嘿嘿地道：

「我還沒看到金子的影呢！」

霹靂童子頓時畏懼的道：

「你進去就知道了！」

雲標呸地一聲道：

「姓溫的，你到盡打如意算盤，我們這夥人別說死不了，就是死光了，還有另外幾個人知道

這裡的秘密……」

溫隆大震道：

「還有誰？」

雲標大笑道：

「把金子搬來這裡的人呀！看你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東西就知道空有那個腦袋瓜子，連這點學問都想不出來！」

那知道溫隆聞言後不但不生氣，反而哈哈大笑道：

「那太簡單了，我兄弟是湘西趕屍的，只要派兩個殭屍把他們幹了就行了！」

雲標呸地一聲道：

「春秋大夢！」

藍毛使者三毛大笑道：

「大哥！眼前咱們兄弟並沒看過什麼金子，也許是那小子訛詐我們，咱們不如先看看裡面！」

溫隆嗯了一聲道：

「那就讓小婦人去看看吧！」

場中諸人聞言俱是一怔，他要讓小婦人入洞察看，這裡除了他們四個兄弟外，那還有半個娘們，正在惊疑間，藍毛使者三毛已笑道：

「好呀！小婦人行動快速，立刻就有結果——」

說完話，忽然將肩上的大蔴袋往地上一放，解開蔴袋口子，那蔴袋裡頓時有東西在蠕動，大夥看這四個怪客行動詭異，誰也不知他們在攪什麼玩意。

藍毛使者三毛朝蔴袋一腳踢去，喝道：

「小婦人！皇上有請！」

站立在那裡的朋友更加駭異，藍毛使者三毛怎麼說是皇上有請，他倒底在玩什麼把戲，那蔴袋裡倒底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緩緩地，袋口開了，一個約有拳頭般大的蛇頭忽然自袋子裡冒了出來，這條龐大的蛇一溜出袋子，立刻昂着頭，吐着鮮紅的舌信，向四週探視，那種獰厲的樣子，令這些人不禁有些作嘔。

三毛一指那個洞口，道：

「去！咻咻咻！」

誰也不知道那咻咻是什麼意思？可是那條蛇却彷彿聽得懂他的話一樣，咻地一聲，往洞裡鑽去，別看牠懶洋洋的，行動可快的很，眨眼間，已失去了踪影。

僅僅幾句話時間，那位小婦人已自洞裡飛快的閃了出來，昂着頭，嘴裡居然含了一塊黃澄澄的金塊出來，殭屍門四大使者原本還有猜疑之心，此刻驟然發現一塊黃澄澄的金子含在嘴裡，俱睜大了眼睛，楞在那裡，藍毛使者三毛迫不及待的上前從蛇嘴裡拿出那塊金塊？入手沉甸甸的，不容置疑，這塊金塊確實是真材實料，絕無絲毫是假，他在嘴裡咬了咬道：

「媽的！還是真的！」

霹靂童子大聲道：

「我說的都是句句實情，裡面金子一生一世都用不完，四位爺，現在你可看見了，總可以放了我吧？」

藍毛使者三毛聞言雙目一寒，道：

「放了你！兄弟！你沒搞錯吧！如果你日後在江湖上隨口嚷嚷殭屍門只怕都要擠破了！」

霹靂童子面色蒼白，道：

「你們反悔？」

溫隆嘿嘿地道：

「這不是反悔，這是滅口，兄弟想想看，天下忽然掉下來這麼大的財富，你會逢人就說麼？當然是知道的人愈少愈好，最好是一個也不留！」

肩頭略略那麼一晃，已把那塊金塊搶了過來，聞了聞，又看又舐的，當他證實自己的鑑定之後，這位殭屍門的大弟子臉上終於有了笑容，如其說是笑，不如說是哭，因爲那種笑眞難看，難看的令人翻胃。

霹靂童子吼道：

「媽的！你們是畜牲、是混蛋，說話不算話，我霹靂童子瞎了眼睛，居然會相信你們……！」

藍毛使者三毛低頭摸了摸那條蛇的頭，道：

「小婦人！你是不是很久沒嚐嚐人肉的味道了？皇上念你取金子有功，賞你人肉！」

那條蛇居然聽得懂人話，聞言之後，立刻搖頭晃尾的昂着頭望着霹靂童子，那神情當眞使人厭惡，霹靂童子苦於穴道受制，嘴裡雖能說話，身體却絲毫動彈不得，他一見三毛居然主使那條碩大的長蛇咬自己，他本來就是個欺善怕惡，胆小如鼠的人，見後大駭，顫道：

「別吓我！求求你！」

鐵無情和雲標本來還看不慣殭屍門這種行徑，暗中準備出手博殺這條怪蛇，如今一見霹靂童子那種窩囊的樣子，頓時不恥其人，面上俱浮有一絲不屑之色。

趙龍豪怒聲道：

「媽的！你活的要像個人樣！」

那知霹靂童子聞言不但不覺慚愧，眼裡竟滾動着兩顆淚水，他全身泛起顫抖，哀傷的道：

「你們他媽的只會說風涼話，那條長虫又不是咬在你們身上，如果你們換了我，他媽的，只怕早就喚爹叫娘了，我說的對不對？」

雲標怒聲道：

「去死吧！你這種人最好是早死早投胎！」

藍毛殭屍三毛哈哈大笑道：

「你們是狗咬狗一嘴毛，通通都要餵我的婦人！」

手一指，那條長虫已霍地躍了出去——

「哎呀！」

霹靂童子慘叫一聲，身上已被長虫狠狠的咬了一口，說起來眞是不可思議，霹靂童子挨了一口後，那張臉突然變的赤紫一片，瞪着一雙驚恐過度的目珠子，絕望地慘叫不已，剎那間，就毒發而死——

更怪的不是霹靂童子的死，而是那條蛇咬住了他的肉後，居然不鬆口，居然在那裡狂吸起來。

牠在吸吮他的血——

雲標一楞，道：

「好殘忍！」

三毛聞言大樂，哈哈地道：

「我的小婦人最嗜人血，一日不喝人血就沒有精神，牠喝足了血，嘿嘿，就非交媾不可，此蛇最淫，朋友們！你們想不想看看牠交媾的精彩片斷！」

鐵無情怒聲道：

「無恥！」

藍毛使者三毛一瞪眼，道：

「無恥！你罵吧！待會我要小婦人強暴你！」

他簡直是愈說愈不像話，那種不堪入耳的字眼却能從他嘴裡說出來，可見殭屍門的門徒多有水準了，其實，殭屍門的門徒之不入流古來有自，這個門派一向在湘西做趕屍的事情，一般百姓一見這種人出現，莫不聞風而逃，所以殭屍門收徒納子就不是一般門派那麼容易了，大多都是街頭的小混混，在沒有混頭的時候，才投靠殭屍門，殭屍門的弟子即是這種人，當然不會有好言語出籠。

綠毛殭屍溫隆冷冷地道：

「兄弟！這個鬼洞即然已證明絕對有金塊，那表示咱們殭屍門得確發了，這幾塊料如不徹底掃除，江湖上只怕連明日的太陽還沒昇起來，就已傳遍了每個人，咱們兄弟如果想過幾天好日子，嘿嘿，最好不留半點活口，不讓他們有說話的機會！」

黑毛使者杜奇哇地一聲道：

「殺了滅口，老大，咱們動手吧！」

紅毛使者姜牙大喝道：

「那還等什麼？」

這殭屍門四大使者行動還眞快，各自將肩頭的蔴袋甩出來，呱呱地數聲响，只見又是三條古怪獰厲的三角巨蛇，各自盤成一個圓圈，連那條小婦人，這裡一共是四條巨有人臂粗的怪蛇，江湖上只知殭屍門會施法趕屍，却不知他們還是玩蛇的專家，即然能驅蛇傷人，必有一套馭蛇的本領，這四條蛇青綠不一，但有一共同點，却是呈三角頭，紅眼睛，舌信子尤其紅小而呈烏黑色，從那蛇信上就可知道此蛇必是絕毒之物。

雲標不屑的道：

「憑幾條蛇也想吓人！」

紅毛使者姜牙嘿嘿地道：

「你可不要小看牠們，牠們俱長年在墳墓裡啃死屍，可說是吃人長大的，隨便噴你一口氣也能毒死你！」

雲標哈哈地大笑道：

「聽說蛇肉能補身體，蛇胆能治眼睛，我雲標這輩子沒吃過蛇肉，今天，我就殺蛇煮肉，再來杯老酒，嘿嘿，人家說是蛇愈毒愈好，你們四頭畜牲正合我意！」

他這番話頓時把殭屍門這四大使者給氣的直瞪眼睛，他們殭屍門在湘西一向威風慣了，所經之處，人人畏懼閃避，江湖中人也都退避三舍，更無人敢拿他們兄弟消遣，雲標口沒遮攔的給了他們一頓，頓時激起他們兄弟的無限殺機。

溫隆叱道：

「你該死！」

他的手往上一抬，四條蛇倏地昂起頭來，俱怒目的瞪着雲標，這四條蛇顯然都是久經訓練，居然能看手勢，牠們已認清了攻擊目標，八隻綠豆般的小眼睛，俱凝視着雲標，雖說只是四條長虫，但，當牠們一齊瞪着你時，再胆大的人也不禁毛骨悚然。

雲標的劍往上一挑，道：

「行，我就先宰了這四頭畜牲再找你們算帳！」

溫隆突然一聲斷喝道：

「上！」

四縷黑影如射出的疾矢般向前竄來，這四條長虫各佔一個方位，已將雲標困在中間，四道黑影如風的對着雲標遊去，蛇頭如幌動的鑼鼓前後搖幌。

鐵無情立刻道：

「兄弟！別小看他們！」

雲標長聲一笑道：

「兄弟！我連條蛇都殺不了，還能在道上混嗎？」

那知他的話聲方落，突然自左側閃起那條小婦人的影子，一張口，一道黑霧噴了出來，雲標立刻閉住了呼吸，一溜劍影掃出，小婦人一縮身已自遊走，可是，牠只是負責引動雲標的身勢，其他三條蛇已觀準機會，猛然向雲標撲落。

雲標一呆道：

「好厲害！」

原來剛才小婦人噴出那蓬毒霧當真是厲害的緊，雖未能傷着雲標，雲標却覺得腦子昏昏沉沉

，手腳頓時遲頓起來，此刻其他三條巨蛇已如電的射來，他疾忙一掃劍刃，橫掃出去，而小婦人却又回頭闖了過來，其勢更快，快的居然弦人耳目。

鐵無情一震道：

「不好！」

他沒想到這四條蛇能有這麼強勁的攻擊性，雲標劍法雖然很高，却不知蛇的習性而沒有辦法立刻傷了牠們，殊不知這四條長蛇在殭屍門的訓練之下，早已通了人性，那一條都無異是江湖的一流高手，牠們四條長蛇從出道已來，不知毀了多少高手，雲標乍然逢到牠們，自是有些不知所惜。

此刻，雲標雖然能逼退了那三條長虫，但小婦人的攻擊，他絕然閃避不及，一橫心，準備博殺其中之一，突覺一個肩頭已被人輕輕一按，緊接着是一聲怪叫，只見小婦人的七寸處已被劍刃割斷，那個凶惡的頭早已掉在地上，牠雖然是毀了，頭還是在動，身子更捲在一起，鐵無情殺了小婦人後，其餘三條蛇突然全身畏縮的各自伏捲在一塊，連動都不敢動。

溫隆怒聲連連的道：

「你殺了牠？」

淡淡一笑，鐵無情冷冷地道：

「這種害人的東西留在世上只會害人，殺了牠又怎麼樣？總比你們拿牠害人要強的多！」

殭屍門四大使者一向對自己親手訓練的長虫有相當的信心，自出道以來根本未曾敗過，更何況讓人宰掉了他們最心愛的小婦人，他們四個神情俱變，一股子怒火使他們俱呈殺機，個個都氣的抖顫。

溫隆恨聲道：

「我要碎你的屍！」

他的手在空中一陣揮舞那知那三條長虫此刻威勢盡失，縮的像頭烏龜一樣，伏在地上連動都不動，這情形落在殭屍門門徒眼裡，俱詫異不已，要知道畜牲總歸是畜牲，牠們再聰明也不知道何謂生？何謂死？更不知道何謂怕？可是這三條長虫却怕了，牠們畏縮的瞪着眼睛，望着鐵無情，彷彿他是牠們的剋星，使他們動都不敢動。

溫隆看的怒火高燒，吼道：

「媽的！你們都死了！」

雖沒有死，但却與死差不多，牠們不動那不等於死了，溫隆恨的一腳踹在一條長虫身上，三條長虫立刻游走了，溫隆用盡了腦子也想不出這三條長虫何以會在鐵無情面前發不出威來，不但他想不出道理，連鐵無情自己都不明白其中道理，殊不知毛病就出在他那把劍上，王者之劍百邪

不侵，更有震懾群獸的威能，它一劍毀了小婦人，其餘的三條長虫似乎已知道厲害了，天生的異能使牠們知道何種人可以惹？何種人又不能惹？

藍毛使者三毛厲聲道：

「佈大法殺他！」

溫隆嗯了一聲道：

「好！」

四個人各自懷裡拿出一串銅鈴，手裡捻着一道符，四個人各自一陣咒語，只覺天地忽然一暗四週頓時湧起一陣陣怪風，天地間，彷彿在一剎那間變得陰風慘慘，灰暗無光。

孤獨老人神色一變，道：

「殭屍大法！」

果然，四個人做法未久，草叢林樹間忽然飄過來一陣咚咚的跳躍之聲，隨着這陣聲響，四面八方已遙見數十個伸着雙臂、曲着雙腿的殭屍向這裡跳躍而來，這些人身上散發着一股嘔人的屍臭，趙龍豪眉頭一皺，道：

「媽的！他們居然驅屍來對付咱們！」

鐵無情凝重的道：

「這些死人可不好對付，他們的武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那身屍毒，咱們千萬沾不得………！」

雲標變色道：

「媽的！我還沒碰過這種仗陣！」

溫隆聞言哈哈大笑道：

「我要你們通通變成殭屍，替我守這些金子！」

隨着他的話聲，那數十個殭屍已蜂湧而來，在鈴聲中，他們隨着鈴聲的快慢而行動，雲標首先忍耐不住，揮劍砍倒兩個，喝道：

「娘的屁！我以為他們有多厲害！」

那知他的劍雖然砍倒兩個，俱砍在殭屍的脖子上，可是傷處並沒有血流出來，只是裂了一道口子，更怪的這兩個被擊倒的殭屍倒下之後，不但沒有什麼損傷，而能立刻又躍了起來，依然凶惡的攻擊不已。

雲標登時楞住了，似這種打法，他就是全殺了他們，也等於沒有殺一樣，因為他們會無休止的狂撲不已，雖然他們的動作僵化，攻擊力較緩，但，這樣繼續纏下去，只怕是鐵打的身子也會活活累死。

他大叫道：
「媽的！他們是打不死的！」
孤獨老人揮出兩掌，擊倒四、五個，道：
「難就難在這裡！」
鐵無情冷笑道：
「有辦法了！」
他的劍如電般的穿出，擋在他面前的四個殭屍隨着他的劍刃而倒，他那柄王者之劍果然犀利無比，一劍揮出，硬將那四個殭屍的大腿骨那裡切斷，兩條大腿和身子分了家，殭屍雖沒有痛苦，但腿和身子分了家，雖然他們還在跳躍，却已發生不了作用，光在那裡動而已。
雲標大笑道：
「好辦法！」
他也依樣的砍了兩個，可是他的劍絕沒有王者之劍快利，只覺劍刃切在骨骼上，震的手臂有些發麻，暗中倒吸口涼氣，忖道：
「這樣殺法要何時停止！」
驀地裡——

鐵無情的身子自地上彈空而起，一溜劍影隨着他的穿射而落向綠毛使者溫隆，溫隆正在施法，手中銅鈴震天而响，驀見鐵無情如天神般的撲落，喝道：
「你找死！」
他是殭屍門的大徒弟，武功閱歷俱高人一等，鐵無情的劍刃一落，他已知道此劍的威力，顧不得施法，手中的銅鈴朝鐵無情的身上扔來，人已翻滾而去。
噹——
那串銅鈴頓時被那鋒利的劍刃削得七碎八裂，而綠毛使者溫隆却已借這一擋之勢力，人已站起，手裡頓時多了一柄長劍。
鐵無情仗劍而落，道：
「驅鬼弄蛇有何本事，還是拿點眞功夫吧！」
劍刃已閃，連着七劍洒出，去勢又快又疾。
溫隆能在殭屍門名列頭號弟子，自不是平空得來，他的劍刃一轉，也是七劍揮出，居然能擋過鐵無情那迅疾的七式，但，雖然頭七劍是過了關，鐵無情已沉喝一聲道：
「不錯！」
字音也不過是在舌尖上略略消逝，寒芒突然一湧，冷艷的劍刃已風捲殘雲一樣的洒落，溫隆

幾曾遇上這樣難纏的對手，吓得迅快疾退，道：

「兄弟！快上！」

但他還是晚了一步，左肩一大片肉已被劍刃劃下一大片來，鮮血如雨滴樣的洒落，痛的他全身直顫，臉色頓時難看的很。

紅毛使者、黑毛使者和藍毛使者，在凝神催動那些殭屍，驀見自己的同門大師兄掛彩，俱是心裡一震，在他們心裡憑大師兄那身高超的武功，雖未必能穩贏，至少也不會輸，更不會輕易受傷，此刻眼見他掛了大彩，那能不焦慮異常，紛紛掠身撲過來。

杜奇怒聲道：

「姓鐵的！你傷了我們大哥，我們不撕了你，殭屍門從今以後就永遠不在江湖上露頭了！」

鐵無情冷冷地道：

「那還要看看你們這幾個哥子有沒有那個道行！」

斜飄而來，三毛一劍劈來，道：

「我兄弟幹你就像切他媽的西瓜一樣！」

那一劍真辛辣，竟是剁向鐵無情的下腹，鐵無情最恨這種下三流的低劣手法，一劍如銀光暴射般的洒去，道：

「先毀了你！」

三毛自認自己這一劍詭秘難閃，絕不會讓對方有閃避的機會，那知鐵無情如溜轉的泥鰍，一閃而去，更讓他想不到的自己尚來不及變招，一蓬銀華已自射來，那麼迅快的令人無從變換——

哇——

空中暴起一聲淒厲的慘嚎，三毛的胸前開了個血洞，那一劍已穿了他的背脊，他在叮噹聲中扔了劍，砰地摔在地上，顫聲道：

「兄弟！救我……」

溫隆早已顧不得自己的傷了，顫道：

「三毛！怎麼樣？」

「他挺不住了！」

杜奇眼裡淌了淚，吼道：

姜牙頓足道：

「胸口開了膛，我們兄弟完了……」

真想不到以殭屍門那種泯絕人性的門派，兄弟間居然還有那麼寬厚的情感，一見三毛挺了屍，鮮血噴洒不止，三個人全呆住了，這是他們出道至今首次遇到這樣慘敗，不但死了小婦人，更

毀了他們的兄弟，這對他們四個兄弟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溫隆吼道：

「拼了！否則咱們如何回門交待！」

殭屍門四大使者在殭屍門無異是神樣的讓門中弟子崇拜，如今他們栽的連顏面都沒有了，如果不討回這個公道，眞是無顏見江東父老。

姜牙悲聲道：

「幹！拼了！」

「慢着！」

溫隆肩上的血還在流，突然道：

杜奇一怔道：

「大哥！咱們還等什麼？」

溫隆瞪着鐵無情，道：

「你說！你叫什麼名字？」

鐵無情冷冷地道：

「鐵無情！」

溫隆跺脚道：

「媽的！怎麼會惹上你這位爺！」

這時候他才弄清楚眼前的這位爺居然會是目前江湖上最負盛名的鐵鷹殺手當家的，他們眞是有眼無珠，連這位爺都不識，他們錯了，錯的自己招子不亮，錯的栽了連怎麼栽的都不知道。

姜牙厲聲道：

「管他媽是誰？天皇老子又怎麼樣？咱們已死了兄弟，難道因爲他是鐵無情，這筆帳就算了。大哥！殭屍門的師兄弟會怎樣想？會怎麼看我們，師父又會怎麼怪罪我們，要死通通死，要活通通活！」

溫隆恨聲道：

「那好！咱們就跟這賊子同歸於盡！」

刹那間，三道人影已串連成三個角，他們俱抱了必死之心，俱將生死拋在腦後，在他們眼裡，鐵無情是個獸，是個能讓他們寒心的厲獸。

頓時——

掌影、人影、腿影、劍影混合在一起，三道人影已連環的向他們眼中的厲獸撲殺，追逐——

鐵無情大笑道：

「我要是讓你們這三塊料能逃出這裡，就不是鐵鷹兄弟，姓溫的，你最好是知難而退，否則你連逃的機會都沒有！」

一輪青茫茫的劍影自他那晃動的身子上飄起，迅快的揮了出去。

22

灑落的劍光如空中飄落的雪花，密密絲絲的，溫隆可嚐過這股劍子的凌厲，雖然疾切間拍出三掌二腿，他還是寒懼的疾快移退，在退閃中，疾喝道：

「兄弟，退呀——」

杜奇和姜牙是在拚命、是在搏殺，雖然對方的劍勢那麼凌酷和無情，他們依然衝過來，揮舞著手中的兵刃，妄想同歸於盡。

但，當他倆一踏入鐵無情的劍幕之內，他們忽然發現鐵無情的劍如貼在他們的背脊樑上，要想退閃，那念頭還來不及動，兩人已在慘叫聲中翻了眼。

姜牙的喉管已被割裂，頭歪在一邊的嚥了氣，杜奇的腹部裂開了，痛的他在地上翻滾，慘叫不已。

那迅烈的劍式令溫隆當場傻了眼，他幾乎忘了自己身上的那股痛傷，直了眼，滿面驚悸的看著他師弟一個個的倒下去，一個個翻了眼……

溫隆慘聲道：

「好狠的手段、好霸道的劍法……」

鐵無情冷笑道：

「姓溫的，你可是個聰明人，讓你那兩個寶貝兄弟拼了命，而你卻在那裡貓哭耗子——」

溫隆顫聲道：

「姓鐵的，你為什麼要他們死？」

鐵無情大笑道：

「好說，如果鐵某人落在你們手裡，你會讓我好過麼？只怕是求生不能求死不易，現在你只有兩條路可走，否則，清風冷月就是你的安息之所——」

溫隆的銅鈴已碎，咒法已失靈了，那些殭屍早已靜站在那裡如枯木般的動也不動，雲標望了地上那三個死者一眼，不禁大笑道：

「兄弟，那兩條路呀！如果你不交待清楚，我們這位溫大爺可不會明白，他哥子一向是腦子不清……」

溫隆寒懼的道：

「說吧，那兩條路……」

鐵無情冷冷地道：

「一條是立刻給我滾，永遠別再讓我碰上，當我們再碰面之時，就是你死之時，另一條就是把你留在這裡陪伴你的兄弟……」

兩條路都是那麼艱澀，溫隆也是一方的霸子，湘西的體面大爺，幾曾何時讓人這樣使喚過，這樣漫辱過，但是，他不立刻滾，那就要永遠埋骨此處，死雖是件解脫，畢竟太難了，可是讓他活著回殭屍門，他又有何面目向師門交待？如何向死去的兄弟交待？種種的事情讓他難以取捨。

最後，他選擇了滾一途，死畢竟是件不容易的事。

溫隆面上一陣抽搐，道：

「好，我滾，鐵無情，人不死，債不爛，溫隆今日是栽了，這種羞辱、這筆血債，只要姓溫的有一口氣在，我一定會找你報仇，希望你能永遠的記住……」

點點頭，鐵無情道：

「我已記下了，朋友，只怕那是一份無奈，不論你如何掙扎，憑殭屍門那點實力，只怕難上加難了……」

溫隆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嘴角綻了綻，想說什麼又忍下了，帶著那份破碎的心懷，瞄了躺在地上兄弟一眼，蹣跚而難過的走了。

那知就在溫隆剛剛離開，身形剛剛消逝的刹時，空際裡突然飄過來一連串密驟的蹄聲，向這

邊狂奔而來，一列十二騎，全都是黃巾纏頂，一襲披風，都是大紅色的，在中土，黃巾纏頭、紅斗蓬的服飾還很少見，這十二快騎都行動如風，招搖而來，顯然都不是普通易與之輩，他們狂疾而至，身手更見俐落，前面那個帶頭的漢子，手略略一揮，人已全部飄落下來。

他們對眼前那副景象，似乎十分訝異，躺在地上的死人，還有那些腐臭的殭屍，都令他們詫異不已，但，那一絲驚異之色也不過是略略一閃而逝，領頭的那個漢子已看見霹靂童子的烏黑屍體。

這漢子上前一跨步，道：

「小七是死在毒蛇之口……」

此人端是厲害，僅那麼一眼，已看出霹靂童子致死之因，那雙犀利的目刃果非常人能比，他自瞄過霹靂童子一眼之後，目光一下子落在這些人的身上，雲標最先忍耐不住，大聲道：

「朋友這樣看我們，可認為你那弟兄是死在我們手裡？行，如果你們要把帳算在我們頭上，我兄弟也認了。」

那漢子啊了一聲道：

「我當是那位朋友敢這麼囂張呢，原來是你這個醉貓，有人說要看你武功，須先看你的酒性，酒喝的愈多，你的劍愈厲害，雲標，我說的可對？」

雲標聞言哈哈大笑道：

「黃金幫的萬二哥果然厲害，居然連小弟的脾氣都摸的一清二楚，不錯，酒能壯膽，我只有在喝了酒之後，膽子才能壯起來，萬二哥，今天是什麼風，把你這位二老板給吹到這裡……」

萬二哥一指地上的霹靂童子，道：

「還不是為了他……」

一怔，雲標道：

「他跟你們黃金幫有什麼關係？」

萬二哥嘿嘿地道：

「黃金幫的暗樁小七在這裡已插旗一年多了，這裡的任何動靜，黃金幫都清楚的很，你們能從地道裡活著走出來，應該說是黃金幫救了你們。」

雲標略略一楞道：

「他媽的，這麼說我們還要感激你了。」

萬家達在黃金幫中穩居第二把交椅，除了幫主劉洛之外，在黃金幫中可說是呼風喚雨，平日那個人敢在他面前出言不遜，雲標出口就是三字經，頓時令他眉頭一皺，目中倏然地射出一股冷光，他嘿嘿地道：

「雲朋友是不相信……」

雲標冷笑道：

「這話只怕連三歲孩童都不相信。」

萬家達嘿嘿地大笑道：

「雲標呀，你眞是他媽的目光如豆，黃金幫自立幫三十年來，那件事不是經過詳密的計劃，陸大先生、林善、范老六還有那位死在鐵無情手裡的雪飛狐，他們再聰明再精，也不會想到他們那批黃金全在我們的謀算之中，當初雪飛狐尋找藏金之處時，就是黃金幫出的點子，由霹靂童子給他們獻計，最後選中了這裡……」

雲標聞言大笑道：

「好呀，黃金幫果然他媽的厲害，把那幾個老狐狸都騙的團團轉，明著裡那批金子的主人是他們，暗地裡却予黃金幫予取予求，陸大、林善、范老六，只怕做夢也想不到處心積慮得來的黃金，却在別人的口袋裡……」

萬家達得意的道：

「這就是一山還有一山高，陸大炸了洞口，認爲這批金子藏在此處可說是萬無一失，他們決不會想到此處卽是本幫選的地方，自然是早已有了萬全之策，比如你們逃出來的地道，那就是我們

事先安排的，本幫劉幫主早已料到會有這麼一天，萬一有人封了洞，黃金幫依舊能進出自如，江湖上只知道黃金失了踪，却永遠不會想到黃金早入了本幫手裡，我們只要需要，隨時都可取捨……」

雲標聞言大笑道：

「眞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范老六、雪飛狐做夢也沒想到巧取豪奪的黃金，却熬了一鍋飯讓別人來吃……」

雲標的話聲一落，萬家達已笑道：

「那只能說我們黃金幫謀略運用的好，這世上本來就是這樣，誰的點子高、策略好，誰就擁有它，黃金幫顧名思義爲的就是黃金……」

雲標看了鐵無情一眼，道：

「你他媽的眞是賊中之賊，可惜，你們黃金幫不該來，因爲秘密曝光，天下的口就無法完全杜絕了，自今而後，陸大先生那一夥人，只怕也不會饒了你們……」

嘿嘿一笑，萬家達大聲道：

「那倒不是問題，在你們進黑風洞之前，黃金幫總壇已接到快報，小七的訊息發的很快，我們就連夜趕來，殭屍門在這裡胡鬧，溫隆的不知死活，都在我們的目視之下，小七還眞有點子，

故意把洞裡藏金之事告訴殭屍門，讓你們雙方火拼，我們黃金幫只要坐收漁翁之利便可了，誰也沒想到殭屍門那麼不堪一擊，依然吃了大虧……」

小七指的是霹靂童子，他的小名叫小七。

鐵無情長吸口氣，道：

「朋友趕這時候來是想撿現成的便宜……」

點點頭，萬家達不否認的道：

「是有這個打算……」

鐵無情不屑的道：

「可惜，有一批朋友不會答應……」

黃金幫的兄弟聞言俱是一怔，眼下，除了地上那些死者之外，就是他們這夥人了，鐵無情突然口出此語，不但他們不懂，連雲標也弄的丈二和尚，居然不知道鐵無情何以會出此言語。

萬家達嘿嘿地道：

「黃金幫在此，有誰敢與本幫爲敵——」

就在此時——

驀然間，半空裡倏忽間傳來一聲佛號道：

「阿彌陀佛——」

隨著這聲佛號，只見數道灰影向這裡冉冉而落，這批人俱是灰衣灰袍，脚底著草芒靴，竟是一批和尚，帶頭的是位年歲甚高的大和尚，此僧環目巨眼，鼻子尤其高挺，雙手合什，向鐵無情施了一禮，道：

「善哉，善哉，施主耳目靈聰，連老衲的閉息大法都瞞不過施主，可見施主便是那位王者之尊的傳人鐵少主了，老衲百善，是少林來的……」

鐵無情呵呵地道：

「大師既名百善，百善孝爲先，大師一定是位很懂孝道之人……」

那知此語落入百善大師耳中，面上忽然浮起了一陣抽搐，雖爲出家之人，歷經數十寒暑的修行，依然使他悚然動情，可見那個「孝」字對他是何等的震盪和激勵，他連忙長吸了口氣，面色灰暗的合什，先喧佛號，道：

「鐵施主是位孝生，老衲慚愧，未入少林前，是黃河沿岸的小賊，殺人無數，惡事做盡，更愧疚難安的未順母訓，活活將老娘氣死，集一身之罪孽，臨晚悟出前非今是之道理，所以求入少林，取名百善，就是要記取亡母之教訓……」

鐵無情肅然的道：

「大師能悟前非，佛前追悔，重新做人，那是我們的榜樣，可敬更可賀，只是大師遠來這裡，不知有何見教。」

百善大師合什道：

「小僧一身罪孽，入佛門後，在佛前發誓要做百件善事，所以隨緣而來，鐵施主是位有道心天心之人，當不吝那些區區之物……」

鐵無情沉思道：

「大師準備做什麼？」

百善大師口喧佛號道：

「黃河決口，已成災澤，上萬黎民飽嚐惡水之犯，萬千災民流離失所，老衲要爲他們請命，望天下共襄盛舉……」

鐵無情大姆指一豎，道：

「好，大師有此豪壯之舉，可佩可敬，好，大師需要多少，盡管開口，在下決不讓大師失望……」

百善大師道：

「天下有此豪舉者唯鐵施主，少林百善即代表天下災民向施主道謝，百善並不想白白化緣，現在就替施主做一場功德，爲普天下那些死者超度……」

剎那間，百善所帶來的八名少林僧徒俱合什手掌，一縷佛音自他們嘴裡吐顫出來，那是金鋼經，在肅然中有股祥和之氣，所有的人聞之都自然而然的平和起來。

一篇金鋼經在衆和尚嘴裡唸完，鐵無情大聲道：

「大師，黑風洞裡有萬千黃金之事……」

百善合什道：

「老衲正是爲此而來。」

鐵無情道：

「大師盡可取……」

百善點頭道：

「江湖上都知道這批黃金是鐵家老盟主之物，既蒙少主應諾，百善絕不妄取一分，只要能救那些災民便可……」

萬家達和那些黃金幫弟子俱不知這批少林弟子倒底有何目的，此刻一聽他們也是爲了那批黃金而來，俱是聳然動容，個個一躍而下，將飛騎趕往谷邊，紅長披風下，個個露出了明耀的劍柄。

萬家達上前道：

「鐵朋友，你剛才說什麼？」

鐵無情冷冷地道：

「我要把洞裡的金子送給百善大師一部份，讓他拿去做點善事，黃金雖然可愛，但是埋在土裡無異是堆廢物，如今黃河氾濫成災，傷及多少百姓黎民，如今拿出部份濟災，那有什麼不對？萬朋友，你管那門子閒事……」

萬家達神情一寒，雙眉一揚，道：

「黑風洞的存金早已是我黃金幫之物，任何人都不得擅取一分一毫，如果你們少林禿驢敢動它們的念頭，嘿嘿，黃金幫兄弟決不坐視……」

雲標不屑的道：

「黃金幫是什麼東西，居然當成自家的東西了。」

那知他的話聲甫落，旁邊已有人接著道：

對呀，黃金幫又算什麼？無主之物人人取得，鐵老爺子固然是藏寶之人，但，他那群狗屁兄弟又何嘗是好東西，不但害了鐵盟主，還私吞了這批金子，嘿嘿，窮家幫窮了一生一世，有財大家發呀……」

隨著這話聲，只見十幾個老老少少，全穿著破破爛爛衣衫的老少漢子緩緩踱了出來，而發話

之人，却是一個一身爛衣衫的枯瘦老頭子，雖然他是那麼瘦弱，但一雙目刃却寒冷的像沉潭裡的冰塊，令人全身起了寒悸。

窮神元彪，窮家幫的老當家。

此人名聲極大，領袖窮家幫闖盪大江南北一十六省，那一身功夫是人見人畏，江湖上有人說寧遇七絕莫碰窮神，可見這人的那身功夫有多厲害了。

這窮神的話聲一落，趙龍豪面上已一陣熱一陣白，他是血盟三十六友的兄弟，兄弟賣了盟主大哥，幾乎使他們兄弟無地自容，現在被當面喧了出來，那眞是火辣辣的，心裡難過極了。

萬家達嘿地一聲道：

「眞想不到呀，窮家幫的老爺子親自出山了，怎麼？你們敢情是窮瘋了，居然動起這批金子的主意，那可好，少林插一脚，窮家幫攔一腿，今天可熱鬧極了……」

窮神元彪一瞪眼，道：

「劉洛來了沒有……」

那是黃金幫當家老爺子，江湖上能直呼其名的不多，那個見了不恭敬的叫稱他一聲劉當家，或劉老爺子，窮神可不在乎劉洛是何許人，直呼其名，這對黃金幫兄弟來說，可是大大不敬，但，窮神橫行江湖數十載，武林輩份高，無出其右，雖然不滿意，却也不敢馬上翻臉。

萬家達冷冷地道：

「老爺子，敝幫主是何等神聖，日理萬機，那有時間來淌這混水，兄弟我就代表幫主來處理這裡的事了。」

窮神斜眼一瞪，道：

「你有什麼資格來這裡處理事情，這裡的貨有正主，怎麼？你還想打家刼舍，小朋友，你這是老牛舐蜂窩，自找霉了……」

萬家達被罵的青一陣、白一陣，碍於眼前強敵環峙，他也不便馬上翻臉，只好乾笑一聲道：

「老爺子是仗勢欺人，黃金幫雖不能說是武林第一大幫，但，也是有頭有臉之人，說起本幫，就武當、少林也不敢輕侮，窮家幫固然有數十年的歷史，但，黃金幫也未必怕了你。」

窮神哈地一聲道：

「那好呀，小子，你就跟我窮家幫的老祖宗玩兩手。」

這位窮大爺伸出那雙枯瘦的手，慢條斯理的捲了捲袖子，大手掌在空中一揚，誰也沒看他怎麼出手，一股浩蕩的勁力已暗暗地推了出去。

萬家達可不敢大意，這位窮家幫的老祖宗可不是普通的道上朋友，雖然只是隨意那麼一揮，但萬家達已覺胸口沉悶，壓力其重，他疾忙運足功力推了一掌，只覺耳中一陣嗡嗚，連著退了三

步，始穩住身子，而胸前起伏，氣血翻湧，這才曉得窮神之名絕非浪得而來。

萬家達可不願立刻和窮家幫翻臉，道：

「老爺子難道是針對我黃金幫而來。」

窮神哈哈地道：

「那倒不是，不過誰要妄動那批黃金的點子，可得先問問我窮神答不答應。」

鐵無情冷淡地道：

「老前輩，連我姓鐵的都沒有資格麼？」

窮神嘿嘿地道：

「你也不例外，窮家幫從開幫立萬以來，數萬窮家幫弟子天天都在窮日子裡打滾，不是沒吃的就是沒穿的，皇天總算有眼，掉下來這麼大的財富，我窮家幫當仁不讓，當然要讓兄弟們過段有酒有肉的好日子。」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老前輩說的有理，人有時會窮怕了，總指望能過過好日子，不過，老前輩，人人愛財，但要取之有道，窮家幫如想強取豪奪，只怕貴幫要死傷很多兄弟了。」

點點頭，窮神嘿嘿地道：

「只要能替兄弟爭取到足夠的生活，嘿嘿，死幾個兄弟又算什麼？鐵小友，聽說你對你父親的這些金子興趣缺缺，那不如全交給我們窮家幫處理，往後，咱們兩邊還能成為朋友，成了朋友，嘿嘿，你曉得普天之下沒有一處沒有我窮家幫弟子，你們鐵鷹兄弟到那裡都有人照顧……」

鐵無情笑道：

「老前輩，謝了。」

一怔，窮神道：

「你不願意。」

鐵無情淡淡地道：

「江湖上固然有許多想攀附你們窮家幫，但是，姓鐵的自覺不需要窮家幫來抬高自己，老前輩，現在這洞裡的金子我已送了少林百善大師一部份，如果有人想阻擾百善大師的行動，在下就不會手下留情。

百善大師合什道：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窮神呵呵地道：

「少年人，別以為自己那兩下子就能天下無敵，要知我老化子是看在你是江湖中的新人，所

以才那麼有耐性的對你說話，否則，我早就不客氣了。」

鐵無情淡然的道：

「那還要謝謝你了……」

窮神怪眼一翻，忽然瞄見孤獨老人在那裡垂目不語，暗中似乎正在運息，略略一怔，道：

「想不到這裡還有這麼一位大人物……」

孤獨老人雙目一開，道：

「窮老鬼，你還認識我……」

窮神打了個哈哈地道：

「都是快入土的人了，中原道上也就咱們這幾個老不死的，我怎會不認識你，孤獨老友，難道你也脫不了俗念，為了那批黃金而來。」

孤獨老人冷冷地道：

「本來還有興趣，現在，我已沒意思了。」

窮神聞言大笑道：

「好，老友，謝謝你成全了，只要你老不參與其事，我就好辦多了。」

一轉頭，向他那幫子小弟兄，道：

「孩子們，你們現在就可以行動了，這裡有我老化子在，誰要敢阻擾咱們窮家幫辦事，我化子頭今日說不得就大開殺戒了。」

窮家幫的十來個弟子全是窮家幫各地分舵的負責人，個個都是窮家幫的精英，別看他們穿的補一塊釘一塊，但身手却個個不凡，都是江湖上叫得起字號的人，此刻老幫主一聲令下，他們同聲答道：

「是。」

那個「是」字由他們嘴裡吐出來，強勁有力，居然能穿越整個山谷，那沉厚的應聲，顯示出他們的內力都在高手之上，這是給場中所有的人一個下馬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窮家幫今日來的人，個個都是高手。

這幫子窮朋友隨著那聲應話，各個身形分開，那秘道入口已站了兩個，其餘的人，已準備魚貫入內。

黃金幫二當家的萬家達一見大震，道：

「兄弟，咱們可不能落人之後，上……」

他手下十二騎俱是紅斗蓬，萬家達命令一下，各自拔出了長劍，也向秘道口奔來，這些人身手更是不凡，眨眼間，人已和窮家幫那些弟子搶在一起。

由於雙方尚未翻臉，兩方人馬只是互相瞪著，誰也不敢搶先入內，因爲他們知道誰只要一踏進石階，誰就會首先挨劍。

窮神面上一陣氣怒，道：

「姓萬的，你是跟我化子沒完了……」

萬家達哈哈地道：

「有財大家發，窮家幫一來就窮凶惡極的將這裡據爲己用，彷彿這是你們窮家幫的禁地一樣，殊不知我們黃金幫費了多大的心才設計好這個地方，只等著有這麼一天，把金子全部挖走……」

窮神冷冷地道：

「有我窮神在，你們黃金幫還不快快退出。」

萬家達冷冷地道：

「別人怕你窮神，黃金幫却沒放在眼裡——」

窮神瞪眼道：

「大膽，居然敢用這種態度跟我化子說話。」

他正想立刻發作，突然看見鐵無情和少林寺的百善大師俱冷漠的看著他們，心念一動，立刻又忍了下來，要知窮神雖然是火爆子脾氣，畢竟在江湖上闖盪了數十年，何種場面和經驗沒有，

他可不願意在勝負尚未完全決定之前就先和黃金幫拼個你死我活，嘴上雖然狠厲，骨子裡却在盤算下一步該如何採取行動。

萬家達也不是省油之燈，今日除了鐵無情之外，又來了窮家幫，少林百善大師固然是方外之人，但，目的已很明顯，也是爲了黃金而來，如果以黃金幫目前這十二位兄弟的實力，只怕連窮家幫都鬥不過，眼珠子一轉，已嘿嘿地道：

「老前輩，咱們兩幫固然要鬥個勝負，但，人家鐵公子雖不愛財，却有護寶之心，如果我們兩幫拼出了結果，嘿嘿，敢問老前輩，你還有餘力對付鐵公子麼？況且，還有少林寺的朋友尚未打發呢……」

哼，窮神鼻子哼了一聲道：

「你怕了就滾。」

萬家達大笑道：

「怕倒未必，不過，老前輩，在下有個建議，不知道你老肯不肯接受——」

窮神冷冷地道：

「說來聽聽。」

萬家達嘿嘿地道：

「如果我們兩幫能暫時合力將……，嘿嘿，老前輩是個聰明人，有許多話不需要我說的太清楚——」

窮神嘿嘿地道：

「那好呀，你們黃金幫就先上吧。」

窮神是何許人，那有聽不出萬家達的意思，他是隻千年狐狸，在沒有弄清楚萬家達眞正的動向前，是不會表示得太明顯，一句話，就給萬家達很大的考驗。

萬家達暗暗罵了一聲，臉色一沉，道：

「老前輩就太不夠意思了，兄弟可是一片好意，是爲兩幫的好處才出此下策，如果你一味的跟我萬家達打哈哈，那我們的合作就此一筆勾消——」

窮神元彪呵呵地道：

「我老化子也不過是試試你的誠意如何，既然你姓萬的有兩幫聯手的打算，那事情就容易解決了，鐵無情不會不知道兩股力量的浩大和強勁……」

孤獨老人滿腹不屑的望著遠處，他雖是個快入土高齡之人，此刻却也激起他那股子怒意，冷冷地道：

「眞不要臉——」

窮神元彪道：

「你罵誰？」

孤獨老人哈哈地道：

「誰不要臉我就罵誰……」

窮神眞是滑溜的很，道：

「我窮化子本來就沒有臉，那決不會是罵我，嗯，我知道你罵誰了……」

他話聲一轉，又斜睨了萬家達一眼，又道：

「老萬，他在罵你。」

萬家達尚未會過意來，聞言怒聲道：

「誰罵我……」

「他，就是他。」

窮神元彪指指孤獨老人，道：

那知萬家達更不是個楞頭葱，他眼珠子一轉，腦子裡意念流閃，立刻將先前那股怒火壓了下去，反而換成一副笑臉，道：

「不會，不會，那位老人家那會罵我，一定是你聽錯了。」

誰知窮神聞言借故大笑道：

「聽錯了，聽錯了。」

鐵無情沒想到這兩位江湖上的名人，居然個個都是那麽無恥下流之輩，在言語上各顯心機，他個性磊落，性情朗爽，最看不慣這種玩心眼的手法，心裡頓時對窮神元彪的那份好感減低了不少。

孤獨老人沉思道：

「小友，你能對付那個姓萬的麽？」

他的聲音很低，低的只有鐵無情和雲標聽得見。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不會有問題。」

孤獨老人嗯了一聲道：

「那好，我來對付窮神元彪，你就先搏殺萬家達，當然，你出手必須迅捷，因爲黃金幫的大當家劉洛還沒到，這個人才是最難纏的……」

鐵無情淡淡地道：

「老前輩，也許我會處理得很好，既然是非動手不可，我就要搶先出手了，眼前這兩路人各

存芥蒂，我找任何一方下手，另一方都會袖手不管，這正是我要的結果，老前輩，你先穩住，看情形再動手。

嗯，孤獨老人沒說話，却在沉思著這年輕人的話語。

鐵無情雙目忽然一寒，道：

「萬朋友當眞是要那批黃金？」

萬家達一怔道：

「那位老爺子更是勢在必得……」

此人好陰險，立刻將窮家幫也扯上了，這也難怪，鐵無情在短短時間內創出了驚人的名聲，江湖黑白兩道早將他視爲頭號殺手，在這種情形下，萬家達雖有足夠的實力，還是步步爲營，從不讓自己陷入絕境，這也正是他歷年來的江湖經驗，輕易不會掉入泥沼。

那知窮神元彪彷如沒聽見他的話一樣，裝著不知道。

鐵無情冷冷地道：

「我如果要你滾出這裡呢？」

萬家達寒著臉，道：

「江湖上能讓姓萬的滾出這裡，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要有足夠的力量殺死萬某人，否則，

決不離開——」

點點頭，鐵無情道：

「好氣魄，可惜，你遇上了我，看看天色，正是你的好日子，姓萬的，你就留在這裡涼快吧。」

話聲一落，驀見寒光一閃——

鐵無情那幽靈般的身子如一縷虛幌顫閃的影子，在劍幕瀑起的刹那，已冷厲而無情的向萬家達攻出三劍，這三劍顫動的刃鋒那麼寒厲而不可抗拒——

一呆，萬家達道：

「你——」

他萬萬沒有想到最先出手的會是鐵無情，更沒料到姓鐵的頭一個就是找他開刀，他驚見對方的劍光當頭罩下，心裡一寒，身子在意念間已展開了移挪，一隻手已將腰間的劍拔了出來，連閃七閃，才避開了對方的劍刃。

鐵無情身子根本毫不停歇，道：

「不錯。」

萬家達能在黃金幫中穩坐上第二把交椅而僅在劉洛之下，自非普通之輩，一劍既出，立刻揮

劍迎上，誰知鐵無情是心存殺手，劍式倏忽一變，突然人劍合一，迎著萬家達穿去。

萬家達一顫道：

「你……」

當他還在駭異此式的怪異之時，寒閃閃的劍光如黑夜裡的落星般，已將他全身罩在那堆光幕裡，他幾乎不敢想像那後果如何，運起劍來連著變化了十三式，妄想將對方的劍幕封住。

幾聲叱喝響起，黃金幫的十二名劍手幾乎在同時發動攻勢，他們眼見自己的二當家已臨險境，顧不得在那秘道口上守護，已舉劍向鐵無情攻去。

雲標厲聲道：

「媽的，想十幾個打一個——」

醉劍之名不是蓋的，在那些飛撲的劍手中，他已擱下了三個，至少對鐵無情來說，那壓力會減輕不少。

數聲慘叫隨著而起，萬家達在同伴的搶救下，總算脫出了劍幕，但是，他已清楚的看見，自己手下連著三個死在鐵無情那犀利的劍刃下，他殺人的手法真快，劍刃突然飛點，五個兄弟的胸口全開了花，全是同一部位而死。

梅開五朵，這是江湖罕見的梅花五弄。

窮神顫聲道：

「老梅五弄，他……」

那傳奇性的一劍五顫，就死了五個劍道的好手，江湖上能有這份功力者太稀有了，窮神是個何等人物，一見鐵無情的劍勢，心底忽然一沉，他所會過的劍道高手不下數十位，但能與此人相比者卻是僅有一二位，頓時，窮神心頭蒙了一層陰影。

鐵無情身子掠起，道：

「姓萬的，咱們還沒分出勝負——」

萬家達的身子也不過是略略一停，已和剩下的七個黃金幫高手會在一起，他的劍疾切間劈出，叱道：

「姓鐵的，別逼人太甚——」

合八人之力，八枝劍交叉的閃起一道劍幕，這是他們黃金幫十二騎平日演練的默契，在遇到眞正的強敵之時，他們就會用這道劍幕與敵搏殺，雖然眼下只剩下七個，那七八枝劍依然有著寒厲的威力。

雲標一頭竄出，叱道：

「殺——」

他自覺劍法已屬一流，那知與鐵無情一比，自己雖擱下三個，却連人家衣角也沒碰著，而讓他們會合在一起，他雲標是個最愛面子的人，只覺臉上無光，恨得連著八劍向對方的劍幕上衝去。

鐵無情沉喝道：

「雲標，退——」

23

雲標耳中驀聞鐵無情那沉重的喝聲，心裡還在詫異間，驀見半空中一片耀眼冷光，只見一股寒人的冷流逼得自己全身抖顫，在不自覺間已強刹住那撲殺的身子。

驀聞——

孤獨老人和窮神幾乎在同時響起一聲惊呼道：

「劍罡！」

在那片耀眼的寒光下，萬家達和他的手下所發出的劍勢如瑩光般的幻滅，在一連串慘厲的叫聲中，萬家達已如彈射的丸石般疾快的退着，但，劍光還是在他頭頂上飛過，一閃而沒——

地上一片慘狀，那七個劍手幾乎已沒有一個是完整的，俱是瞪着那翻着的雙目死在一種未知的劍刄下，鮮艷的血還在流着，從創口裡濺洩着，血染紅了地……。

萬家達雖然僥倖的還活着，但他已面色蒼白，嘴唇顫動，手中的劍在什麼時候失去，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顫聲道：

「這是什麼劍法？」

隨着他的話聲，他那滿頭的髮絲忽然在空中飛揚起來，縷縷絲絲的向地上洒落，他悚然的伸手一摸，只覺頭頂上一些雜亂，頓時吓出一身冷汗，剛才如果不是自己先行抽手，此刻只怕自己也躺在地上了。

鐵無情如一尊神般的站在他的前面，正透着那雙冷厲而無情的眼神瞪着他，萬家達懼然的道：

「你……」

滿臉不屑和卑夷，鐵無情冷聲道：

「你不如死了！」

萬家達心裡一陣絞痛，這話他懂，他懂鐵無情指的是什麼？在那無可抗拒的劍罡下，他捨棄了跟他共生共死的兄弟，他見機而遁，雖然他倖存了，可是，他那份道義和責任，使他有何顏面見地下的那些死去的兄弟，犧牲了別人而活了自己，在道上，他再也抬不起頭來了。

點點頭，萬家達沮喪的道：

「我是該死！」

鐵無情不屑的道：

「那你去死吧！」

萬家達顫聲道：

「我有責任把消息傳給我們幫主，黃金幫雖然出了個萬家達，爲人所不恥，但是，黃金幫還有劉當家的和一批永不低頭的漢子，這筆仇是決心要報………」

淡淡地笑了笑，鐵無情道：

「那就去搬人吧！我隨時奉陪！」

他一轉身，目光一下子又落在窮神的臉上，道：

「老爺子！還有興趣嗎？」

窮神心裡還眞有點嘀咕，剛才鐵無情所顯露的那身武功他得確是親眼目睹了，那種無敵的劍法，得確令他佩服，可是要他們窮家幫知難而退，只怕他會被人連大牙都笑掉了，他仰天一聲大笑，嘿嘿地道：

「小朋友！你還眞是個好對手，不錯，那手劍法得確是蠻吓人的，可是，那又怎麼樣？江湖不是你一個人的，路是大家走出來的，黃金，我窮家幫是要定了，你有什麼本事盡可在我老化子面前施出來！」

鐵無情長吸口氣，道：

「很好！老爺子！我就向你討教幾招！」

忽然——

百善大師師口喧佛號，道：

「鐵施主且慢！」

一怔，鐵無情道：

「大師有何見教？」

百善大師雙目微垂道：

「鐵施主那手劍罡殺人如電，一身武功是可傲視江湖，但，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再起殺伐，只怕這混沌濁世又要多添幾縷寃魂！」

搖搖頭，鐵無情苦笑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百善大師和窮神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這微妙的神色似乎沒有人察覺，百善大師合什低喧佛號，道：

「施主何不聽老衲幾句眞言！」

鐵無情哦了一聲道：

「大師請說！」

百善大師點點頭，道：

「附耳過來！」

鐵無情略一移步，低下頭去，百善大師在他耳邊低低的先喧了一聲佛號，那合什的雙掌驀然間一開，倏地一掌向鐵無情的胸前按來，砰地一聲，鐵無情的身子在砰然聲中，突然向後一仰，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這變化太快也太令人想像不到，誰也不會想到這位慈眉目祥的老和尚會是一個專門偷襲對方的高手。

雲標一呆，道：

「你………！」

趙龍豪楞在當地，道：

「這怎麽可能！」

百善大師仰天一聲狂笑，臉上那股子祥和之色頓時化爲陰毒和狠厲之色，而他身後的八個少林寺徒僧已瞬快移動着身形，將鐵無情諸人困在中間，個個從背後解下了森寒冰冷的戒刀。

窮神元彪已響起那陣令人難過的長笑——

孤獨老人一移身子扶起了鐵無情，只見一縷鮮血掛在他的嘴角，鐵無情的臉色在蒼白中透着黃臘，他緩緩站直了身子，用舌頭舐血漬……

孤獨老人急聲道：

「怎麼樣？」

鐵無情依然佇立地上，他瞪着那雙眼睛，用一種連他都覺得寒厲的話，一字一字的問道：

「百善！你爲何偷襲我？」

在他心目中少林寺是武林的宗學之地，少林弟子個個都是武林的俊傑良士，百善大師談吐不凡，面色祥和，雙方卽非有仇，更無近怨，他要爲黃河災民化緣，自己已滿口應諾，他沒有理由偷襲自己，鐵無情雖然受了傷，得了教訓，但，在百思不解的情形下，他一定要弄個明白，一定要問個淸楚。

百善大師忽然獰笑道：

「鐵小子！你眞是聰明一時，糊塗一世，我百善對這批金子早就想佔爲己有了，但，憑我百善之武功，要想獨呑，嘿嘿，只怕有點力不從心，所以窮老爺子就和我設計了這個點子，窮老爺子料定你永遠不會提防！」

窮老爺子，那是指窮神元彪，窮神此刻滿臉的得意之色，他忽然仰天大笑，一副算無遺策的樣子，道：

「小朋友！你這是有眼無珠，江湖上有個惡僧百善，任何惡事只要他肯幹，必定做的盡善盡美，你沒聽說百善能姦嫂、能殺姪，少林寺爲此蒙羞，出動了全寺的精英追捕這個萬惡之僧！」

他這樣數說百善，那知百善不僅不以爲意，還得意的仰天狂笑，可見此人之羞恥之心已無，得確是個惡事做盡，頭頂長瘡，脚底流膿的惡僧頭。

鐵無情面上殺機一湧，道：

「你們是合夥人？」

窮神得意的道：

「那是利益與共，黃金幫設下的圈套我們窮家幫早已打聽淸楚，百善爲了躲避少林寺的追捕，半年前就在我窮家避難，在我們雙方的合作下，嘿嘿，黃金幫就不足道了，但且，姓萬的已不堪一擊。」

萬家達面若死灰的倒下了幾步，他似乎已感受出自己此刻的處境與目前的鐵無情有着相同堪憐，暗中，他已運足了氣，準備隨時一搏。

他憤憤地道：

「窮神！你想幹什麼？」

窮神嘿嘿地道：

「滅口！」

僅僅是兩個字，但卻冷的能令人顫慄，彷彿是冰山裡的冰渣子，萬家達機凜凜的打了個寒顫，窮神的手已在動了，七個窮家幫弟子已如箭弦般的射向萬家達，七枝明閃的劍刄已揮向萬家達的身上。

萬家達怒叱道：

「你們敢！」

他雖然空手，但此人在黃金幫中高居二當家，功力自非尋常之輩，他知道今日要想全身而退，只怕不是易事，雙掌同時齊非，惡狠狠的劈了出去。

但，七個窮家幫弟子卻更加狠厲的連番出劍，絕不在萬家達之下，窮神元彪狠聲道：

「別放了他，要死的！」

萬家達擊退近身的漢子，吼道：

「元彪！你別做夢了，我已把消息傳出去了，你就是宰了我，劉大幫主也知道是你們窮家幫幹的！」

窮神嘿嘿地道：

「你他媽的死了之後，我看劉洛怎麼會知道？」

萬家達吼聲道：

「那你就錯了，我們黃金幫有神秘、的傳遞消息之法，只要有任何消息，我們只要放出天香散，雖百里之外，那種千里香依然能送到幫中，不信，你何不聞聞看！」

天香散之名久已傳遍武林，但，那僅止於傳言，親目所睹者不多，窮神從不放鬆任何一點細節，他果然嗅了嗅空中，一縷縷，一絲絲的清香，淡雅的傳進鼻息，窮神元彪知道萬家達所言不虛，恨聲道：

「你該死！」

他根本不再理會萬家達的生死，陰冷的目光緩緩投落在鐵無情的身上，鐵無情挨了一掌後，從神色上，已可看出他已受了極沉重的傷，眼下，百善大師和那些少林弟子已採取了行動，幾個人已連成了一個半圓圈，眼看那凌厲的殺伐就要展開。

雲標目眥欲裂，吼道：

「惡僧！你他媽的簡直是畜牲，鐵少主上體天心，念在人溺己溺之仁，願爲那些黃河災民奉獻一己之力，你不但不感激，反而意圖殺害我兄弟，百善！你眞該死！」

百善大笑道：

「我豈是那麼容易滿足之人，人不爲己天株地滅，我和尚整天東藏西躲，那種亡命的日子已過怕了，所以要想幹一票一勞永逸的買賣，嘿嘿，這一票夠我下半輩子過了，雲標，聽懂了嗎？

」

雲標的劍一斜叱道：

「惡僧！納命吧！姓雲的最看不起你這種卑鄙小人！」

他的劍剛剛遞出，列在百善大師身後兩個少林徒倌霍地搶了過來，兩柄戒刀一掄，凶厲的將雲標的劍擋了回去，雲標的劍已夠快了，沒想到這兩個少林徒僧的刀更快，他心裡一震，脫口道：

「羅漢刀！」

少林羅漢堂的羅漢刀法在江湖上可是名氣十足，這種刀法非少林羅漢堂弟子不傳，與少林十八羅漢陣相映成輝，是武林公認的快利刀法。

百善大師獰惡的道：

「不錯！這是羅漢刀法，雲標，你就認命吧！」

隨着他的話聲，百善大師的身子已瞬快的移躍過來，領着其餘弟子，向鐵無情包圍而至，百善是個最富心機之徒，他傷了鐵無情，知道此刻若不借機毀了這個難惹的強敵，往後的江湖日子只怕是難安難眠，但，眼前鐵無情固已不在他的眼裡，可是那個孤獨老人却令百善十分擔心，他知道孤獨老人之難纏並不亞於姓鐵的，孤獨老人與七絕神君齊名，他目光首先落在孤獨老人的身

上。

孤獨老人冷冷地道：

「誰要動鐵無情的念頭，休怪我老頭子下手無情，雖然我多年沒開殺戒，可是殺人對我孤獨老人來說，不會是件很困難的事。」

百善大聲道：

「窮老爺子！」

窮神怪眼一翻，道：

「啥事？」

百善嘿嘿地道：

「咱倆已和姓鐵的結下了不共戴天的樑子。今日如果不將此人除去，往後，你我兩家，只怕永遠沒有安寧的日子，這位孤獨大爺硬要插手管這件事，你出手與否全看你自己，我百善是決不罷手。」

窮神面色一寒，已撲了過來，道：

「說的也是！」

孤獨老人瞪眼道：

「窮神！你得罪我老頭子，往後，你窮家幫會惹上無窮禍患，給你自己帶來覆亡之境！」

這倒不是危言聳聽，以孤獨老人昔日在江湖上的威望他說的出做的到，雖然此人年歲已高，那身武功却絕不輸給那個窮神，眼珠子翻了兩翻，其中利害，他那會不明白，聞言冷冷地道：

「你還想活着離開這裡嗎？」

一怔，孤獨老人嘿嘿地道：

「怎麼？你要殺老夫？」

點點頭，窮神面上如抹寒秋，冷澀地道：

「此地之人不能留一個活口，否則，窮家幫會惹禍上身，孤獨老人，休怪老兄弟不念交情，實在是你留不得！」

字語如弦音般的突然在空中打結，窮神那飄忽的身子已若箭簇般的穿射過來，江湖上眞正見過窮神功夫的人不多，他的身形如羚羊掛角，沒有絲毫踪跡可尋，伸出那隻枯瘦的爪子，已向孤獨老人胸前抓落。

孤獨老人大喝道：

「你敢！」

此老更非易敵，雙袖在空中一陣飄舞，人已冉冉而起，曲指彈向窮神的曲池穴上，兩人出手都是以快制快，僅眨眼間，兩人已換了七、八招。

百善大師目地就是要窮神出手，這樣將來有事，窮家幫才無法置身事外，窮家幫勢力遍及黑山白水，綠林一十六省，自己只要委身窮家幫，連少林寺也不敢輕惹，此時他的目地已達。立刻道：

「師弟們！幹吧！千萬別放過姓鐵的！」

於是——

數道疾烈的刀影和着百善大師那快速的身子，已向傷勢沉重的鐵無情撲去，孤獨老人想要救他，奈何窮神的功力太高，他此刻眞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唯一能助鐵無情一臂的唯有趙龍豪了。

趙龍豪吼道：

「媽的！你們敢？」

他揮起拳掌擋在鐵無情的身前，但百善是何許人，射出的身子如電光快捷，在閃移間，一隻手已揪住了趙龍豪的胸前，往前一扯，硬將趙龍豪給帶了過來。

百善獰笑道：

「去吧！」

大掌斜着往趙龍豪的腦袋上拍去，拍地一聲巨響，趙龍豪在慘厲的嚎叫聲中，一顆腦袋已被劈成兩半，滿頭的腦汁隨着他那翻落的身子而洒落出來。

這變化只在一瞬之間，鐵盟三十六友老兄弟趙龍豪爲了盟主之子求義得義而死，雖然死的淒慘，却極壯烈，就在趙龍豪慘死之刹那，鐵無情的雙目倏然而開，他已看見趙龍豪那副慘狀。

那雙眸珠在開合間，所散射出的那股憤怒和濃烈殺機令百善大師心裡產生了一股畏懼之意，他想不到鐵無情在挨了一掌，受了重傷之後，猶有那股子堅強的殺意，他不自覺的打了個寒顫，道：

「你……！」

鐵無情艱澀的道：

「是你殺了他……？」

嗯，百善大師嘿嘿地道：

「那有什麼？殺人在我來說，那太容易了！」

鐵無情面色一寒，道：

「你必須償命！」

他在說這話時，嘴角裡尚有一絲血水溢出，百善大師瞧在眼裡，那股緊張之心頓時放鬆了不少，他只覺自己何須再乎一個受了重傷的小子，聞言哈哈大笑道：

「咱們瞧瞧誰先死？」

話聲和眼神已傳遞了搏殺的訊息，那幾個少林徒僧在百善大師的暗示下，六、七柄戒刀猶如黃河之水般的向鐵無情攻殺而來。

鐵無情面上一片冷肅，誰也無法測度出他此刻是如何想法，當那一片刀影臨近了他的身軀逼近了他的眼前，只聽他用一種微弱而不可聞的話聲，道：

「去吧！你們這群可卑的東西！」

誰也沒看清楚他是如何出手的，但，隨着他那縷猶若蚊音之後，那幾個少林徒僧所搶撲的身子，彷彿被一縷快速的光影那麼一掠，眞是匪所思夷的事情，僅是那麼一抬手，劍刄在空中挽起了七道寒點，七個龐大的灰色軀體，在砰砰聲中，已跌落在草泥間。

七道血口沿着他們每個所傷的不同處，汩汩的湧出了腥惡的血腥味，那種殺人的手法令百善大師的心窩起了陣陣寒顫，他在少林寺中也修行了數年，以少林的武功居然猜測不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劍法，能在一招中搏擊七個武技頗爲高強的少林徒僧，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道：

「這……！」

鐵無情還是原先那個姿勢，劍柱在地上，雙目睜的有了神采，嘴角上溢出的血絲猶未乾涸，

蒼白的臉，漾起那種信心十足的樣子，他沒有說話，只是冷冷地望着百善，剛才恍如未曾出手一樣，百善被他的神威所懾，雖然兩人面對面，距離是那麼接近，可是百善大師此刻居然提不出勇氣給敵方一個重創，兩人互相凝視了半響，鐵無情的身子稍爲移動了一下，冷澀的道：

「你還在等什麼？」

百善一呆道：

「我……」

他連自己都不明白，何以會在面對這樣一個敵人之後，讓自己那份胆比天高的勇氣消逝於無形，對他來說，這是極不可能也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他將全身功力暗暗運集在雙掌上，他必須選擇最有利的時機出手。

鐵無情森冷地道：

「你怕了？」

這話立刻觸起百善大師的憤怒和豪情，他終日浪蕩江湖，啥種事情沒幹過，何曾怕過誰？鐵無情雖有一種令他寒懼的威儀，但要一個惡事做盡的人輕易這樣罷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怒吼道：

「我怕什麼？怕你！呸！姓鐵的！你他媽的作夢！」

他在憤怒之下，似乎已忘了了剛才鐵無情殺人的手法是何等厲酷，在吼聲中，他的身子猶地朝前踏出半步，雙掌突然平推出去，一股旋盪的勁道呼嘯而去。

那知在他雙掌推出半途，朦朧中，他發覺鐵無情的人如飄曳在半空的棉絮，瞬息間已失了踪影，當他急切間撤掌一回身的剎那——

身邊已響起一絲酷厲的話聲，道：

「上蒼要你死，誰也饒不了你！」

百善大師還沒尋出對方的方位，那話聲已自身邊傳來，他心裡一震，一顆心如博浪鼓般的在跳躍，他霍地將雙掌上揚，照着話聲處劈了過去。

空中的劍影如餘光一閃而沒，百善那劈出的兩隻手臂如兩截蕃薯般的被削斷了，他慘叫一聲，兩條臂膀竟全沒了……。

顫了顫身子，百善慘吼道：

「我的手臂！」

他痛的在地上狂奔狂跳，滴滴鮮血隨着他奔躍的身子而洒遍各處，這副慘狀，令場中的人俱是一震，此刻碩果僅存的一名少林徒僧那還敢和雲標再纏鬥下去，拔起腿來疾速的狂奔而去。

而萬家達顯然已負了重傷，在吼聲中向外突圍，窮家幫那些漢子絲毫也不饒過，連着在姓萬

的身口抽了幾掌，打的萬家達滿地找牙。

雲標大樂，道：

「好呀！那賊和尚總算得到報應了！」

鐵無情的身子顫了顫，道：

「咱們還要應付窮神，眼下就沒有這麼輕鬆了！」

雲標睜大了眼睛，道：

「你還能動手嗎？」

他從鐵無情的神色裡，已看出這位鐵鷹兄弟的大哥已受了嚴重的內傷，此刻如果再繼續動手，雖是鐵打的身子，只怕也挨不過窮神那浩大的功力，鐵無情苦笑道：

「能不動嗎？」

得確是無法不動，孤獨老人固然是一代高手，幾乎和七絕神君齊名，可是，年歲幾近九十行動上與窮神就差了一截，他已有些喘息，而窮神卻顯的比他輕鬆多了，幾個回合之後，孤獨老人已有不支之狀，雲標心底沉重的如壓了一塊重鉛，他揮了揮劍，道：

「我不能讓你再動手！」

這個熱血沸騰的漢子只覺血脈憤張，有股奔流不可遏止的衝動，要為自己這位朋友兩肋插刀，那怕即刻躺在地上，讓鮮血染滿大地，讓義氣噴滿人間。

黯然的一笑，鐵無情那蒼白的面頰上終於湧上一抹苦澀而艱難的笑意，患難見真情，鐵肩擔道義，他感激這位新交不久的朋友，道：

「謝謝你！兄弟！」

雲標大笑道：

「謝什麼？人生幾何？能有你這麼一位朋友，那怕是一頭栽進糞坑裡都值得呀！」

嘴上雖然說的好輕鬆，但，雲標早已感覺出眼前窮家幫所給予他們的壓力是何等巨大，萬家達已被追逐的不見踪影，孤獨老人所面臨的處境並不亞於任何人，窮家幫的徒衆已紛紛向這邊移動，他們已知道最難纏鬥的人已是傷勢沉重，雖然鐵無情那快厲的劍給了百善最好的教訓，可惜尚不能阻遏窮家幫弟子的昂高鬥志。

雲標的劍已斜馭在胸前，至少目前他不准備讓鐵無情動手，他要鐵無情能夠有充份的休息，在喘息中去恢復體力，雲標堅信自己至少要做到這一步。

突然——

鐵無情猛地 開了口，喝道：

「住手！」

雲標呆在那裡，他可不願這位爺此刻有任何風吹草動，可是，這位健碩的鐵無竟然絲毫不顧慮自己此刻的身子，居然主動出擊了，雲標急聲道：

「我的爺！你能不能別開口！」

那聲沉喝如半空裡響起的巨雷，震得場中各人耳中嗡嗡直鳴，窮神的身子一緩，人已隨之而退，他這才注意到百善大師那副慘狀，神色間一陣變幻，道：

「百善！」

百善此刻從痛苦中醒了過來，他看見自己兩條臂全沒了，凶惡的臉上盡是驚恐和不安之色，悲愴的道：

「老爺子！我完了！」

那麼一個凶厲的人，此刻居然淌下了淚水，他彷彿已看見往後那種淒涼的日子，自己不能穿衣，流臉、吃飯、甚至於大便，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他寒惊的把自己埋進淚水裡，讓淚水洗刷內心那種痛苦。

窮神雙目一冷，道：

「別難過！有人會替你報仇！」

厲聲的仰天一笑，百善大聲道：

「這賊子為什麼不砍了我，讓我嚥了氣，斷了希望，他也可以砍了我一條臂、一條腿，我還有點顧自己的能力，而現在，我兩條手臂全毀了！」

雲標聞言大笑道：

「像你這種惡事做絕的東西，不該受這種懲罰嗎？」

百善氣道：

「你是在說風涼話？」

窮神面上一片殺機，嘿嘿地道：

「老友別難過，風大能閃了舌頭，那個姓雲的小子會跟他的靠山一樣，都得到應得的報應，不過，老友！你這樣活着倒不如死了痛快！」

「你要我死？」

百善大師的心弦一顫，窮神的每一句話都如利刃割心般的那麼宰割着他，他雙目睜得如桂圓一樣，淒涼而悲慘的道：

窮神嘿嘿地道：

「我只是為你着想！」

百善雙目一寒，道：

「我明白了！」

窮神淡淡地道：

「你明白什麼？」

百善厲聲道：

「窮老爺子！我終於明白了，你一直在設計一個圈套，讓我自己往這個圈套裡跳，就拿剛才我和姓鐵的動手來說，你始終避免參與，只要是內行人，都看得出你剛才和孤獨老人動手並沒有盡力，如果你稍加出力，孤獨早就躺下了，而我也不會廢了這雙手……」

窮神呵呵地道：

「所以你認爲我早料到這種結果！」

百善大聲道：

「不錯！你不但料到還在等待這個結果，這樣我將沒有能力再和你爭這批金子，從開始，你就在玩手段，可惜在我慘敗之後才悟出這個道理，一切都晚了！」

點點頭，窮神面上一冷，道：

「你還能悟出，表示你不笨，形勢已是如此，老友！我能幫助你的地方不多，只能說聲抱歉！」

仰天一聲厲笑，百善道：

「我作鬼也要殺你！」

他突然咬斷了自己舌根，滿嘴鮮艷血滴從他嘴裡洒出來，流在腮唇間，滴在胸前上，此人當眞狠厲，不但有勇氣自絕，還瞪着一雙怨毒的目刄，逼視着窮神，他心有不甘的睜着那雙大眼，連窮神都有些寒禁。

身子在虛恍中，斜着往地上倒去。

鐵無情看了這一幕，嘆道：

「這是跟你合作的下場！」

窮神嘿嘿地道：

「怪只怪他有眼無珠，怨得誰？」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這正是你殺人的結果，先利用他，再讓他步上死亡之途，窮老爺子！你的心好毒呀！」

窮神大笑道：

「人與人間本來就是優勝劣敗，手段各有不同，以百善的惡行來說，這樣的死還便宜了他，小兄弟！別忘了，他曾讓你受傷，幾乎要奪了你的命！」

鐵無情哼聲道：

「他固然該死，而你更惡，此人惡於形，而你惡在心，老爺子！窮家幫在江湖上雖無好名，但也算是個幫派，可是由你這種人領導，只怕窮家幫要毀在你手裡！」

嘿嘿一陣奸邪之笑，窮神不屑的道：

「小子！你居然教訓起我來了，那是老鼠舐貓的鼻樑骨，你是自不量力，我們窮家幫本來就沒打算讓這裡的人活着離開這裡，隨你怎麼說，你說的機會不多了。」

鐵無情斜睨了雲標和孤獨老人一眼，道：

「老前輩！雲兄弟！這話你們可全聽見了，窮家幫是不會留一個活口了，二位，各自照顧自己了，我要和這位窮老爺子週旋週旋——」

雲標叫道：

「兄弟！別擔心我們，大夥要死也一塊！」

孤獨老人尚在暗暗運功，聞言道：

「老朽已九十有餘，豈會把生死放在心上，少主，你自己可要保重，還有許兄弟要你領導呢！」

嗯，鐵無情長吸口氣，他那股似聚似散的內力滙聚在丹田，他知道一場慘烈而關乎生死的博

鬥正等待着他，以他目前的困境，他知道這一戰是凶多吉少，但，他必須要硬撐下去，因爲他沒有了選擇。

窮神如一頭猛悍的厲獸，正張着口在等待着，等待他進入死胡同，他不相信鐵無情在那種傷勢下還能動手，於是，他以逸待勞似的，靜靜的刺殺這隻眼中的羔羊。

然後，窮神以一種不屑和冷澀的話聲道：

「小友！你還能鬥嗎？」

鐵無情緊抿着嘴角，半響道：

「你認爲呢？」

那股子燃燒的怒火硬是強壓了下去，他知道此刻決不宜動氣，氣動則智喪，那這一場凶厲的殺伐將註定自己的失敗，他腦子裡一直在盤旋那張金葉子上的武功，他要尋找出一種最快最速的方法，來殺掉眼前的勁敵，可是他失望了，任何一種功夫都講究的實力，而此刻，他內傷沉重，實力大減，要博殺眼前的敵人，看來是不易。

驀然間——

他腦中電光一閃，有一篇眞言閃過他的腦際，整篇金箋所載的武功他都看了，也都練了，就這篇眞言他沒留意，此刻這句句眞言倏忽的掠過腦中：

「遇盛則柔、遇敗則平、遇強則輭、遇死則安……」

他細細品茗這篇眞言的含意，突然他想到另一篇散功大法，自他出道以來，那篇散功大法從未用過，而這篇眞言却與散功大法息息相關，他細細咀嚼字中之意，不知不覺的暗暗運了起來，他只覺得全身勁血猶如流失一般，在一種鬆輭的狀態下，他忽覺自己原本沉重的身子在這一刹那突然的輕了許多，那感覺彷彿是一片羽毛，能隨着細微的風飄忽在半空——

窮神那知道這個悍厲的年青人居然在面臨強敵環伺下尚在練功，只覺鐵無情的臉色在瞬息間有着萬千的變化，那種變化似傷重的慘變，又像是傷口在癒合般的復元，他眼珠子一轉，冷冷地道：

「小友！我看你是不堪一擊啦！」

鐵無情冷冷地道：

「你可以試試？」

雲標大震道：

「兄弟！別逞強！」

鐵無情忽然露出一種詭異的笑容，道：

「別緊張！窮老爺子那點功夫是唬人的！」

這句話頓時把窮神那張嘴給氣歪了，他十八歲出道江湖，二十四歲加入窮家幫，然後一帆風順的領神大江南北的窮家幫弟子，大小仗役不下千餘次，可謂沒逢過敵手，他是一個眞正浴血拼出來的，那裡想到一個後生小輩，居然在自家弟兄面前如此的看不起他，雖然他年歲已不小，可是那股子火氣決不輸給年青人，心裡怒火一生，兩道斜眉已豎起來了，殺機隨着佈滿臉上。

窮神憤憤地道：

「很好！我要你看看是不是唬人的！」

他那隻枯瘦的手忽然間揚了起來，掌心中透出一蓬紅的光暈，孤獨老人心底忽然一沉，惊聲道：

「化血掌！」

那是一種武林失傳的秘門功夫，此掌擊在人畜能敗壞整個人的氣血潰散，使心脈因血液凝潰而自斷，這種掌法殺人在瞬息間，決不給對方有苟延的機會，這種失傳已久的武功突然在窮神身上出現，怎不令孤獨老人胆顫心驚，他幾乎不相信窮神會有這門功夫。

窮神的目光一斜，嘿嘿地道：

「還是老江湖厲害，一眼就看出是化血神掌，武當的三清道人、少林的心傳大師都認不出來，而却逃不過你的眼睛，可見你孤獨老人果非浪得虛名之人！」

孤獨老人怒聲道：

「此掌太毒，你居然偷練！」

窮神嘿嘿地道：

「無毒不丈夫，這小子活該短命！」

孤獨老人嘆氣道：

「年青人！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鐵無情蒼白的道：

「別為我擔心，他那種掌法嚇不死人！」

嘿地一聲，窮神厲聲道：

「那你就看看吧！」

隨着他的話聲，窮神的全身突然透出一縷濛濛的紅霧，掌心裡紅暈強烈的逼人眼神，只見他的掌又向前一推，隱含着轟轟的雷鳴之音，那紅霧如縷的散開，向鐵無情迎面射來，一股浩勁的大力，隆隆地向他推來。

鐵無情在灼熱的掌勁如浪的推來的刹那，他已將全身的功力散開來了，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道理，他彷如一片輕絮，一片羽毛，人似浮遊在天地間，任何強風烈勁都與他無關一樣，他隨着窮神的掌勁在空中翻覆，而那化血掌始終沾不住他的身子。

窮神一呆道：

「這是什麼功夫？」

集窮神數十年的江湖經驗，他也看不出鐵無情此刻所使的功夫是何門何派所傳，更不知道他的身子為何會依着自己的掌勁而飄浮，他幾乎不相信世上有這種功夫，急怒下，一掌前推，另一掌已擊向鐵無情那飄浮的身子上。

那知這雙掌擊出後，鐵無情的身子如風在鼓動般的忽然爬昇了半尺，掌勁貼着他的衣袂飄過，窮神看的心弦直顫，這那是功夫，簡直與傳說的鬼魂一樣，行無方向，捉之不定，他就是連發十掌，只怕也碰不到他的身子。

雲標脫口道：

「好功夫！」

窮神的身子朝前一弓，厲道：

「我不信！」

他得確不信，人已如射月般的惊了起來，幾乎與鐵無情的身子平行，狠厲的揮出一掌。

鐵無情身子突然一轉，倏然落下，落在窮神的下方，突然間，他的神劍伸了出去，那隻雪利

的王者之劍已如穿月之疾，攻了過去。

只聽鐵無情冷冷地道：

「老爺子！你也接我一招！」

窮神人在半空，那會料到鐵無情的變化這麼大，更不會想到他反而落在地上，當他疾速的一個翻身之時，寒光已自他腿上閃過，血雨如滴的洒落。

只聽窮神慘叫道：

「我的腿！」

那條肥碩的兩腿已被削落下來，人腿分落在地上，那些窮家幫弟子驚呼的撲過去，他們的幫主已成了無脚血人，他顫抖的道：

「你……！」

鐵無情似乎不屑於一顧，冷冷地道：

「通通滾！否則就全都留下！」

窮神已被他那些幫中弟子抱了起來，雖然他痛的幾乎要暈過去，但他還是咬牙撐着，窮家幫有窮家幫的秘傳金瘡藥，立刻有人給他止了血，他那張臉立刻像一張白紙，白的令人駭怕，全身都在一陣抖顫中。

良久，他才喘聲道：

「好本事！姓鐵的！」

鐵無情長吸口氣道：

「你盡可報仇！」

窮神顫聲道：

「會的！小朋友！窮家幫只要有一個幫中弟子存在，都會找你報仇，這斷腿之恨，窮神沒齒難忘！」

那些窮家幫高手個個怒視着鐵無情，此刻窮神只要一聲令下，他們就會奮不顧身的衝殺過去。

鐵無情冷冷地道：

「老爺子！有興趣我隨時奉陪！」

窮神彷彿沒有聽見，沉喝道：

「走！」

那些窮家幫弟子應諾了一聲，揹起了他們的幫主疾快的撤走，鐵無情望着他們的身影，顫聲道：

「好險！」

他陡地噴出一口血箭，居然是烏黑之血，雲標看的心裡大震，道：

「兄弟！」

苦澀的一笑，鐵無情道：

「無妨，送我回組合裡，這裡的秘道給封了，讓這批金子永遠埋在地裡，不再讓人爭奪了！」

雲標苦笑道：

「我會辦的，兄弟！走吧！」

陽光早已隱逝，天空已黯了下來，那些無主孤魂似乎已在天地間浮遊，殺伐的結果是多麼的殘酷——

24

江湖上的消息散播的眞快，名滿江湖的窮家幫幫主在遇上鐵鷹當家的鐵無情後，居然給砍了二條腿下來，黃金幫的二當家萬家達雖然逃脫了一條命，聽說給扁的神智昏迷，成了白癡，已無法言語，當然這筆帳又落在鐵無情的頭上，還有，那批富可敵國的金子在一夜間失了踪，據說俱落在鐵無情手裡，這眞是空穴來風……

還有，少林首惡徒僧百善居然是被逼的咬舌自盡，臨死還被砍了兩條手臂，當然，這跟姓鐵的脫不了關係，百善之死，不僅震動了少林寺，更震動了整個武林，因爲百善是江湖公認的少林惡僧，名聲之惡決不下於十大惡人，於是，江湖上處處有人在談論著鐵無情……

鐵無情名聲之大，已如日中天……

而鐵無情在談論他的那些人嘴裡，似乎有好有壞，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倒成了他們訴說的主題。

但有一樁是大家所肯定的，鐵無情雖然砍了窮神的二條腿，可是他自己却也受了重傷，江湖上已有人說他奄奄一息，有人說已成了殘廢，鐵鷹兄弟正在全力保護他，因爲他久已不在江

湖露面……

正在議論紛紛，測度不已的當口，黃金幫的幫主劉洛突然下了追殺令，命所有黃金幫兄弟務必查出鐵無情的下落，他要替萬家達報仇，他要追尋那批失踪的黃金……

黃金幫大小二十四堂七十二個分支全動員了，劉洛就親自坐鎮黃金幫總堂黃金大殿，等候每一個分堂傳送回來的消息……。

萬家達躺在那房裡已有半個多月，始終是不言不語，人變呆癡樣的瞪著遠處，劉洛和師爺范通幾乎每日都來他房裡走動，希望由萬家達嘴裡探聽出一點蛛絲馬跡，范通善於謀略，精通策略，在黃金幫裡是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相信萬家達一定遭到極大的衝擊才會變的這麼呆癡，所以他建議劉洛能多注意萬家達——

劉洛永遠留著那兩撇鬍子，那是他特有的標記，各地分堂始終不見回覆，已使這個大幫主不耐煩了，他又走進萬家達的屋子，范通連忙道：

「幫主——」

劉洛嗯了一聲道：

「還是沒有動靜。」

范通苦笑道：

「希望不大……」

劉洛沉思道：

「老范，依你看咱們要如何採取行動。」

范通踱了一下步子沉思道：

「幫主，鐵鷹兄弟是一夥人，要找出姓鐵的並不會太困難，依屬下之計，我認爲咱們單憑本幫之力也許殺不了姓鐵的，從大處着眼，咱們需聯絡幾個人……」

一怔，劉洛捋著小鬍子，道：

「誰？」

范通想了想，道：

「眼下江湖除了我們和鐵無情有過節外，窮家幫目前已不成氣候，不在考慮之列，目前將鐵無情恨之入骨的有三個人……」

劉洛啊了一聲道：

「陸大先生，林善和范老六，他們不是恨之入骨，他們是怕鐵無情找上門去，憑他們三家的財力，固不在咱們黃金幫之下，但，論武力，嘿嘿，咱們黃金幫決不輸給那一家——」

范通嘿嘿地道：

「那是當然，不過這三家各有一部份實力，如果幫主能善加利用，嘿嘿，不但，那批黃金跑不了，他們三家也會被咱們併吞了，別忘了，當初將那批金子藏在黑風洞還是咱們給他們出的點子。」

嗯，劉洛沉思道：

「你的意思是先跟他們合作……」

點點頭，范通大笑道：

「不錯，這三家已被鐵無情嚇破了膽，如果咱們主動聯絡他們，他們一定會感激不盡，以我們合作的力量，我相信要毀滅鐵鷹兄弟那就容易多了……」

劉洛半天沒說話，他一直在琢磨范通這話的含意，范通善於謀略的運用，黃金幫幾次大劫難都是范通出的點子，他想了想，道：

「行，你去聯絡。」

范通嘿嘿地道：

「只要幫主首肯，其他的事便由屬下負責，咱們唯一要找出的是他們藏身之處，這點還請幫主多費心——」

劉洛嗯聲道：

「我會很快就有消息。」

范通一楞道：

「幫主有把握——」

劉洛嘿嘿地道：

「我已動用了雪山飛狐胡子玉……」

啊了一聲，范通道：

「那位胡子玉可是幫主的秘密線人，沒有重大事故決不聯絡，幫主已動用了此人，姓鐵的就是化成粉也能將他挖出來……」

劉洛哈哈大笑道：

「黃金幫養他十年，讓他出馬辦這點小事，他不會不答應，只是他是咱們的伏棋之一，一向只負責收集消息，如果暴露了身份，往後就不好辦事了。」

范通嘿嘿地道：

「秘密線人只要暴露身份，唯有滅口……」

劉洛點頭道：

「雪山飛狐胡子玉是個最高明的線人，除了我知道他的身份外，舉天之下能認出他的人不

多，當然，為了咱們黃金幫的重大利益，已無法考慮他的生死了……」

范通胸有成竹的道：

「有胡子玉出馬，事情好辦多了，幫主，咱們分頭辦事，也許不出三天，所有事情都有了頭緒……」

劉洛揮揮手，范通已恭身退出了屋子，劉洛望著他這位副幫主萬家達那和木兩似的神情，眼裡忽然閃過一條異采，然後，他從長袖裡掏出一隻灰白的鴿子，輕輕撫娑著牠的羽毛，將一個小竹筒套在這鴿子的脚上，低低地在這鴿子身邊說了幾句話，道：

「去吧。」

那隻鴿子還眞聽得懂人語，雙翅一展，在屋裡繞了幾匝，然後，穿過窗子向西南飛去，牠的速度好快，眨眼間沒了影子。

× × ×

那是一片竹林，粗有人臂的清保竹林，有人稱此竹謂孟竹，密密的竹林將天際的陽焰却遮了大半，僅有些餘的陽光自竹葉間透射過來，射在鮮綠的葉梗間，顯得更青翠，而霧靄緩緩升起，那薄紗似的陽霧有種朦朧之感，在竹林裡，那蜿延的小路，吹送一陣陣清新的竹香，鐵無情一身白衫，踏著草露，他輕緩的踏著步——

而偎依在他身邊的哈娃娜如一個幸福的小鳥，沉醉在少女的夢幻裡，她希望這段日子永遠別過去，終日徜徉在山林間，沒有煩囂，沒有殺伐，只有他倆單獨的儷影……

鐵無情又咳嗽了，連著三聲——

哈娃娜驚悸的道：

「你受涼了。」

搖搖頭，鐵無情苦笑道：

「別擔心，那是老毛病，再休息幾天就會好了。」

搖搖頭，哈娃娜愁眉不展的道：

「你一直在隱瞞著什麼？自從你和窮神力拼之後，大夥就知道你傷的不輕，所以全部兄弟陪著你在這裡療傷，為了不讓你受到騷擾，兄弟們更是足不出戶，屠一刀，蝎子和錐子再加上雲標，每天都在賭錢，他們可眞是好兄弟，沒有一個人肯離開你一步……」

淡淡一笑，鐵無情笑道：

「還說別人呢？你呢，那天不給我煎葯，洗洗漿漿，唉，你們這番盛情，我這輩子都還不了……」

一種少女的羞澀使哈娃娜臉上羞紅，她眸光裡透著一股溫柔的神光，仰著頭，輕細的道：

「那還不是應該的……」

長長的嘆了口氣，鐵無情苦笑道：

「千萬不要這麼說，誰也不欠誰的，我這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就是交了你們這些好朋友，你們爲我的生死擔心，爲我的傷勢難過，這段日子多虧了你們……」

哈娃娜格格地道：

「別心存感激，人貴在知心，屠一刀、錐子，那個不是熱血男兒，雲大哥更了不起，爲了你，幾乎拼了命，江湖上如果沒有你們這班好兄弟，只 魑魎橫行……」

鐵無情目中掠過一抹柔情，道：

「你怎麼不說說你自己……」

哈娃娜臉上頓時掠過一片紅暈，低首道：

「我不來了，你在笑我……」

那種少女的羞澀和嬌情令鐵無情看呆了，他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去注視一個女孩子，自懂事來這還是頭一次，在他那雙含有一縷連他自己都不明白的情愫目光裡，燃燒著灼灼情焰，哈娃娜驀然間抬頭與鐵無情的目光接觸，全身居然泛起了輕微的抖顫，只覺一顆心如鹿兒般的頂撞，她急忙低下頭去，在撥弄著自己長形的衣角。

鐵無情一楞，道：

「妳病了。」

他已感覺出她身上的顫抖，並看見她那飛紅的臉靨，一種特殊的關注令哈娃娜慌亂的抬起頭來，聲音微抖的道：

「不……」

鐵無情關注的道：

「還說不，你人在發抖……」

這個大孩子那曉得初戀少女那種甜蜜又緊張的心懷，還眞以爲她病了，殊不知她這那是病，一定要說是病，那就是所謂的心病了。

突然——

鐵無情的眼睛一亮，剛才那層柔和甜蜜的神光忽然一掃而光，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冷淡而凌厲之色，哈娃娜那會想到他的變化如此之大，一抬眼，已看見在他們之前，一個赤著脚，腰纏蔴繩，手裡提著一柄開山斧的種田人，他正瞪著那雙眼珠子在竹林裡瞎瞄，鐵無情問道：

「哈娃娜，這片孟竹林外人能來嗎？」

搖搖頭，哈娃娜道：

「據蝎子的爹說，這裡除了他之外，已沒有第二戶人家，這片山是他家祖上之物，已傳了五代，蝎子嗜武如命，不善耕稼，留下他老爹和二個兄弟在這裡守著祖產……」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蝎子也曾這樣囑咐過我，他說過十里之內沒有人會來，這個人突然在這裡出現，顯得就不尋常了……」

哈娃娜也覺得事有蹺蹊，可是這只是個莊稼人，也看不出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只是這個人一頭黑髮，兩眼炯炯有神，除了這點，她實在看不出有何特異之處。

那莊稼漢子眨眼間已到了跟前，當他看見眼前的一男一女，面上立刻閃過一絲笑容，道：

「早啊。」

鐵無情淡淡地道：

「老哥更早啊，這麼早就上山呀。」

那漢子趕緊笑笑地道：

「鄉下人愛早起，成天沒事幹，就守著這片山，砍砍林子，挖挖筍子，過的雖然清淡，但也自得其樂。」

鐵無情啊了一聲道：

「這片山是老哥的……」

那漢子連聲道：

「是呀，我們祖上五代全住在這裡……」

鐵無情點點頭道：

「這麼說我兄妹是踏在老哥的土地上了。」

那漢子笑了笑，道：

「差不多是了。」

鐵無情面上一緊道：

「老哥可願告訴在下尊姓大名……」

那漢子嘿嘿地道：

「行呀，我姓胡，叫子玉，胡子玉就是我……」

鐵無情連聲道：

「久仰，久仰。」

胡子玉冷冷地道：

「我們鄉下人不懂什麼？不過二位可否通個名，即然咱們能在這裡相遇，也算有緣，日後

……」

鐵無情面色一冷道：

「胡老哥，只怕不用我說你早知道了。」

胡子玉故作驚色道：

「老哥，你沒弄錯吧，我只是個莊稼漢，那會認識你們城裡的人，除了農作物我能數得出名字外，就是我們家養幾隻雞幾隻鴨了，還有那條老黃狗……」

搖搖頭，鐵無情冷冷地道：

「胡兄弟，雖然我無法知道你眞正的身份，可是我却知道你決不會是個莊稼人，更不是這塊地的主人……」

胡子玉神色略異道：

「這是那兒的話，這塊地明明是我家的……」

鐵無情哼了一聲道：

「告訴你也無妨，這塊地是我兄弟五代的祖產，十里之內沒有第二戶人家，胡老哥滿嘴胡說，一派胡言……」

胡子玉神情一變道：

「小兄弟果然厲害。」

鐵無情哼地一聲道：

「看你那雙手和那雙脚就知道不是個耕田的人，種田幹活的人那有你這麼細皮白肉，胡子玉，雖然我不知道你因何而來，但，却知道你是爲了我而來……」

點點頭，胡子玉嘿嘿地道：

「江湖上都說鐵無情是個厲害的角色，如今看來當眞不假，雖是箇中小節，你還是巨細無遺的留意上了，僅這份細心，就知道你能活的很久，可惜，咱倆不該碰面，碰了面就必須要躺下一個……」

嗯，鐵無情沉思道：

「躺下去的必定是你，我已感覺出你決不是我的對手，你只能算是個很高明的殺手，但却不是個好的殺手。」

胡子玉嘿嘿地道：

「這點我倒承認，不過，我是個算無遺策的人，你身負重傷，現在還沒痊癒，功力自然減了三成，這三成對一個高手來說無異已輸了一半……」

鐵無情哈哈大笑道：

「別忘了哈娃娜也是我的幫手。」
胡子玉仰天大笑道：
「她起不了作用，鐵朋友，在我老胡要來之前已做了萬全的準備，這片孟竹林將是你葬身之地……」
鐵無情冷冷地道：
「我想知道你是何人派來的？我們藏身在這裡可說是相當隱密，能探聽出這地方的人不多……」
胡子玉淡淡地道：
「這對我來說是很容易的事情，我是個最會隱藏身份的人，江湖上知道我的人不多，我有一種千里追踪的本領，只要我肯找，任何人我都能從地上把他挖出來。」
鐵無情向哈娃娜笑道：
「聽到沒有，我們這位胡朋友很自信，待會兒我和胡朋友動手的時候，你可要學著點，人家可不簡單——」
哈娃娜剛想說什麼？胡子玉已笑道：
「這你放心，她決走不了，因爲她必須要親眼看見你死爲止，我老胡還想請她做個見證，

她會告訴全江湖，證明我老胡宰了鐵無情……」
這幾句話一落，胡子玉忽然一聲呼哨，道：
「起——」
哈娃娜在尖叫聲中，人已被一條索繩吊在半空之中，這變化還眞快，這條索繩是從地上來的，胡子玉果然算無遺策，事先早將繩索覆在草裡，鐵無情和哈娃娜沉醉在感情裡，居然疏忽了周邊埋伏的危機，那繩索一扯便騰空而起，哈娃娜在半空裡居然動彈不得。
鐵無情怒聲道：
「放她下來。」
胡子玉嘿嘿地道：
「有她礙手礙脚，不如讓她在空中看個仔細……」
鐵無情面露殺機的道：
「胡子玉，你這是找死。」
胡子玉一擺手，奸笑道：
「姓鐵的，狠話最好留在最後說，現在，半點也由不得你，瞧仔細了，那邊有個人，手裡正彎著弓，拉滿弦，我只要一聲令下，你那位如花似玉的女人，立刻就會穿心而死，鐵朋友，

你不希望她這麼快就死吧。」

果然，一個黑衣漢子此刻早已拉滿了弓，一枝銳利的箭簇已照準了空中的哈娃娜，他只要一鬆手，哈娃娜立刻就會中箭而死。

鐵無情憤憤地道：

「你埋伏了人……」

胡子玉得意的道：

「對付你這樣的高手，單憑胡子玉一個人只怕很難得手，所以我事先請了幾位朋友，他們知道藏在林子裡任何地方都瞞不過你，所以我們想到了地下……」

這倒是實情，以鐵無情那麼高深的功力，林子裡稍有風吹草動，他都能立刻覺察出來，胡子玉既然帶了人來，他們究竟藏在何處？

鐵無情冷冷地道：

「既然佔了上風，何須再躲躲藏藏，胡子玉，你就把你的朋友都請出來吧……」

胡子玉仰天大笑道：

「他們早在你旁邊了，你只是沒注意罷了。」

隨著他的話聲，鐵無情四週的草叢俱在鬆動，只見十五六位黑衣漢子自草地裡躍了出來，他們不是藏在草裡，而是事先在這裡挖了坑，人俱藏於泥坑中，頂上覆上青草，如此一來，再精明的人也不會發現四週有人。

鐵無情冷冷地道：

「看樣子你們可費了一番功夫……」

嘿嘿地一笑，胡子玉得意的道：

「我們在這裡撒網已有五天了，每日要算計你漫步的距離和地方，最後，我們選了這片林子，我們發現你對竹有特別的偏好，所以，我們決定在今天下手，果然，你和哈姑娘來了。」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如果我倆轉到別的地方呢？」

胡子玉嘿嘿地道：

「我們只有等，你知道，如果我們連這點耐心都沒有，我們的行踪早就暴露了，結果證明我們所料不錯，你畢竟踏進我們的網。」

鐵無情冷眼的看了這十餘名黑衣漢子一眼，只見這夥人俱是太陽穴隆隆鼓起，斜揹長劍，顯然都是內家好手，胡子玉已經夠難纏了，再加上這許多高手，在他心裡的確有一股沉悶的壓力，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傷勢相當沉重，雖在康復中，卻不益於搏鬥，如果時間久了，舊傷復發

，這條命只怕眞要賠上了。

他長吸口氣，冷冷地道：

「胡子玉，你的目標只是我一個人……」

點點頭，胡子玉酷厲的道：

「鐵鷹兄弟個個都道上頂尖人物，錐子、蝎子和屠一刀，在江湖上都有相當份量，不過，你是他們的頭頭，只要你一天不死，江湖朋友就一天難安，你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得罪了我的主，否則，我倆也許還能成爲朋友……」

深深地吸了口氣，鐵無情面無表情的道：

「胡子玉，算起來鐵某人在道上也能稱得字號的人物，寃有頭，債有主，我只希望你別傷害那個女孩子，至於我，水裡刀裡，隨你劃下道，兄弟必定奉陪——」

那知胡子玉一臉邪異的道：

「那要看你如何表現了，我曾向這些兄弟許過諾言，誰要能先砍了姓鐵的，那位哈姑娘就屬於誰先嚐，然後，論功行賞，大家一直輪下去……當然，如果你肯合作，嘿嘿，那就另當別論了……」

鐵無情氣得臉色蒼白，一蓬怒火在心底裡燃起，他沒想到胡子玉這麼卑鄙，居然說出這樣一番話來，怒聲道：

「你敢。」

胡子玉面上一寒，道：

「我有什麼不敢的？拿人俸祿爲人效勞，胡子玉也是個玩命的，啥事幹不出來，姓鐵的，你應該先認認你周邊的這些朋友，他們可都不是省油的燈……」

鐵無情不屑的道：

「能跟你這種人在一起，決不會是什麼好東西……」

他的話一落，那知站在他身後一個胖乎乎的漢子已出聲道：

「鐵朋友，你也別小看了我們，我是太倉李戟，那兩位是南俠靳洪，北絕陶明，至於另兩位……」

胡子玉嘿嘿地接下去，道：

「另兩位是黃蜂樂永濤，太歲樂永吉……」

這眞是樹的影，人的名，太倉李戟有遊俠之稱，靳洪陶明俱是一方之覇，俱有一身不可忽視的功夫，至於樂氏兄弟，善名沒有，惡名却滿天下，黃蜂與太歲淫惡乖邪，胡子玉能邀請正邪兩方人物至此，姓胡的到底有何來頭。

鐵無情拱手道：

「久仰，各位可都是響噹噹的角色。」

黃蜂樂永濤淫笑道：

「我兄弟是為了那姑娘來的……」

他兄弟倆當眞是目中無人至極，嘴裡說著話，兩個人的眼梢子卻一直瞄向斜吊半空的哈娃娜身上，那副淫色之態令太倉李戟不屑的轉過頭去，靳洪和陶明均視而不見，顯然他們並不想和這種人為伍。

鐵無情憤怒的道：

「你倆該死。」

他是何許人，僅這一瞬間，他已把握的眞是時候，閃躍的身子如空中的流星，大家只覺眼前一縷淡黃的身影掠過，一道耀眼奪目的光華在空中耀閃，樂永濤那兩隻眼睛已被點中，他慘叫一聲，抱著兩眼而退，鮮血已從他的指縫上流了出來。

樂永吉並沒有發覺得早而能倖存，在他喉結處已穿了個血洞，他連叫都沒叫出聲來，已畢目而死，這快速的一招，　時將所有的人震懾住了，誰都沒料到鐵無情那迅快的劍刃在一招下連殺兩個人……

黃蜂悲吼道：

「我的眼睛，我看不見了……」

那知這酷厲的傷並沒有使胡子玉稍有驚恐，他居然鼓起了掌，連著拍了兩下，嘿嘿地道：

「好　法，好身手，我要代我的主謝謝你……」

鐵無情一怔道：

「閣下是什麼意思？」

胡子玉嘿嘿地道：

「黃蜂和太歲在道上名聲並不太好，兩人都有共同的毛病，見了女人就拉不動腿，他們玩女人一向不選擇對象，居然連我的主的三姨太都染指了，我主不願為這種親自動手，所以特別請他倆來這裡，目的就是請閣下代為出手，你果然首先選中了他……」

黃蜂慘叫一聲，抱著那雙眼眶子，厲道：

「姓胡的，你……」

胡子玉嘿嘿地道：

「主子本來是要我動手，現在鐵朋友代我行事，嘿嘿，說起來我還得謝謝他呢……」

鐵無情面上殺機一湧，道：

「貴主是誰？」

胡子玉冷冷地道：

「劉大幫主劉洛，你不會太陌生吧……」

鐵無情想不到黃金幫的勢力這麼浩大，連自己隱身之處都能摸的出來，胡子玉是個很難纏的人，自己每一行動都在他預料之中，此刻，他忽然發覺自己眞正遇到了敵手，胡子玉功夫如何？至目前爲止，他還摸不清楚，在這些強敵環侍下，鐵無情腦海裡一直在盤旋著一個問題，要如何在最快的時間裡 殺胡子玉，以目前他那久創未癒的身子，他知道自己無法耗下去。

意念飛閃中，鐵無情沉聲道：

「你爲何還不動手………」

胡子玉嘿嘿地道：

「急什麼？我在等消息………」

鐵無情心弦一顫道：

「什麼消息？」

胡子玉哈哈大笑道：

「姓鐵的，現在告訴你也不妨，我們黃金幫固然要幹掉你，但，我們也忘不了你那批兄弟

，屠一刀、錐子、蝎子，還有你新交的朋友雲標，這些人在黃金幫眼裡都是不能留之徒，在採取追殺你的行動前，劉幫主已親自去收拾你的兄弟了，那裡一得手，我們幫主就會立刻趕來………」

鐵無情想不到胡子玉的謀算這麼歹毒，故意在這裡和自己耗著，然後，他們黃金幫一步步的讓自己兄弟陷於死亡之境，他想到自己這批生死與共的兄弟，正在別人追殺的餘影裡，而自己卻尚陷在困境裡，不能與兄弟共生死，不能合力阻殺敵人，心裡如刀刃在絞割一樣，他緊緊的咬著嘴唇，道：

「你們幹的好。」

那個「好」字的餘音猶在胡子玉的耳邊撩繞，鐵無情的身子已射向半空，王者之劍帶起一片光華，在驚呼聲中，鐵無情已向胡子玉劈出一劍——

胡子玉嚇得一退步，道：

「上——」

鐵無情的目的正如胡子玉一樣，他藉胡子玉這一退之勢，人已撲向空中，冷光閃耀中，哈娃娜的繩索已斷，而一縷箭影迅快的穿了過來，鐵無情人在半空，一脚踢出，將那射來的箭簇踢落，冷刄隨之而射。

哇——

空中連著響起三聲慘叫，三個斗大的頭顱已滾落而下，太倉李戟和靳洪躍身疾快的掠至，兩人都是用劍的，雙方同時而至，鐵無情怒叱道：

「滾——」

他那柄　在空中一翻一絞，連著十三式連環而去，那眞是快到了極點，憑李戟和靳洪的身手，居然看不出他的劍是如何出手的，兩人紛紛速退——

鐵無情就是要這份剎那間的光景，那柄劍已斜著穿過了背後借機撲殺過來的兩個漢子，胡子玉雖然猛烈的撲擊著，可是鐵無情的身手太快了，他始終沾不上邊，而陶明彷彿故意留了情，始終和鐵無情保持著相當的距離，雖出手却不凶烈。

忽然——

哈娃娜揚起手掌，叱道：

「姓胡的，你看看這個……」

她掌心裡捏著一個竹筒，那枯黃的竹筒上刻著七絕島三個字，胡子玉的眼神裡閃過一抹寒意，道：

「你是七絕島……」

她鼻子裡哼了一聲，已將竹塞子拔開了，只見哈娃娜向空中一揚，數十隻黑黑的飛蟲剎那間散滿半空，胡子玉大叫一聲，道：

「速退，這是七絕蟲蟲……」

傳說這種飛蟲生長在七絕島上的獨有怪蟲，有一種無上的魅力，能讓人發瘋而死，七絕神君素來不准島民將這種蟲蟲攜出島外，原因是這種蟲太毒了，咬者無葯可醫，武林中僅有傳聞而識者不多。

陶明吼道：

「快退——」

胡子玉揮出兩掌，厲道：

「臭丫頭，你玩這個……」

鐵無情已借這一緩之勢，握住哈娃娜的手向前躍掠而去，迅快的向住處奔去，他倆心焦如焚，顧不得身後的吆喝和追逐——

滿屋子都是旱煙味，幾個人大淸早無聊，在那張方桌上又堆起了牌九，屠一刀今天的手氣顯的特別好，一連三莊都是他通殺，錐子已輸了好幾把，興趣已不高了，蝎子却不服這口氣，

賭注已愈來愈大，雲標還是忘不了酒，他滿口滿口的往肚子裡灌，在他臉上似乎永遠沒有醉意

屠一刀又當莊了，嘿嘿地道：

「下、下、下。」

錐子隨手丟了塊五分銀子，道：

「你手氣好，我少下點——」

屠一刀把眼一瞪，道：

「媽的，觸霉頭，老子當莊，你他媽的下五分銀子，那不是存心跟我搗蛋，錐子，有種玩大的，別那麼小家子氣，就是贏了也不夠塞牙縫的………」

蝎子呵呵地笑道：

「愈大愈風流，錐子，給他點顏色瞧瞧………」

旁邊還有別的兄弟在起鬨，錐子慢條斯理的從懷裡掏出一張銀票，往桌子上一甩，道：

「兩百兩，不少吧………」

屠一刀伸了伸舌頭道：

「通殺了………」

他的話聲剛落，骰子灑出去，七對門，各人忙不迭的抓起牌來，咔咔兩聲，慢慢而仔細的在看自己的牌，頓時，滿屋子鴉雀無聲，所有的目光全落在拿牌人的手上——

雲標又喝了一大碗的酒，忽然，有一種不尋常的聲響傳進他的耳裡，一聲沉悶的嗡聲，緊接著是落地之聲，以雲標的江湖經驗，他判斷出這是有人遭重擊之後的聲音，雲標的目光一寒，人已躍了起來，道：

「兄弟——」

屠一刀雙目瞪著手裡的牌，道：

「別吵，別吵，這可是一副好牌——」

雲標冷冷地道：

「只怕你屠老哥這副牌還沒看完，有人就不讓你看下去了………」

砰地一聲，那扇門已被踢了開來，這聲巨響頓時將全屋子的人震楞了，何人那麼大膽，居然敢在幾個當家的面前踢門，蝎子身子疾快的躍了起來，門口已站著兩個很陌生漢子的影子，這兩個黃衣漢子俱是面露惡相，冷冰冰的盯著屋裡每一個人。

屠一刀變色道：

「龜兒子，你攪了老子這副大牌，待會兒我姓屠的不宰了你，就不是你倆的爺爺………」

他這才看清這兩個漢子模樣，怒道：

「原來是你兩個姓孟的……」

江湖上有大孟小孟之稱的孟如令、孟如山，兩人俱是黃金幫的右旗和左旗，在黃金幫中也是舉足輕重人物，兩人一出現就給屠一刀吼了出來，大孟和小孟心裡也是一震，畢竟屠一刀是個人物，在他們心裡還多少有些顧忌。

孟如令冷冷地道：

「這裡有誰不是鐵無情的兄弟……」

蝎子冷冷地道：

「我們全是他的好弟兄……」

雲標滿臉通紅的道：

「我不是……」

此語一出使屋子裡所有的鐵鷹兄弟俱是一楞，在這強敵壓境的當口，雲標居然否認是自家兄弟，頓時使這群熱血沸騰的漢子面上揚起了一副憤愿急怒之色。

孟如令嘿地一聲道：

「既不是鐵無情的兄弟，你就疾速離開這裡，黃金幫不想濫殺無辜，你只要走出這個門，就沒有人會動你。」

屠一刀一臉怒色，狠狠的瞪著雲標。

雲標喝了口酒，道：

「抱歉，我們雖不是兄弟，卻是朋友……」

25

大孟、小孟那想到雲標會突然有此一說，本來孟如令還以為雲標心裡寒懼黃金幫的威名，臨陣有了退意，而否認和鐵無情的關係，如今雲標突然又自稱是鐵無情的朋友，那又代表什麼意思？

孟如山冷澀的道：

「朋友又怎麼樣？在座的那個是朋友？」

雲標哈哈兩聲道：

「即是朋友！我就不能撤手一走，你們兩個鬼東西即然來欺負我的朋友，那就只好對不起二位了！」

話語一落，雲標手裡的劍已疾速的劈了出去，大孟和小孟站在門口，有一夫當關之勢，他倆認為屋子裡的人已被黃金幫兄弟包圍了，他們雖有胆氣，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敢隨意出手，那知道這個自稱不是鐵鷹兄弟的雲標；竟首先向自己開火。

他倆驀見劍光一閃而至，吓得雙雙往後一躍，就在這一躍之間，雲標已跟着衝了出來，一連

七劍，劍劍如雨，那凌厲的劍勢有密驟急雨般的疾驟。

此刻，他才了解眼前的雲標比想像中還要厲害，僅這一手劍法，已足堪傲視江湖了。

孟如令吼道：

「媽的殺——」

雲標一衝出去，屋子裡的屠一刀已是樂的大叫，道：

「雲老弟！你是好樣的——」

頓時，屋子裡的兄弟在屠一刀的嚷嚷下，已衝出屋外，那知，當他們站在屋前的空地上時，頓時一呆，只見屋子前前後後，四週各處已站滿了黃金幫的漢子，劉大幫主在范通和幾名護法的擁簇下，冷漠的站在那裡，那神色彷彿是網中捉鱉一樣，不屑而得意的望着他們。

屠一刀大笑道：

「好呀！我老屠好久沒痛痛快快的幹一場了。」

蝎子回首凝重的道：

「兄弟！咱們被包圍了，黃金幫今日是有備而來，顯然是要把我們連根拔掉，咱們的頭和哈姑娘還沒回來，在動手之前，我要各位務必保存實力，如果真的壓不住對方，大夥只好突圍，在前面小孤山會合，此刻我只能說生死由命了，各碰運氣！」

他回首看了看那些兄弟，尚有四十餘位，全是當年跟隨錐子的殺手，這些人久歷殺場，每人都有相當的臨陣經驗，眞正打群架，雖不能一定致勝，自保應沒有問題，黃金幫人數雖多，要佔便宜也不容易。

錐子滿面寒凜，道：

「劉洛可不好惹！」

屠一刀哼地一聲道：

「那又怎麼樣？大不了拚了！」

孟如令和孟如山退到劉洛身邊，那位師爺范通已嘿嘿一笑，大聲道：

「老屠、蝎子、錐子，還有那位雲兄弟，我們黃金幫不想妄殺無辜，你們只要投靠我們黃金幫，劉當家的決以禮相待，並加重用，況且諸位也是江湖上成名之人，犯不着跟姓鐵的把命丟了……」

屠一刀向半空裡聞了聞，大聲道：

「好臭！好臭！」

雲標仰天大笑道：

「老屠！什麼東西臭？」

屠一刀指着范通笑道：

「那個人說話好臭，臭氣沖天，能臭死人，眞奇怪，這麼臭的一個人，站在劉洛身邊，他居然能受得了！」

雲標嘿嘿地道：

「這就是臭味相投，只好臭在一塊！」

這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范通素有智多星之稱，在黃金幫中獻策，劉洛一向言聽計從，在黃金幫中，除了劉洛之外，那個不賣范通的帳，誰知，屠一刀和雲標却不知死活的，當着黃金幫衆家兄弟的面消遣他，直把范通給氣得鐵青了臉，不過此人心機畢竟很深，雖然被玩了，臉上還是那副德性，絲毫沒有動靜，可見此人涵養功夫得確是練到了家。

范通僅冷冷地道：

「姓屠的，給臉不要臉，別以爲鐵無情是三頭六臂，你們這樣巴結他，告訴你們，劉幫主早已佈署好了，只等姓鐵的人頭一到再修理你們！」

屠一刀聞言呸地一聲道：

「媽的還眞會吹，黃金幫是個什麼玩意那個不知道，憑劉洛的那點道行也想擺平鐵當家的，范飯桶，你他媽的少在爺們面前擺烏威風！」

范通搖搖頭，道：

「老屠！你們死到臨頭還在這裡吹大氣！」

劉洛眉頭一皺，道：

「老范！那邊差不多了吧？」

嗯，范通嗯了一聲道：

「老胡、李戟、陶明還有樂氏兄弟，這幾把手再加上三十名幫中弟子，這份實力足夠讓鐵無情逗樂了，我相信那邊已經快結束了，幫主，這些人可都是姓鐵的死腹，咱們決不能留下他們！」

這話雖然說的聲音很低，但，字字句句全飄進鐵鷹兄弟的耳中，他們心弦如繃緊的弓，一下子全緊張起來，他們只知道黃金幫已傾全幫之力，向他們圍剿，但決沒想到劉洛早派了人手向鐵無情下手，李戟、陶明，還有姓胡的，顯然這些人俱是江湖之秀，每個人都是頂尖中的頂尖，如果單打獨鬥，他們都不擔心，如果是施暗算玩陰的，他們還真替鐵無情捏一把冷汗。

蝎子冷靜的道：

「兄弟！看樣子咱們當家的有了麻煩，我們不能讓當家的隻身涉險，無論如何要速戰速決，務必要找到當家的，此刻下手，務求下重手，對黃金幫的人不必客氣，萬一當家的有個三長兩短

，兄弟，大夥只好拚命了！」

屠一刀吼道：

「砍了這些人熊——」

他這個人一向粗暴慣了，一聽鐵無情有了麻煩，心裡那股子焦急，當真是如熱鍋上的螞蟻，吼聲一落，人若疾射的弓矢，揚起他那柄永不離身的快刀，連着砍了七個漢子，他名列十惡之一，刀口功夫是出了名的，黃金幫徒衆遇上他自非其敵，頓時之間，他衝入人叢中將黃金幫那道人牆給衝散了。

劉洛眉頭一皺，道：

「孟如令！把他拿下！」

孟如令和孟如山兄弟在黃金幫中一向很得劉洛的器重，此刻即是幫主下命令，那還不立刻出手，兩人應了一聲：

「是！」

兩道人影如電的射向屠一刀，兩兄弟俱是劍道高手，一前一後，兩縷劍光如霧中之光般的，迅快的向屠一刀劈去。

那知屠一刀刁鑽的很，他有意要多殺幾個黃金幫徒衆，一見孟氏兄弟撲來，根本不接招，反

撲向那些閃避的人，刀起刀落，又宰了十幾個，孟如令怒聲道：

「姓屠的！有種和我兄弟過幾招！」

屠一刀的刀忽然如鬼魅樣的掠了過來，道：

「那好呀！老孟！」

此人刀法當真武林一絕，倏忽間已掃向孟如令那躍起的身子，孟如令疾忙運劍抵擋，那知屠一刀這一刀是虛晃一招，反手劈向孟如山，孟如山那曉得屠一刀會聲東擊西，步子正跨出去，刀影已耀眼而至，吓得他疾速斜退，只見一縷血光自他肩胛處流下，他硬是挨了屠一刀一刀。

孟如山痛叫道：

「哥！我掛點了！」

孟如令心中大寒，猛地揮出兩劍，誰知屠一刀太滑溜了，人一矮身，反搶了過來，那柄刀由下而上，向上挑去。

哇地一聲慘叫——

只見屠一刀那一刀從孟如令的褲襠處劃開，直往上削下，孟如令的肚子如血瓜樣的給剖開了，這是大開膛，屠一刀這手殺人的方法，頓時將黃金幫的人給吓楞了。

劉洛變色道：

「好狠的手法！」

范通冷冷地道：

「幫主！下令吧！一個屠一刀就把咱們的孟兄弟給開了膛，他們還有蝎子和錐子，如果他們聯合出手，嘿嘿，咱們幫中兄弟只怕要吃大虧了！」

哼！劉洛不屑的道：

「難道還要我親自出手？」

「不需要！」

站在劉洛身後的一個枯瘦老頭子已應聲而出，此人長的骨瘦如柴，一張皮像是貼在臉上，連四兩肉都找不出來，一雙目珠却烱烱有神，開合間如一道冷電樣的能令人寒懼，一身灰布長衫，脚著草芒鞋，一條長巾纒住腰圍，彷彿是根竹竿般的站在那裡。

劉洛啊了一聲道：

「是血指孫豪！」

孫豪嘿嘿地道：

「劉幫主！你把我孫豪請來幫中供着，始終沒有機會替幫主分憂解勞，出點子的事有范通，出拳頭的你手下又有那麼多好手，嘿嘿，不過，那個姓屠的和我小老頭有那麼點小過節，今個兒

大家照了面，嘿嘿，劉當家的，把他讓給我吧？」

劉洛那有不明白孫豪的意思，這是人家抬舉黃金幫，故意給兄弟留面子，武林中提起血指孫豪，那個不連滾帶爬的閃一邊，此老一身武功詭異，指上功夫更是獨樹一格，無論是誰？只要碰上他的指頭，能活命也得剝層皮，否則就當場死去，可見此老有多厲害了。

劉洛連忙道：

「那就麻煩孫老爺子了！」

孫豪嘿嘿地道：

「先別謝，對付老屠我也沒多大把握！」

又是一句客氣話，此老就是這個脾氣，愈是最有把握的事，他愈謙虛，因爲他一向懂得一個不變的眞理，淹死的全是會水的，陰溝裡都能翻船，話說滿了往往栽跟斗，他是老持成重，永遠不栽這種根斗！

此人說完話，不疾不徐的向前行去，說是行不如說是飛，因爲他的身子快的如在奔躍，而二隻腳却如點着地面様的愈走愈快。

屠一刀眼睛裡閃着憤恨，道：

「老孫是你？」

孫豪奸邪的一笑道：

「姓屠的！總算你還認得我姓孫的，剛才你眞威風極了，連着砍了孟家兄弟，一個掉了手臂一個開了膛，你的刀法眞神勇？」

屠一刀瞪着眼，厲道：

「老孫！黃金幫給你多少好處，你他媽的替他們賣命，別忘了，那幾根老骨頭都快散了，那經得起折騰，我勸你，還是回家去享享清福吧！」

孫豪嘿嘿地道：

「難得你還關心我這把老骨頭，酒是愈陳愈香，友情是愈濃愈厚，老朋友，即然你爲老朋友着想，那你就乖乖的讓老兄弟送你終！」

屠一刀聞言大怒道：

「他媽的，姓孫的，這可是給你臉不要臉，我老屠只是念在你是個江湖老人，實在不願意你一世英名斷送在這裡，所以，才好言勸幾句！」

孫豪雙手一攤，笑道：

「你還是勸勸自己吧，我孫豪不領情！」

那雙手在空中恍移間，驀地孫豪的右手忽然一併，伸出了二姆指，一縷紅艷之色自那根手指

上透了出來，那便是聞名江湖的殺人血指了。

屠一刀怒聲道：

「媽的！我把你這根指頭砍下來！」

一縷刀影如雲空裡閃過的雷電，嗚地一聲往孫豪身前劈去，顯然屠一刀知道自己遇上了平生最大的勁敵，那一刀可說是威力強悍，空中閃着片片光影。

孫豪沉聲道：

「好刀法！」

他那根血指驀然間點了出去，一縷指勁噹地一聲敲擊在屠一刀的刀上，屠一刀只覺手臂一震，刀勢頓時一緩，身子也挫了一挫。

他暗呼一聲道：

「好厲害！」

血指孫豪的厲害並不是這一指，他阻擋了老屠的刀後，身形突地旋轉起來，空際突然間閃過五道指影，一縷縷勁疾的指勁穿空而去。

屠一刀連閃了七個翻滾，方避開這五指，忽然看見孫豪欺近身前，他的刀迅快的劃出，想逼孫豪後退，那知孫豪的手指太快了，已點向他的胸前——

咚——

屠一刀的身子如冬瓜墜地一樣的栽向地上，那柄從不離身的刀已拋向半空，只見他嘴裡含血，一雙眼珠子幾乎要吐出眼睛外面，胸前有個指痕，顯然，他被對方的血指點中了。

他厲聲道：

「孫豪——」

這變化不但快，而且太驚人了，名滿江湖的屠一刀，列爲十大惡人的老屠，居然敵不過血指孫豪的一指，場中暴起一連串歡呼，也是鐵鷹兄弟的悲吼。

蝎子叫道：

「老屠！」

他那快速的身體已隨着驚悸的叫呼向前飛躍，手中的劍有若漫天之雨，挾着冷艷的光向血指孫豪劈去。

血指孫豪的身子疾速而退，因爲這凌厲的劍法決非普通之人所能使出來的，劍雖未至，殺氣却已傳了過來。

孫豪嘿嘿地道：

「你就是蝎子？」

江湖上有兩大殺手，一是蝎子、一是錐子，兩人的劍只講究快速、講究實用與一般劍法不同，血指孫豪是個識貨的人，雖然他血指威力強悍，他也不敢輕視一個這樣的敵手。

蝎子怒聲道：

「不錯！」

孫豪冷冷地道：

「聽說你的劍最會殺人？」

點點頭，蝎子道：

「只怕不會輸給你的血指！」

屠一刀那一指挨的不輕，一張臉已變的蒼白，他在地上翻了個身，滿嘴都是鮮血，望着蝎子，顫聲道：

「別放過他……」

蝎子雙目一寒，道：

「不會！」

孫豪仰天一聲大笑，道：

「蝎子！你以爲你是誰？老實說老屠的刀不會比你差，結果，他還是中了一指，這一指夠他

受了，如果你也想挨一指，那就試試你的劍吧！」

站在遠處的劉洛大笑道：

「孫老！鐵鷹兄弟也不過如此，黃金幫只要有老前輩一個人出馬就行了，什麽蝎子、錐子，那經得起你一指，兄弟們注意，今日決不放走一個，我要他們鐵鷹兄弟變成死鷹殭屍……」

范通大笑道：

「會的！當家的！」

錐子雙目一寒，道：

「姓劉的，可敢和在下一博？」

劉洛冷冷地道：

「你還是看看你兄弟吧，他只怕會跟老屠一樣的下場，至於你，嘿嘿，根本不需要我出手！」

錐子氣的身子一顫，他還眞擔心蝎子，以他的經驗，他知道血指孫豪的功夫太高了，蝎子劍法雖狠，但，遇上血指孫豪這樣的強敵，只怕發揮不出多少狠勁，他低聲道：

「兄弟！讓我來！」

搖搖頭，蝎子道：

「看看老屠！他撐的過去嗎？」

錐子將老屠扶起來，只見在他肩骨與胸邊有個指洞，那一指要不是遍離了一點，這一指只怕要了他的命，他痛心的道：

「老屠！忍忍！」

屠一刀顫聲道：

「兄弟！千萬別讓鐵鷹栽了！」

錐子心裡一陣難過，道：

「不會！」

嘴裡雖然說不會，心裡却有數的很，蝎子和血指孫豪的一場硬拼，是輸是贏很難預料，據錐子的盤算，蝎子只怕討不了便宜了，因爲血指孫豪太沉穩了，沉穩的令人寒懼，更令人駭怕。

蝎子的劍已揚了起來，那是他殺人之前的特有動作，而血指孫豪却若無其事的穩立在那裡，雙方俱凝視着對方，似乎要從對方的眼神摸索對方可能動作。

孫豪嘿地一笑道：

「你比老屠冷靜多了！」

蝎子淡然的笑道：

「這是保命的唯一方法！」

這眞是行家說的話，高手過招，不僅需要保持各人本身的藝業，更要有沉冷的頭腦，敏銳的智慧、靈巧的觀察力，蝎子是個殺手，這方面的歷練使他有足夠的反應，他的眉頭略略那麼一動，那是故意引起孫豪的注意，然後，長劍疾速的洒了出去。

血指孫豪似乎已看穿了蝎子的心意，雙脚那麼一移，已避過這厲酷的一劍，而他的指已點向蝎子的身子，蝎子劍發的快收的更快，在孫豪的血指拍點來之前，疾快的封了出去，這動作充份的顯露他的應變能力。

突然——

血指孫豪張口道：

「看我——」

他的嘴一張，一口濃痰那麼令人不妨的吐向蝎子，蝎子這一生中與人對敵，那曾遇到這種打法，那口濃痰又腥又臭，忽然穿空而來，他疾忙一縮頭，那口痰擦過頭頂飛去，可是血指孫豪却有了行動。

那眞是快速的一指，血指孫豪就是要這蝎子這種反應，那一指在電光石火間點下，錐子脫口道：

「小心！」

但，蝎子的快劍雖然已穿了出去，在時間上却慢了太多，蝎子斜轉身大移步，左肩上已挨了那一指——

他痛的啊了一聲道：

「你——」

血指孫豪得理不饒人，一指得手人已斜掠而至，一縷指影如電的穿向蝎子的眼睛，他是存心毀了蝎子——

錐子躍起，長劍已快速的洒去——

但，錐子的劍再快，也快不過血指孫豪的那一指，蝎子七孔全在他指影下，他居然躲不過那凌厲的一擊。

就在這一利那——

場子裡掠過一道眩人眼目的影子，那麼虛淡的自空而落，僅是那麼一伸手，已將血指孫豪那一指攔了過去，而孫豪彷彿撞到了鐵板，連着被擊出七步之遠——

淡白的衣角在空中飄舞，鐵無情面色略白的已站在場中，蝎子自死神手中脫了出來，顫聲道：

「當家的！」

鐵無情瞄了屠一刀一眼，很洒脫的上前看了看屠一刀的傷勢，然後關注的道：

「兄弟！挺得住嗎？」

屠一刀裂着嘴露出一絲苦笑，顫道：

「當家的！你沒事就好，兄弟這點傷………」

鐵無情淡淡地道：

「誰把你弄成這個樣子？」

屠一刀指着血指恨聲道：

「那個老小子！當家的，他的指頭可挺行的！」

黃金幫立刻起了一陣騷動，聞名江湖的鐵無情出現了，劉洛和范通的神色略變，由鐵無情的出現，他們知道胡子玉的攻殺已失敗了，劉洛頓時沉重起來，他從剛才鐵無情那翻落的身形上知道這可是個難惹的人物。

鐵無情拍拍屠一刀，道：

「他那根指頭傷你，我就扭下他的那根指頭！」

屠一刀聽他的霸子這樣說，臉上不禁露出一絲笑意，這句話聽進他耳裡，那眞比什麼都受用

。但，這句話却令血指孫豪神情都變了，剛才鐵無情一招破了他的血指，眼見蝎子就被毀了，却給這小子隨手破了，他已氣憤的覺的面上無光，此刻鐵無情又那麼鄙視他，使血指孫豪氣的那張枯瘦的臉都變了顏色，他只覺胸中起伏，今日若不宰了這個後生小輩，他簡直嚥不下這口氣。

血指孫豪怒聲道：

「你說什麼？」

鐵無情一回頭，兩道目光好冷，道：

「我要扭下你那根指頭——」

血指孫豪厲聲道：

「你沒弄錯吧？小子！你可知道你是跟誰說話？」

鐵無情笑笑道：

「你呀！你又是誰呀？」

血指孫豪怒聲道：

「我叫孫豪，江湖都叫我血指孫！」

鐵無情不屑的道：

「那又怎麼樣？會點指上功夫就想稱霸武林了，老小子，你的眼光也未免太短了，像你這種角色，只配和姓劉的在一塊，太場面上，你就很難上得了台！」

那眞是沒把他放在眼裡，不但沒把血指孫豪放在眼裡，連黃金幫幫主劉洛也給罵上了，鐵無情眞狂，狂得有理，狂的可愛，僅這份氣勢就令人心折了。

血指孫豪氣的跺脚大吼道：

「媽的！你這小子眞狂，我孫豪………」

鐵無情根本不給他說下去，一搶話，道：

「你何不試試你那根指頭看！」

血指孫豪再也忍不住了，這可是他踏進江湖以來頭一遭的事，何曾見過這麼囂張的小子，他怒吼，笑道：

「我毀了你！」

在憤怒之下，併集了全身的功力，隨着吼聲，那根手指已通紅如火，散射出一縷艷光，他踏出一步，連着五指攻向鐵無情的三處穴道。

鐵無情一咬牙道：

「好指法！」

他沒出劍，也是用手，在快的令人無法分辯出他的手是如何出擊的情形下，他已抓住了血指

孫豪那根點來的手指，暗中一吐勁力——

喀喇一响——

血指孫豪只覺指上傳來一陣痛入心肺的劇痛，鐵無情已將他那根指頭硬生生地給拔了下來，如其說是拔不如說是扭，鮮血直湧，一截斷指已挾在鐵無情的雙指上——

孫豪慘叫道：

「你！」

鐵無情將那半截手指扔給了屠一刀，道：

「我說過，我要扭下你的指頭，那是給我兄弟老屠報仇，至於你的生命，哼！那要看你是存了什麼心態了，如果你想留下那把老骨頭，就快快滾開——」

俗語說十指連心，血指孫豪痛的眼淚都要流出來了，他自稱武功高絕，那想到在人家手裡也不過是一招，就將自己那根成名的指頭給毀了，他恨聲道：

「劉幫主……」

黃金幫劉洛幫主本來還想從血指孫豪和鐵無情動手的招式上探探他的來路，那知鐵無情也不過是出了一招，就毀了血指孫豪這種超絕的功夫，得確令劉洛的心裡一緊，雖然黃金幫今日來了數百人，但，鐵鷹兄弟的難纏果然像江湖的傳言一樣。

他雙目一寒，嘿嘿地道：

「孫老爺子！別難過，黃金幫會有個交待！」

黃金幫被鐵無情那超絕的功夫震懾住了，憑心而論，血指孫豪那手指功，在江湖上能出其右者不多，可是在姓鐵的眼裡，他也不過是使了一招，范通是個很靈敏的人，他似乎已感覺出事情的棘手，道：

「當家的！老胡是怎麼辦事的？」

劉洛沉思道：

「先不要研究老胡的事，眼下咱們是如何宰了姓鐵的，看姓鐵的剛才那一招，黃金幫還沒有人能抵擋的了！」

范通嗯了一聲道：

「集合兄弟！全力博殺！」

劉洛一瞪眼，道：

「行嗎？」

范通楞楞地道：

「雙拳難敵四手，咱們就來個爛打爛！」

那知兩人正在暗暗商量，鐵無情目光已落在劉洛的身上，他在孟竹林遇伏，在那裡被胡子玉偷襲，這全是劉洛一手指使的，黃金幫劉洛即然要他們鐵鷹兄弟死，鐵鷹兄弟也不能讓他們活，他冷澀的道：

「劉洛！胡子玉可是你的人？」

胡子玉三字一落進大夥耳中，錐子首先啊了一聲，他可識得這個人，看起來忠厚老實，不涉任何江湖恩怨，每天流連於歌台舞榭，逐鹿於酒色中，誰又想到他竟是偷襲他們當家的人。

劉洛面色難看，嘿嘿地道：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鐵無情哼了一聲道：

「你黃金幫神通廣大，居然按了這麼一個線民，胡子玉善暗樁、長埋伏，尤能追踪，我們兄弟的行踪可說是他洩漏的，可惜，胡子玉功夫還沒到家——」

劉洛怒聲道：

「你把他怎麼樣了？」

鐵無情尚未說話，哈娃娜已負着手緩緩行來，道：

「沒怎麼樣？鐵少主不屑於殺他，不過，我却看不慣這種人，所以給他們放了幾隻蠱虫，你知道，蠱虫是我們七絕島的獨有之物，牠們可饒不了那個人！」

范通全身一顫，道：

「妳是七絕神君的什麼人？」

哈娃娜冷冷地道：

「別當我不認識你，飯桶！我爹說過，你是世上最會煽動事故的人，任何事，只要落進你的嘴裡，都會變成是非，當年，如果不是你，我爹不會和天下無敵、孤獨老人成為水火不容的敵人！」

范通可沒想到這個小丫頭，居然能一語道出自己的身份，更想不到她是七絕神君的女兒，他這一生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七絕神君，為了躲避七絕神君，他藏身在黃金幫，輕易不在江湖上露面，今日黃金幫圍剿鐵鷹兄弟，他身為師爺不得不跟來獻策，那知却將行踪暴露了。

他臉上劇烈的一變，道：

「丫頭！你是不知死活！」

哈娃娜冷冷地道：

「不是我不知死活，是你大限將至，我爹只要知道你的行踪，立刻就會趕來，奉勸你，快滾吧！」

范通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七絕島的神君，他是被七絕吓破了胆，七絕神君別說是要來，就是不來，他只要聽到他的名字，都會全身發抖，此刻，他一聽七絕神君要來，心裡眞是透頂兒涼，變色道：

「來呀！有劉幫主在，我怕誰？」

黃金幫幫主劉洛能不能庇護他，連他自己都沒有把握，但，捨天下之大，除黃金幫外，他又有何處可以安身，於是，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劉洛身上。

劉洛嘿嘿地道：

「范師爺！你和七絕神君的事我也聽說了，別那麼在乎七絕島，黃金幫沒怕過誰？那丫頭片子即是七絕的女兒，嘿嘿，咱們只要拿下她，就等七絕上黃金幫要人！」

范通大笑道：

「這點子太好了，我要七絕神君求我！」

鐵無情滿臉不屑的道：

「天下小人不少，但似你這種無恥小人是不多，劉洛能用你這種小人，哼，看樣子黃金幫的氣數盡了！」

劉洛冷冷地道：

「姓鐵的！光要嘴皮子是沒用的，黃金幫能屹立江湖決不是憑空得來的，今日黃金幫發誓要剪除你這孽障，替我兄弟報仇！」

他是指黃金幫二當家萬家達、血指，還有胡子玉這夥人，此刻，黃金幫已將鐵鷹兄弟困了起來，在形勢上，黃金幫也許佔了上風，可是鐵鷹兄弟個個都實至名歸的殺手，此刻若眞拚起來，死傷多少，誰也不能預料。

忽然——

黃金幫起了一陣騷動，所有目光落在那條小路上，只見胡子玉和李戟、陶明匆匆而來，胡子玉滿臉蒼白，惡狠狠的盯了哈娃娜一眼，拱手道：

「當家的！」

劉洛嘿嘿地道：

「成敗不能論英雄，老胡！別洩氣，昨日的失敗也許就是今日的成功，瞧瞧，那姓鐵的不是在咱們掌握之中！」

胡子玉憤怒的道：

「我要撕了這龜兒子！」

他是黃金幫的伏筆，黃金幫付了他十年的俸銀，劉洛一向器重他，但却輕易不用他，因爲似

胡子玉這樣的暗樁，不是重大難決的事故，決不輕易暴露他的身份，爲了追尋鐵無情，劉洛下達了命令，調出胡子玉，藉胡子玉善追踪埋伏的長才找出鐵鷹兄弟的藏匿處，胡子玉果然沒有令劉洛失望，絡於查出鐵鷹兄弟的藏身處，他們知道鐵無情舊傷未癒，此刻正是消滅鐵無情兄弟的好機會，所以連陸大、林善、范老六還沒來得及通知，就先發動了。

鐵無情的目光如電，道：

「姓胡的！本來你還有活命的機會，現在你卽然不知進退，只怕誰也饒不了你！」

胡子玉只覺面上無光，這檔子事弄的灰頭灰臉，他雙目如噴火一樣的瞪着鐵無情，厲聲道：

「媽的！看誰饒了誰？」

他和李戟、陶明三個人俱是鐵青着面孔，分三個方位向鐵無情逼來，哈娃娜格格地道：

「姓胡的，你們還眞有本事，中了蠱虫的毒，還要硬拼命，如果你們要妄動眞力，蠱毒會立刻發作。」

胡子玉厲聲道：

「蠱毒吓不了我，老實說，我們三個就是被蠱毒折磨了一陣子，才這麽晚趕過來，現在，乘我們毒還沒有第二次發作之前要殺了他！」

陶明惡狠狠地道：

「殺了他！」

鐵無情楞了一楞，陶明和李戟原是很正派的人，江湖上並無惡名，那知僅這短短時間內，陶明和李戟忽然變的凶厲猙獰，於先前所見絕然不同，他那知胡子玉長於心機，藉解毒之名，給他倆各服了一粒鎖心丸，將兩人中樞神經刺激的失了功能，中樞神經不能平衡，人便變的脾氣暴燥，狠厲而無情。

李戟變的更恐怖，眼珠子赤紅，那股濃烈的殺機使人雖站在遠處都能感覺出來，他的劍早已拔了出來，雪亮閃幌的刄光，似要將人呑噬了。

蝎子挺劍而出，道：

「這幾個人讓我們來解決——」

搖搖頭，鐵無情笑道：

「他們是沖着我來的，如果由你們出手，他們會死的不瞑目，你瞧瞧那個姓胡的，他也不會允許別人出手！」

嘿嘿，胡子玉仰天大笑道：

「姓鐵的！你眞是個好對手，是個很能了解別人心意的人，不錯，我們三個全商量過了，那裡栽、那裡爬起來，現在，黃金幫的兄弟通通不准上前幫忙，生死不論，光是我們三個出手——

」

劉洛略略一呆，道：

「老胡！」

胡子玉突然苦笑道：

「幫主！也許你會說我何苦這樣，老實說，如果李戟、陶明和我，三個人都不能幹掉姓鐵的，黃金幫就是全上了，也未必眞是這小子的對手！」

他對自己的武功有着一份自豪的信心，他了解李戟和陶明，他倆是出自太蒼和點蒼的好手，各有一個顯赫的家世，武學更是出自名門，三人聯手，那股殺勢足可蓋過任何高手，頭一次和鐵無情相遇，李戟和陶明並未眞正用過勁，那是他們心存仁厚，只想有個交待便可，現在不同了，他們已被胡子玉的藥物控制住了，被蠱毒牽引了，性情突然間轉變，突然間將心中的戾氣引發出來。

劉洛凝重的道：

「好吧！你們小心點——」

胡子玉突然手裡也多了柄劍，道：

「會的，我們不會拿自己的生命當兒戲！」

三個人三個方位，三柄冷劍俱指向鐵無情，每個人的眼神全落在他一個人身上。

26

胡子玉似乎已主宰了全場的形勢，他那柄劍特別的軟，劍光在空中點閃，劉絡對胡子玉的一切都很清楚，一見他突然亮出了劍，臉上浮現出訝異之色，道：

「老胡，你平常是不用劍的！」

一臉凝重，胡子玉嘿嘿地道：

「不錯，江湖知道我玩劍的人不多，其實我的劍比我的掌還有用，如果不是遇上姓鐵的這樣對手，我也不會輕易露出來，當家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專長裸露的愈少，愈能保持住自己的生命……」

劉絡默然了，他不禁對胡子玉的城府更了解了。

鐵無情自從胡子玉抖露出這樣一柄劍後，他的心裡已有了相當的認識，劍是百兵之王，要精要專，非一朝一夕可成，劍最難練的是軟劍，能使使軟劍的人必有深厚的內力，熱練的技巧，否則無異是自取死亡，而胡子玉就是俱備這麼多優點的人

鐵無情長吸口氣，道：

「老胡，出手吧，光要嘴皮子是無濟於事的……」

胡子玉的劍一斜，道：

「你要找死，我就早點送你上路。」

此人劍法比他的嘴皮子還犀利，看起來那柄劍只不過是歪歪斜斜的一抖，却快速的疾點而來，空中只不過是飄過一點光影——

胡子玉出手太快了，連鐵無情那麼高絕的武功都不禁心裡一震，因爲對方的劍光並不按一定脈絡出招，使他無法料到它倒底來自何處？鐵無情的身子急速彈了出去，因爲陶明和李戟已隨着胡子玉的劍勢而緊接着攻擊而上，這兩人俱是出自武林世家，個個身手超絕，雖然兩人各發一劍，看來是平淡無奇，但在內行人眼裡，其所隱含的殺機却是顫人心弦的無情。

但，鐵無情那彈射的身子却拿捏的正是時候，李戟的劍也不過是剛剛擦過他的脚底，陶明那一劍却落了空，而胡子玉的細鐵軟劍却差了半寸。

胡子玉吼道：

「好身手，」

他得確驚嘆鐵無情這超絕的身手，憑三人之力，居然勝不了他分毫，這對這三大劍手來說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陶明突然躍了起來厲聲道：

「剁了他……」

鐵無情的劍已穿了出去，那是迎着陶明發出的一劍，他人雖在空中，身子又是一躍，斜飄三尺，那勢子正好又封了李戟剛吐顫過來的長劍——

他的脚在空中一蹬——

李戟那柄劍居然被蹬脫了手，劍已飛出了七尺——

而鐵無情的身子疾速一墜，直穿過去的冷劍，已刺進了陶明的胸口，鮮血火速的噴了出來——

——。

但胡子玉的劍却借這剎那間斜劈而至——

鐵無情在一招兩式中穿了陶明一劍，踢飛了李戟的劍，這種身手使全場的人却震楞了，可是胡子玉的劍刄却已飄至他的背脊——

他身子一弓，只聽嘶地一聲——

肩上的衣衫已隨着那嘶地一聲，劃了一道口子，陶明悟着胸口的劍傷，一見鐵無情的肩背上劃了一道，厲聲道：

「好呀，老胡，再補上一劍，就解決了。」

胡子玉何嘗不想再補上一劍，他知道那一劍只不過是劃了他一道而已，對一個武林漢子來

說那是芝蔴綠豆的小傷，他也知道這一劍是偷了巧，如果鐵無情不是有意先解決了陶明，剛才那一招他決傷不了他分毫………

胡子玉嘿嘿地道：

「老陶，咱們宰了他………」

他可不放鬆任何一個可致敵的機會，鐵無情尚未站穩身子，胡子玉的身子已如風的撲過來，那柄劍在空中挽起了七八個劍花，點顫的向鐵無情全身罩下。

鐵無情忽然一個轉身，大笑道：

「我以爲你會知難而退——」

王者之劍的光華突然流閃的穿入胡子玉那疾射而至的劍花裡，胡子玉眞錯估了鐵無情的武功，他以爲鐵無情在舊創未復，新傷剛發的雙重壓力下，功力一定會七折八扣，誰知鐵無情的劍法猶高出想像之外，他想退身，但他已感受到沒有機會了………。」

那冷刄已如旋轉的車輛樣的衝了過來，胡子玉吼道：

姓鐵的，我跟你拼了………」

他知道在無法避免的情形下，他的劍刄反而朝前推了七寸，就這一瞬間，鐵無情已不屑的道

「去……」

他的劍眞是快到了眩人耳目的境界，只見那柄劍中之尊的冷劍在空中連斬三斬，胡子玉的整條手臂如切冬瓜似的共斷了五截——

慘叫一聲——

胡子玉已昏死在地上，血淋淋的一個人，變成了獨臂的血人，李戟早被這副慘景嚇呆了，他失了劍，還覺得面上無光，堂堂的太倉李家居然讓人踢飛了劍，他却沒想到雖然扔了劍，那條命却保住了，比起陶明和胡子玉幸運多了。

李戟瞪着那雙大眼，顫聲道：

「旋空八斬——」

鐵無情冷冷地道：

「你很識貨，姓李的，你如果還有興趣，盡可拾起劍來，再動一次手，看看結果會不會比他們更慘——」

李戟臉上一片憤怒，但，他却沒有勇氣再拾起那柄劍，他知道，自己只要拾起了劍，這條命就算完了。

哈娃娜跑進來，道：

「你受傷了！」

一臉關懷之色，鐵無情心裡一熱，唇角間不自覺的漾起了一抹笑意，搖搖頭，笑道：

「沒什麼？」

黃金幫的兄弟全被這種結局給嚇楞了，胡子玉的命保住了，可是永遠都不能玩劍了，陶明雖沒當場給劍穿了，那一劍之傷只怕他一輩子都忘不了，劉絡的神色大變，黃金幫由籌劃到行動全在勝算中，那知道眞正接觸下，黃金幫的高手俱栽的很快，他雙目如火，噴射着冷焰，將那股子不可遏止的殺機硬給壓了下來，

范通低聲道：

「老爺子，咱們最好是退……」

劉洛怒聲道：

「什麼話？黃金幫何曾那麼丟人過，讓人給砍了八個人就要退了，想想看，江湖上會怎麼說咱們黃金幫——」

范通嘿嘿地道：

「當家的，我要幫主退，那並不表示咱們怕了他，看看咱們兄弟，連敗幾場，兄弟們的鬥志已退縮了不少，如果此刻和對方動手，在氣勢上咱們已輸了……」

劉洛哼聲道：

「在人數上咱們是穩佔上風………」

范通點頭道：

「不錯，當家的，除非你親自動手，對付姓鐵的，因為唯有你能壓制得了他，否則，咱們非敗不可……」

劉洛嘿嘿地道：

「好，通知兄弟，咱們圍殺他們………」

范通一向很了解他們這位當家的，硬要他撤，他決不會甘心，但如果這樣一激，劉洛是非出手不可，范通知道劉洛的武功，他相信劉洛一定能宰了姓鐵的，只是劉洛在黃金幫的事務中，沒有人見過他出手，誰也不知道劉洛武功倒底有多高？

只要劉洛出了手，范通就有把握擒下七絕神君的女兒，然後，他就能讓七絕神君就範，讓七絕神君永遠不能和自己為敵。

范通那陰沉的臉上開始展露笑意，大聲道：

「兄弟，上——」

黃金幫兄弟圍滿四週，眼見幫中弟兄盡敗在姓鐵的手裡，他們憤恨，怨嘆，但，沒有劉洛的

命令，他們却不敢輕舉妄動，此刻范通的命令一下，全都鼓燥的叱了起來，上百漢子在怒叱，俱舉起刀双向中間衝來，

鐵無情斬釘截鐵的道：

「錐子，帶兄弟守住東北角，」

錐子一揮劍，道：

「好，」

立刻有十幾個鐵鷹殺手隨錐子衝向東北角，蝎子仗劍躍了過來，道：

「當家的，我在西南方………」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好，」

雲標大笑道：

「兄弟，我已注意了半天，這裡最難纏的就是劉洛那個老小子，還是由你來應付吧，其餘的，嘿嘿，雲標自信能殺個夠本，兄弟們跟我來。——」

這個鐵錚錚的漢子，此刻所表現出的勇氣和擔當眞是令人佩服，他半醉半醒的情況下，首當其衝的闖進了黃金幫人堆裡，手起劍落，人似飄花，一連十幾個漢子全躺下了。

屠一刀怒吼道：

「我也要殺……」

雖然他傷的很重，他却依然驍勇善戰——

鐵無情怒聲道：

「老屠，你給我呆着——」

屠一刀大吼道：

「不，當家的，拼了這條命也要殺幾個……」

他眞是個悍人，傷勢那麼沉重，猶躍起身來，揮洒着那柄刀，遇着黃金幫的兄弟，揮刀就殺，眞凶眞悍，居然無人能抵擋的住，鮮血隨着他的刀刄流下來……

鐵無情急聲道：

「哈娃娜，守着老屠，別讓他再傷了……」

因爲他已看見劉洛和范通雙雙向他撲來，在這種情況下，他知道，已沒有餘暇去幫助自家兄弟，所以將這保護屠一刀的責任交給了哈娃娜。

哈娃娜移身道：

「好。」

此女武功雖不頂強，身手却絕對靈活，她揮洒着冷劍緊緊貼着老屠，雖不在傷人，但却能照顧老屠。

劉洛手裡抓着一條雙節棍，厲聲道：

「姓鐵的，你過來。」

鐵無情的劍已揮了出去，道：

「劉洛，我在等着你呢……」

劉洛使的雙節棍是精鋼打成的，揮洒在半空有着呼呼之聲，他看起來有點微胖，但行動却快的令人詫異，僅是足尖一點，人已搶了過來，迎頭就是一棍。

鐵無情想削斷那兩節棍子，那知劍剛觸及雙節棍，劉洛的棍子已變，突然雙棍合在一起，兩頭露出鋒利的尖刄，棍中藏劍，劍中帶棍，這種武器武林中太少見了。

頓時——

鐵無情對這位空前強敵有了另一番估價，如果沒有超絕的身手，決無法要出這種武器，他的劍一沉，連着七招過去。

劉洛大喝一聲，揮棍迎上。

范通却看準了機會，悄悄的一掌推去，這正是范通陰狠的地方，他知道鐵無情面臨劉洛這樣

身手的人，決無法分神去注意別人，他將全身功力運足在掌上，那樣悄悄的推出，正是最厲害的殺手。

劔棍相觸——

砰然聲中，兩人各自震退了二步，而范通這掌正是等待鐵無情這一退之時，他的掌倏地加快了速度，全力的向鐵無情拍去。

范通掌早發，人却喝道：

「着——」

鐵無情的應變能力太快了，他耳際早已聽到范通的掌風之聲，一個大旋身，極快的一移步，劔刄在最快速度中一個回旋，那一劔如九天之幽的陰風樣的斜刺而來。

范通睹狀大駭，道：

「你……」

那個字只不過在他舌尖上翻了翻，范通那顆腦袋已歪了一邊，滿身都是噴洒的鮮血，一條脖子就那麽裂開一道大口子……

劉洛目眥欲裂的道：

「范通……」

雙節棍的速度夠快，已當頭揮下，但，鐵無情絕不讓自己的身子停下，他知道劉洛絕不會讓他那麽輕易的毀了范通，他砍了范通，人却比劔還溜滑的大旋身，向左邊橫着滑出七步，劉洛的棍子僅差那麽一寸的落了空，擊在地面上，揚起了一蓬塵土。

劉洛顫聲道：

「姓鐵的，我要劈了你……」

他最信賴的策士就是范通，黃金幫大小事務均由范通一手安排，使他少了許多瑣碎之事，而范通有謀士之稱，任何一件事經過他的安排，均能令人滿意，如今范通被鐵無情一劔劈了，他怎不難過傷心——

棍子挺近，已化爲劔狀，在他揮動下，那兩節鋼棍如一個遊龍似的那麽溜轉快速。

鐵無情冷冷地道：

「劉洛，你自求多福吧，今日黃金幫只怕會全瓦解，我要是你，還是挾着尾巴逃命吧。」

劉洛的心如弦板的綳緊着，他帶來的兄弟有百幾十個，可是放眼一瞧，鐵鷹兄弟個個如出押之獸，那強烈的悍勇，令他的兄弟喪了胆，毀了志，居然有的已經開始畏縮了，眼見着一個個的在人刀刄下爽命……

蝎子善哉，錐子能鬥，這兩大殺手所率領的兄弟已宰了黃金幫的弟子有數十人，滿地的鮮血

，滿地的屍首，那慘狀，令人慘不忍睹——

雲標更不落人之後，他穿梭在人叢裡，採取的是遊離戰，令黃金幫兄弟防不勝防，已死在他手下有二十幾個……

劉洛仰天一聲大笑道：

「姓鐵的，你眞行。」

鐵無情淡淡地道：

「我兄弟個個能鬥，人人善戰，比起你們黃金幫這些兄弟那是強多了，不信，你再看看……」

劉洛咬了咬牙，道：

「好，我認栽……」

他一跺脚，人已斜着飄了出去。

人在半空，已怒吼道：

「退……」

黃金幫兄弟早已撐不下去了，碍於沒有命令無人敢離開，此刻一聽劉洛出了聲，剎那間，沒躺下的，沒掛大彩的，紛紛奪路而逃，已退囘一邊——

屠一刀喘着氣，道：

「當家的，追……」

一抬眼驀見鐵無情神色蒼白，雖然挺立在風嘯裡，但，屠一刀已發覺自己那位覇子，全身都在輕微的顫抖着，那不是一種好現象，屠一刀嚇得急忙縮了嘴，忍耐着自己的傷痛，一拐一拐的移過去。

他關心的道：

「覇子，你怎麼啦……」

誰又曉得鐵無情歷經那麼多的拚鬥，原先的舊創又使他熬受了更多的痛苦，他淡淡一笑道：

「殺……」

嘴唇才那麼綻啓，一縷鮮血已自他的嘴角裡流下來，他怕兄弟看見，便將湧向喉間的那口鮮血，香進了肚子裡，雖然滋味不好受，但是，他不願意這批生死兄弟替自己擔太多的心……。

哈娃娜眸子裡湧滿了淚水，顫道！

「你傷的好重……」

屠一刀已大叫道：

「我的天哪，咱們當家的傷可不輕，我老屠眞該死，居然還埋怨自己的頭頭爲什麼不追殺下

去，我太糊塗也太自私，從不爲當家的想想………」

他是個性情中人，雖然凶殘狠厲，但，却最重情感，一發覺自己錯怪了當家的，忍不住淌了淚，二隻脚已跪倒在塵埃裡………

鐵無情激動的道：

「老屠，站起來——」

老屠這一嚷嚷，全夥兄弟全聽見了，他們顧不得拾覗自己兄弟的傷亡情形，能動的，尚有一口氣存着的，全連滾帶爬的湧過來，那份關注的神色令鐵無情掉了淚……

鐵無情在數十道目光的關注下，已忘了自身的舊創，他只覺有一股暖流塞進自己的胸口，有無數的友情在自己身邊散溢，他苦笑道：

「你們這是幹什麼？」

錐子凝重的道：

「當家的，別逞強，傷了可不是鬧着玩的，兄弟全知道你是爲了大夥，連番的出手，咱們雖然僥倖脫了這一刼，可是你，却又傷了………」

搖搖頭，鐵無情道：

「別說這些，看看兄弟躺了幾個………」

蝎子吼道：

「老大，你就別管這些好吧，眼下治你的傷要緊，需要什麼樣的藥，你分咐一聲，兄弟這就去買，千萬要記得，鐵鷹兄弟全少不了你………」

雲標沉思道：

「這是舊傷復發，我立刻開方子，給老大治傷………」

鐵無情想說什麼，可是兄弟不讓他說下去，此刻已有兄弟不知從那裡找來一頂轎子，四個人搖乎乎的抬了過來，蝎子訝異的道：

「這那來的………」

抬轎的一個兄弟笑道：

「咱們該謝謝劉洛那老小子，這小子威風八面，居然是坐轎子來這裡，現在黃金幫的冤鬼子全如喪家之犬，那個還會替他抬轎子，我們看了很管用，也讓咱們當家的過過這轎子的癮——」

鐵無情搖搖頭，道：

「你們別把我慣壞了………」

錐子笑道：

「這是什麼話，你現在受了傷，坐坐轎子不過是減輕一點痛苦，當家的，甭客氣，如果你不

上，咱們大夥就把你推進去……」

鐵無情正色道：

「我挺的住，看看兄弟，有的眞需要轎子，抬抬他們吧，別忘了，他們受了傷，比我受了傷還難過……」

一個肚子上被砍了一刀的兄弟，肚子上還在流血，兩個兄弟已扛住他，他忍着肚子的痛楚，顫聲道：

「當家的？你再推辭，兄弟寧可死在你面前……」

他眞的在抽刀子，那種堅持令鐵無情難過……

在兄弟的盛情下，鐵無情知道再推辭就顯得太矯作了，他黯然的嘆了口氣，難過的道：

「眞難爲你們了……」

勉強的上了轎，兄弟們一陣歡呼，全隨着轎子後面，疾速的回他們的窩，一場血腥的殺伐雖然落了幕，却令人泛起了無限的鼻酸，地上畢竟躺着太多的生命……

風在嚎，那份淒涼一直在四野流散……。

× × × ×

令人震駭的訊息很快的傳進了范老六的耳根子裡，他沒想到黃金幫都會栽在鐵無情的手裡，他已用飛鴿傳書通知了林善和陸大，三個人必須急速的謀商對策，以目前鐵無情的實力，他們知道決難取得優勢……

范家的玄武園在江湖上是獨樹一幟的，三面臨崖，獨有一條通路通進宅子裡，其勢雄偉，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勇，范老六唯恐鐵鷹兄弟有人混進來，已將各路口埋設了暗樁，隨時有動靜隨時都能傳報，在警戒上，那得確是萬無一失。

林善在六個貼身高手護衞下已進了宅子，陸大更不願在路上耽擱，一早就先來了，三個人立刻會面，始終沒開過口，每個人都爲目前的困境在皺眉頭。

林善忍不住的罵了一聲道：

「媽的，難道咱們眞給這小子嚇破胆了……」

范老六凝重的道：

「兄弟，三十六友也只剩下咱們三位互有來往，目前咱們利害一致，誰有苗頭誰就使出來，姓鐵的不會那麼甘心的罷了手，當初，劉洛派人跟咱們連絡，咱們還以爲劉洛在算計咱們那批黃金，故意來拉瓏我們，如今，黃金幫栽的不輕，證明鐵無情已成氣候，如果咱們怕了他避了他，咱們三家就甭再在場面上露臉了，眼前，這筆仇恨卽然化不開，那只有硬拼一途了……」

點點頭，陸大道：

「問題是誰又能幹了他……」

林善呵了一聲道：

「影子………」

影子，影子……江湖鬼無影，只見影子不見人，沒有人認得這個人，雖然只知道他叫影子，但，却沒人知道影子在何方？何處？只知道，影子就是影子，無時無刻，隨時隨地都會出現，也隨時隨地會消逝。

范老六眼睛一亮，道：

「林善，你認得此人……」

林善搖搖頭道：

「不認識——」

那不是廢話，大家如洩了氣的球，頓時全僵立在那裡，還是陸大比較聰明，嘿嘿一聲冷笑道：

「江湖上如果眞有這號人物，我就不信找不着他、兄弟，別忘了，有錢能使鬼推磨，憑咱們的財力，只要放出風聲，我相信自會有人通風報信……」

話聲甫落，宅子裡的人影一晃，隨着一聲佛號傳了進來，只見一個白袍的光頭和尚單掌什胸，凝立在大門口，這和尚長的眞是與衆不同，方面大耳，年僅三十有餘，別的出家人俱是灰僧袍，而他却是全身雪白，顯得飄逸俊雅，彷彿如畫中之人。

林善一震道：

「什麼人？」

范老六神色略略一變，道：

「雪花和尚，你不在大殿裡誦經唸佛，怎麼跑來這裡，難道你不知道我今天這裡有客人麼？」

雪花和尚合計道：

「小僧剛將大悲咒唸完，只覺得主人大廳有股煞氣，心念施主有恩於小僧，特來看看天相……」

一怔，這雪花和尚出言不俗，僅憑天相便能看出此地煞氣密佈，此僧決非普通之人，范老六哦了一聲道：

「大師可看出什麼？」

雪花瞄了陸大和林善一眼，道：

「天相之由，無非是察言觀色，看三位氣色頗差，額際俱現暗誨，最近將有大難，聽施主之

言，只知三位必有疑難之事，苦苦不能解決……」

陸大沉聲道：

「你倒底是誰？」

雪花合什道：

「和尚矣。」

陸大冷冷地道：

「聽你之言，看你之相，決非普通之輩，雪花之名，名不見傳，和尚，如果你不說出因由，只怕今日很難離開此地……」

雪花淡淡地道：

「施主胸中盡是暴戾之氣，由聲辯色，你內心裡一定有着極大的惶恐，如果和尚沒料錯，你是胆怯駭怕，遇上最可怕的敵人……」

林善一掌當胸，道：

「看你和尚來歷不明，一定有什麼圖謀，老六、此人是如何來的？他的來歷倒底怎麼樣？你可打聽清楚了，如果此人是來臥底的，嘿嘿，咱們可眞栽到家了。」

范老六一震，道：

「他善觀風水，通曉地理，上個月，他來這裡化緣，主動替我看看陽宅，說這裡地勢富貴，五路進財，是難得一見的聚富之地，唯有一點遺憾，如下改玄關，掉大門，將有血光之災……………」

林善冷冷地道：

「你信了他的鬼話。」

范老六嘿嘿地道：

「起先不信，可是我又請了洛陽神算，他是有名的陽宅風學的大家，看了本宅之後，結論與這位雪花大師如出一轍，所以我就信了他……」

林善不屑的道：

「靠嘴皮子吃飯的江湖郎中，一派胡言，我看此人必有問題，咱們三個人的談話可能全入了他的耳裡……

雪花冷冷地道：

「看施主眼裡的神色，莫非想殺和尚——」

林善大笑道：

「你果然有眼光，居然知道自己活不長了。」

林善的雙掌迅快的在空中一個交錯，呼地一掌向着雪花當胸拍去，那知雪花單掌合什，站在那裡雙目低垂，紋風不動的挺立在那裡，任林善的手掌拍落。

范老六一急，道：

「兄弟，別傷他……」

林善那一掌至少也有七成功力，在他想像中，雪花和尚也許是個武林高手，但決不敢硬挨自己一掌，他一向對自己的掌力很自信，雖不能裂金碎石，至少能一掌拍死一條牛，那知當他掌法急速而去之後，他發覺雪花和尚根本沒有回避的意思。

砰地一聲大響——

雪花和尚硬是結結實實的接了這一掌，他的身子只不過是略略的晃了晃，臉上還是那種似笑非笑的樣子，彷彿沒事一樣，還是站立在原處。

劇烈的一震，林善一呆，道：

「你——」

不但林善驚呆了，范老六和陸大何嘗不被雪花的功夫所震懾，他們是老兄弟，每人的功夫都知之甚詳，林善雖非江湖絕頂之士，但也足令人稱道了，那曉得這一掌在雪花和尚的眼裡那麼不值一笑，平淡的過去了。

雪花和尚露齒一笑道：

「施主還想再試試麼？」

林善顫聲道：

「你倒底是誰？」

雪花冷冷地道：

「一名和尚，在林大財主眼裡不值什麼？不過，你這一掌却讓你自己多受點罪，我雪花和尚是衝着三位來的，說穿了，我和尚是個玩命的………」

范老六一震道：

「大師，有話何不直說。」

雪花和尚道：

「你們怕一個人………」

點點頭，范老六道：

「大師把我們的話都聽去了……………」

雪花和尚面色稍緩，道：

「我和尚知道你們有個共同的仇家叫鐵無情，他已逼得你們三家走頭無路了，已面臨了殺身

亡命之刼，能救你們的人，只有影子………」

三個人全楞在那裡了，這和尚倒底有何神通，連他們心中所想之事都能揣測出來，此人太可怕了，可怕的令人覺得，沒有辦法將自己的隱私藏諸在心底。

范老六驚聲道：

「你全聽見了──」

雪花和尚道：

「那是我的本事要解你們三家的刼數，除我雪花而外，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人了，別看黃金幫劉洛能呼風喚雨，手下有數百之衆，要對付鐵無情，不是雪花小看他們，他還差的遠呢──」

陸大如洩了氣一樣。道：

「大師可有方法教我………」

此刻，他的口氣也變了，態度更是差的十萬八千里，擧目天下，有雪花這種道行的不多，陸大是個老狐狸，他是個見風轉柁的高手，在這種情形下，他立刻給自己留了條後退之路。

雪花滿臉不屑的道：

「你是三個人中最壞的人，孤獨老人是你師父，你連他都想毀了，可見你是個見利忘義，沒心沒肝之人，好在我雪花和尚也不是什麽好的來路，管不了那麽多，咱們相見，只能說是爲了共

同的利益──」

這一番話把陸大給駡的面紅耳赤，羞憤的幾乎要找個地洞鑽進去，他眞佩服雪花的本領，能將他的底細摸的如此清楚，暗地裡，陸大還眞有了寒意──

陸大一震道：

「大師，你………」

雪花哈哈一聲道：

「別以爲我是存心幫你，只是我一個人力量有點單薄而已，如果有你們三位幫忙，嘿嘿，我的工作比較順利而已………」

范老六訝異的道：

「大師有何要我們效勞的地方………」

雪花凝重的道：

「我要姓鐵的死的很慘，要他所有兄弟都化成一堆白骨，憑武功，我尚沒有把握，如果你們能弄到天衣老人的十神露，我保證能替你們除了鐵無情──」

十神露是天池天衣老人的守門之露，一滴入水，連地都能毒死人，天池的天衣老人在天池百里內散了十神露，鳥獸不渡，人皆絕跡，只要進了百里內，不論人獸，無一能倖免亡命之厄…。

林善大叫道：

「媽呀，那怎麼弄？誰也不認識天衣老人………」

陸大滿臉寒霜，道：

「和尚，你說的太差了，我們不識不舊，你憑什麼要幫我們除去姓鐵的，天下可沒白吃的晚餐，你何不說明白，免得我們互相猜忌——」

雪花嘿嘿地道：

「好吧，三位都是江湖人物，不會不知道百善大師，他是怎麼死的，你們應當比我還清楚———」

范老六哈哈大笑道：

「百善大師和窮家幫聯手毀在姓鐵的手裡，這已是舊聞了………」

雪花滿面殺機的道：

「他是我哥哥………」

一震，這事總算有個譜了，百善如果是雪花的老哥，雪花爲了替乃兄復仇，而找上他們合作，這就能順理成章了，雪花見他們三個不語，冷哼一聲道：

「三位還有問題麼？」

范老六沉思道：

「大和尚，你是有意和我們合作………」

雪花冷冷地道：

「幹不幹，由你………」

陸大嘿嘿地道：

「當然幹，不過，我陸某人想知道，大師準備如何下手，十神露固然難求，但，憑陸某人的手段，我相信可以弄到手………」

雪花嘿嘿地道：

「怎麼幹？是我和尚的事，那就不要諸位費心了。」

陸大想了想，道：

「好，十天之內我會將十神露交給大師………」

驀地裡———

空中響起了一聲銀鈴般的長笑，屋子裡的人俱是一震，這地方暗樁四伏，有人混進宅子，居然是神不知鬼不覺，那些暗樁連一點感覺都沒有，豈不是太可怕了，雪花沉穩的站在那裡，范老六和林善却全變了色。

范老六吼道：

「誰？」

格格的笑聲不絕，已在宅子裡各處響起，這個人彷如飄浮空際的幽魂，那麼不可提模的忽前忽後——

笑聲一歇，每人耳邊響起一陣話聲道：

「有了十神露，有了雪花，沒有我，你們還是殺不了鐵無情，要想一勞永逸，你們還要邀邀姑娘我……」

話聲隨即而落，一個滿身杏黃羅衫的少女婷婷的立在他們的面前，雪花和尚看了她一眼，道：

「我知道你會來——」

那少女冷寞的臉上露出了笑意，道：

「有這種場面，打死我也來………」

雪花大笑道：

「他們未必喜歡妳來——」

哼地一聲，那少女冷笑道：

「那我就走，待會兒他們會求我留下來。」

說着一轉身，當真要離開這裡，范老六迅速的攔在那少女的面前，冷冷地道：

「姑娘愛來就來，愛走就走，未免太不把姓范的放在眼裡了，這裡是范家，可由不得你…………」

27

那知那少女根本沒將范老六的話放在心裡，格格一陣長笑，人突然一掠而失，范六那麼高的身手，連她怎麼去，怎麼來都沒看清楚，他呆了呆道：

「她……」

那口中的她也不過是在嘴邊上略一溜閃，那美艷少女又站在他的面前，她滿臉都是不屑的樣子，道：

「范家又怎麼樣，深宮大院我都來去自如，誰也管不着我，何況是小小的范家……」

范老六望了雪花一眼道：

「大師，此女倒底是誰？」

雪花和尚合什道：

「三位不是要找她麼？怎麼還來問我呢……」

陸大全身一震道：

「影子——」

影子會是個女的，這得確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范老六和林善睜大了眼睛，猶有不信的望着這位少女。

雪花呵呵地道：

「影子姑娘，三位施主剛才還談到妳……」

影子淡淡一笑道：

「三個老狐狸找我沒好事，他們辦不了就想用銅臭來壓人，哼，可惜，我影子可沒看上那些銅臭味……」

林善連忙一拱手，道：

「影子姑娘，我們是有眼無珠，不知是妳大駕光臨，有失遠迎，尚請恕罪，有你參入，姓鐵的是死定了。」

影子冷冷地道：

「你怎麼知道我一定會參與……」

林善大笑道：

「姑娘，如果妳沒意思，妳不會跑來范家，即然進了門，那就是咱家人，咱們何妨大家把話說清楚。」

影子神色微紅道：

「誰跟你咱家人——」

范老六嘿嘿地道：

「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姑娘、范、林、陸三家需要妳幫忙，不怕姑娘你笑，我們三家得確已是山窮水盡，被姓鐵的逼的走頭無路了……」

影子嘿嘿地道：

「你們這是跟我談條件——」

陸大點頭道：

「不錯，如其打啞謎，倒不如把話說清楚………」

影子面色一寒，道：

「那好，我只告訴你們一件事，窮神是我乾爹我是為了乾爹而來，否則，你們就是想見我，也沒有那麼容易………」

陸大嘿嘿地道：

「這一說，我明白了，窮神已成了廢人，對這位一代前輩，我們衷心敬佩，姑娘，現在咱們利害一致，敵人只有一個，如果大家能將那小鬼子除掉，咱們通通解了隱憂，姑娘，你有何條件，我們都會答應………」

影子瞄了雪花一眼，道：

「雪花和尚曾提到十神露，你們只要找到十神露就算幫了大忙，至於細節，我會和雪花商量——」

陸大點頭道：

「那好，十神露由我負責………」

影子嗯了一聲道：

「雪花，鐵無情的行踪已查出來了麼？」

雪花點頭道：

「和尚早已掌握他們的行踪了，行動只要開始，我相信他們連抵抗的能力都沒有，咱們愛砍那個就砍那個……」

陸大嘿嘿地道：

「把姓鐵的交給我………」

「不的一笑，影子道：

「誰都別想動他，他是我的………」

她一想這話頗有語病，臉上頓時飛紅起來，雖然她是江湖上最神秘的影子，可是她畢竟還是個少女，一個正值青春的少女，忽然說出這種話來，敏感的她，立刻發覺自己話太多了。

雪花冷冷地道：

「卽然都決定了，咱們就等日子吧。」

和尚不見了，影子也不見了，他倆的身法眞是快到了極點，僅眨一眨眼，兩個人同時消逝了，只剩下這三位老弟兄傻楞楞的僵立在那裡，雖然他們覺得長江後浪推前浪，年靑輩的個個都比他們強，可是，一想到心腹之患卽將淸除，心裡還是愉快的……

酒是最能慶祝好日子的，他們喝了酒，酒能讓他們得意，也能讓他忘了煩惱，他們盡情的暢飮着——

×　×　×

蒼翠的山野，遍佈了鮮艷的小黃花，那薰然的微風將花絮吹動的在半空裡搖曳，一片黃浪，美的如一群飄舞的蝴蝶，那麼風姿卓夷的令人沉醉……。

野花的芬芳令人沉醉，徐徐的風令人陶然，在那片黃綠的野地裡，鐵無情躺在鬆軟的草茵上已有個把時辰，他懶散的讓自己心情放鬆，盡量屏除一切雜念，在這樣的環境裡，他將那重發的內傷，用至高的內力去平撫，去治療，這段日子雖然他總是獨個兒的在這裡練功，但，那份鬆馳的心情，已使他內傷好了八九，他知道再過兩天，他就可以完全康復了。

花香讓他沉醉，微風令他鬆軟，那柔和的光焰，更令他心胸開懷，他微閉着雙眼，讓大自然的美與他溶合，讓大自然的靈秀與他同在………

沙沙沙——

那是蓮步踏着草梗的細碎聲音，也是花梗折斷的脆響，他彷彿已知道是誰來了，每天在這個時候，哈娃娜總是提着飯盒，爲他送來最豐盛的一餐。

蓮步聲在他身邊曳然而止，他知道哈娃娜已知道他藏身的地方，雖然他選了個枝葉茂盛的地方，如不注意很難發現他躺在這裡，但，他決對相信，自己只要不出這片花叢的範圍，哈娃娜決定找不到他………

人卽然到了，他還有必要再裝下去麼？

他連眼皮子都沒睜開，已說道：

「妳來了。」

對方沒有回答，但却傳來她轉身的聲音，因爲脚步已踩亂了草葉和花梗，有着碎落的沙沙之聲，她似乎嚇了一跳，却始終沒吭聲——

鐵無情哈哈地道：

「你還跟我玩捉迷藏………」

他也有意要嚇哈娃娜一跳，忽然挺直了腰桿，脚略略那麼一蹬，人已從草叢裡躍起，一雙手已向眼前那個朦朧的黃影抓去。

只聽一聲嬌呼道：

「你………」

鐵無情驀然驚覺有些不對，立刻現身縮手，雖然他應變的能力已夠快了，手還是碰到了那位黃衫手女的手，那位黃衫女子的反應也夠快了，在剛觸及的刹那，人已縮退了半步，但，她一顆心却在被觸及的刹那而狂跳不已，一張臉更是羞紅的如晨間剛露的太陽……

她滿面驚異的道：

「你……」

那張粉靨更美更好看，鐵無情的目光刹那間被她那出色的美吸引住了，原本憤怒不安的黃衫少女，似乎也沒料到眼前的年青漢子，在驚惶錯愕的神色裡，透着那麼令人折服的俊逸，她本來就想發出自己的憤怒，那知，當她看見鐵無情的神色後，她將那些罵人的字眼全部嚥回肚子裡，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今日怎麼會有那麼好的脾氣，她對陌生男人從不假以辭色……

楞了一楞，鐵無情吶吶地道：

「對不起，我弄錯人了………」

一片紅暈從那少女臉上閃起，她故意淡然的道：

「你經常都會認錯人麼？」

雖然僅僅是短短一句話，落進鐵無情的耳朵裡，只覺那顆心有着不平常的躍動，他苦笑一聲，吶吶地道：

「不，這是我生平第一回………」

那少女格格一笑，道：

「都是一樣的話，男人眞俗氣——」

搖搖頭，鐵無情誠摯的道：

「不，我說眞的………」

黃衫少女此刻顯得更大方了，不似剛才那種落魄的樣子，她眨動着那雙恍如會說話的大眼睛，道：

「你有個很要好的女孩子………」

點點頭鐵無情道：

「可以說是不錯。」

黃衫少女格格地道：

「你們約好在這裡見面，於是，你把我當成了她，結果你弄錯了人，我說的可都對……」

鐵無情在這種情形下，只好苦笑，又點點頭。

黃衫少女大眼一動，道：

「你們可眞會找地方，淡雅的一片黃花地，兩個有情人在這裡談心說悄悄話，咳，這眞是古人所說的花前月下，可惜現在沒有月亮，不過已經很有詩意了。」

這少女的一張嘴還眞靈巧，幾句話就說的鐵無情滿臉通紅，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回事，遇上她，自己那張嘴忽然變的笨拙起來，只好苦笑道：

「姑娘說笑了，她給我送飯……」

黃衫少女滿臉羨慕的道：

「那眞有情調，天幕爲帳，黃花爲地，在這樣的風光裡啃着羊肉，或雞腿，再小酌一番，公子爺，只怕連黃帝老兒都沒這份福氣——」

鐵無情嘆道：

「姑娘眞會說笑。」

黃衫少女淡淡地道：

「她一定很美——」

一怔，鐵無情道：

「是不錯。」

黃衫少女格格地道：

「如果不是個很美的女孩，那能配上你……」

鐵無情尬尷的道：

「其實姑娘也很美……」

他也不知道自己何來這麼大的勇氣，居然向一個陌生的少女說出了這樣的話，當他話出之後，他忽然後悔起來，他眞怕那位黃衫女子會生起氣來……

那曉得黃衫少女聽完這話後，不但沒有生氣，一張雪白如花的臉靨上，居然露出了一種令人神思之色，她臉上略略有種羞紅，道：

「能讓你這樣的人讚美，是件很榮幸的事——」

鐵無情雖然武功蓋世，智慧甚高，但，他畢竟是初涉情關，那曉得天下女人，那個不愛美，那個不願被人讚譽，黃衫少女是個女人，是個美麗的女人，自然愛聽讚美之言，當然會情不自禁的歡欣受用。

鐵無情被她那種神態吸引住了，道：

「但願我沒有讓妳生氣——」

黃衫少女訝異的道：

「生氣，我那會，我還覺得蠻有意思呢……」

鐵無情還想說什麼，黃衫少女已如那搖曳的黃花。人已向遠處飄移而去，他楞楞地道：

「姑娘，能否請教芳名……」

黃衫少女一面走着，道：

「就當我是個影子吧，願能再見到你……」

鐵無情呆住了，嘴裡喃喃地道：

「影子……」

他僵立在草梗間，鼻息裡飄進徐徐縷縷的清香，這少女彷彿是這片野黃花一樣，雖然就在眼前，卻有種觸不可及的朦朧感覺，而她果然像個黃影一樣，眨眼間已失了踪影，鐵無情唯有在那裡回味剛才的片片憶縷——

× × ×

晦暗的日影已藏身在那糾結的雲堆後，清涼的風在草梢上飛嘯而過，那烏黑的天際，如罩上一片黑幕，漆黑一片，僅有那棟大屋裡透着一縷昏黃的燈影，鐵無情很珍惜的拭揩他那柄王者之劍，這柄劍讓他歷經過不少的殺伐，曾讓他在揮殺中贏得空前的勝利，他愛這柄劍更甚於愛他的生命，幾乎是每天夜裡，他都會拭揩着它……

劍能通靈，這是古人傳下的神話，鐵無情愛劍如命，不禁就對自己這柄劍顯得特別留意，今夜他忽然有種感覺，劍刃散射出的冷凝似乎不如往昔那麼流——

他輕輕彈了彈劍身，一縷清越的吟聲隨着落指而飄揚出來，他詫異的道：

「怎麼聲音有點悲愴……」

唯有愛劍的人才能體會出劍的差別，他忽覺心裡有種不平常的跳躍，看了看窗外的黑夜，自言自語道：

「難道今夜有事要發生——」

劍氣灰茫，劍聲悲愴，對一個劍手來說，那可是不尋常的兆頭，鐵無情雙眉一軒，立刻道：

「蝎子——」

隔壁的蝎子已聞聲而入，道：

「當家的，你叫我……」

嗯，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守夜的弟兄要特別留意，別在大夥鬆懈的情形讓敵人給混進來，要知道咱們歷經幾次事情後，已知道敵人狡滑的令我們寒心，前段日子，如果不是黃金幫錯估了咱們，也許咱們全栽在人家手裡………」

蝎子一向對自己這位年青當家的衷心佩服，他雖然年歲輕輕，當上大夥的霸子，處事之歷練，遇事之沉着絕不下於他們這批老江湖，他知道霸子一定有所驚覺，否則不會說出這樣一番話，連忙道：

「怎麼？有什麼不對——」

鐵無情淡淡地道：

「那倒沒有，不過，我總覺得咱們四週彷彿隱藏着一些什麼？說也說不上來，大夥還是小心點好。」

蝎子哈哈兩聲道：

「當家的，鐵鷹的名，霸子的號，如今在江湖上是金字招牌，黃金幫、窮家幫在道上何等顯赫，遇上咱們又怎麼樣，還不是——」

一擺手，鐵無情不讓他說下去，道：

「別那麼自信，咱們雖然是響了，紅了，可是，那只能說是僥倖，你沒聽說陰溝裡翻船這句話麼？小的不注意必有大禍，誰也不知道那天咱們是如何的栽在人家手裡，知道的敵人不可怕，不知道的敵人才會令人擔心，想想看，江湖上跟咱們有仇的有多少——」

一席話眞敎蝎子五體投地，勝不驕，敗未諉，霸子獨特看法正是一般人所疏忽的，他拱手道：

「當家的，我出去巡一下子。」

揮揮手，蝎子已移身跨出大門，很快的消逝在屋外，夜裡，屋子四週百公尺內，全插了旗，所有暗樁都潛隱在敵人所無法注意的地方，蝎子巡視了每個暗哨，都用事先研議的暗語，全都安然無事，他長吐了口氣，托天之幸，沒有一點事故，他有點埋怨霸子的多慮了………

推開門，蝎子道：

「沒事………」

鐵無情的雙目如兩隻炬光般的盯着蝎子，他那種訝異的神色令蝎子不安，看了看自己身上，道：

「當家的，有什麼不對………」

鐵無情問道：

「你去了那裡，臉怎麼變的那麼青紫……」

蝎子不信的道：

「我那裡也沒去，只不過是去各地看了一下……」

鐵無情沉聲道：

「運運氣——」

蝎子神色慘重，道：

「氣不能提，手脚俱不聽使喚——」

砰地一聲，鐵無情立刻道：

「這是一種罕見的毒，立刻把他們召集在這裡，我想咱們可能遇上空前的麻煩了……」

錐子，屠一刀和雲標聞聲而至，他們一見蝎子那神色俱驚叫起來，這是什麼毒？屠一刀移身，道：

「有人下毒——」

哈娃娜佇立在門口，伸手將屠一刀攔住了，她面上一片凝重道：

「別出去，露水、草叢、樹梢全給十神露沾上了，只要有風、有霧，十神露無孔不入，中者雖不會立卽而死，至少你不能動武了……」

屠一刀全身一震，道：

「你怎麼知道：：」

哈娃娜哼地一聲，冷笑道：

「別忘了我是七絕神君的女兒，七絕島上，我爹將毒絕幾乎全傳給我了，雖然我學的不精，但對這聞名天下的十神露却決不會看走眼……」

屠一刀顫聲道：

「天池十神露，難道天衣老人來了。」

錐子急聲道：

「哈姑娘，你卽然知道蝎子中了十神露之毒，那一定知道如何解法，咱們總不能眼看着他立刻死了……」

哈娃娜苦笑道：

「十神露的解方，連我爹都不一定能摸的準，好在蝎子只是沾上一點，而沒有吃進肚子裡，此毒由內而發，立卽死人，如外而內，至少可活七個時辰，在七個時辰找不到解藥，那只有聽天由命……」

蝎子吼道：

「我不怕死，剛才我只不過在外面轉了一圈就沾上了，可見這林子四週都給對方洒了這玩意

，兄弟們只要不出這屋子，就不會沾上，現在，我要出去看看那班子弟兄，他們是否跟我一樣——
——」

搖搖頭，哈娃娜道：

「別看了，誰也逃不掉這種毒的漫延，守哨的弟兄可能比你還嚴重，我這裡有七絕島的避毒丸，每人先服一顆，雖不一定有效，至少能延遲十神露的發作時間——」

她掏出一個黃玉瓶來，立刻將避毒丸分給了大家，鐵無情的神情很難看，他怒聲道：

「何人這麼無聊……」

屠一刀呸聲道：

「那還用說，一定是些見不得人的鼠輩，否則他就不會用這種手段了……」

屋外倏地響起一聲冷笑，道：

「死到臨頭，還在口出狂言……」

屠一刀怒叱道：

「有種進來……」

他性子最烈，一聽屋外有人說話，立刻回敬了過去，那知屋外傳來不屑的大笑，道：

「別急，十神露的毒就快發作了，我要讓你們一屋子的龜兒子全沒有動手的能力，再一個個的宰

鐵無情雙目一寒，道：

「咱們不能在這裡等死……」

錐子一震道：

「當家的，你……」

鐵無情豪氣干雲的道：

「咱們出去，至少可知道何人下的手，乘十神露尚未完全發作之時，殺他夠本，如果等毒發作了，咱們只有束手任人宰割了……」

屠一刀嘿嘿地道：

「好呀，當家的，你眞說到我心坎裡了。」

忽然——

屋外響起一連串的脚步聲，這批脚步聲有數十人之多，錐子推開窗子，黑夜裡，只見數十道火把燃起，一批黑衣漢子已將這大屋重重包圍住了。

哈娃娜面色蒼白的道：

「他們居然不畏十神露的毒，可見他們一定服了解藥，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們只要知道誰下的毒，硬逼他拿出解藥來……」

屋外，立刻有人接話道：

「有解藥，你們出來拿吧。」

只見汹汹火光下，一個全身白衣的年青和尙，傲然的站立在窗外，他白袍飄舞，一副洒脫的樣子，雖是個和尙，依然有種令人畏服的神色。

屠一刀怒道：

「媽的，他是誰？」

那和尙大笑道：

「雪花和尙，聽過嘛——」

雪花和尙是陌生的，屋子裡聽過的人居然找不出一個，這會是誰，居然能使用十神露來殘害鐵鷹兄弟，他會是個默默無名之士麽？十神露是天衣老人的秘鍊之寶，江湖上雖有百毒門，唐門諸家，但，這幾個毒門却始終不和天池天衣老人爲敵，因爲天衣老人的毒獨樹一格，連各門派都不輕易招惹。

屠一刀憤憤地道：

「天衣老人和你什麽關係？」

雪花和尙冷笑道：

「風牛馬不相交，你是屠一刀，我聽過你的大名，聽說你是姓鐵的腿子，跟前跟後，人見人厭……」

屠一刀聞言大怒，厲聲道：

「我宰了你這個和尙……」

人在憤怒之下是沒有理智的，屠一刀就是不能生氣，生氣就失了理性，他的刀已迅快的揚起，隨着那聲大吼，人已穿窗而去。

只見一片刀影，耀眼奪目的滾去。

錐子叫道：

「老屠，回來。」

老屠此刻那聽得進去，刀影流閃間，已撲向雪花和尙，雪花和尙只不過是略略那麽一移身，合什的掌刄已斜推而去。

一股浩壯的勁力已汹湧沸起——

老屠只覺胸前氣勁鼓盪，那流閃的刀居然遞不出去，緊接着他覺的全身一顫，在顫索中，他人已無力的跌坐在地上，臉上一片青紫。

十神露在他身上發了威力，他也中毒……

他顫聲道：

「你卑鄙——」

雪花得意的仰天大笑道：

「這裡每一處都洒下了十神露，它只要沾到你身上一點，你這輩子就別想玩刀了，因爲十神露最大的特點就是要你提不起功，然後，我們愛殺愛砍，全憑我們，老屠眞可惜，名列十惡之名，却那麼不堪一擊，我準備要小兄弟把你的肉一片片的割下來………」

屠一刀想不到雪花這麼惡劣，口語都不饒人，他中了毒已經很窩囊了，如今還遭雪花戲弄，那股火眞能要了他的命，他氣的怒聲道：

「和尙，只要姓屠的死不了，有一口氣在，我保證，不會饒了你，那怕是咬你一口，我都很痛快………」

雪花滿臉不屑的瞄了他一眼，然後，看都不看他一眼，然後，他一擊掌，二個漢子奔了過來，他嘿嘿地道：

「把他掛起來——」

掛起來，那就是要把屠一刀給活活的吊起來，雪花和尙這一招還眞狠，他知道屋裡的人不敢輕易衝出來。因爲十神露的威力太大，任誰都難抗拒它的毒，人只要踏進屋外，那無異就是送死

，屋裡的人不出來，他也不能衝進去，他知道，自己只要一進屋子，鐵鷹兄弟就會捕殺自己，雪花不是笨人，他現在已穩贏不敗的情形，可不會輕易冒險………。

但要引出屋內的人衝出來，那就必須要用方法——

吊起老屠，鐵無情決不會坐視，他雪花和尙在來這裡之前，已精研過鐵無情的個性，專長，還有他那特殊的武功，以鐵無情那種充滿俠義的心性，他斷不會眼看着自己兄弟給人折騰………

這一着雪花和尙得確是眼光獨到，看的眞準——

那兩個漢子把屠一刀一架，身上已被綑了繩索，屠一刀空有一身武功，此刻輭的連手都抬不起來，他破口大罵，但，那無濟於事。

鐵無情的眉頭皺了皺，他恨的一咬牙，道：

「雪花，先別動老屠，你想幹什麼？」

雪花大笑道：

「很簡單我只要你的命………」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你和我鐵某人有仇………」

雪花和尙恨聲道：

「有不共戴天之仇……」

鐵無情微微一楞，道：

「在下印象裡，似乎沒有雪花和尚這個人……」

雪花和尚道：

「不錯，你沒見過我，我也不認識你，可是我的哥哥，你決不會忘了他，因爲他曾挨了你一劍——」

鐵無情想了想，道：

「令兄是誰？」

雪花和尚大聲道：

「百善大師你還記得麼？」

鐵無情啊了一聲，少林百善大師三弟，此刻他終於明白是怎麼回事了，百善是少林叛徒，心腸之惡，令人髮指，那一臉的僞善之相，連他都被騙的團團轉，鐵無情不屑的道：

「他死不足惜。」

雪花和尚哼聲道：

「別忘了，他是我兄長……」

鐵無情冷冷地道：

「怨有頭，債有主，姓鐵的宰了令兄，這事就由我鐵某人承擔，立刻給我兄弟解藥，我姓鐵的會跟你做個了斷，如果，你連我兄弟都算上，那咱們只有拼了……」

雪花和尚大笑道：

「拼了，你拿什麼拼？現在的鐵無情在我眼裡連一堆狗屎都不如，我只要耐心的在這裡等，不怕你們一個個不出來送死……」

鐵無情冷笑道：

「雪花，那會兩敗俱傷……」

雪花大笑道：

「我砍了你兄弟後，看看如何個兩敗俱傷——」

一移身，已沉聲道：

「吊起來，一刀刀的砍了他……」

屠一刀在那兩個漢子的挾持下，長索已把他吊起來，離地面只有三尺，他急的在半空裡眨眼，雪花的一句話，那兩個漢子的刀已抽了出來。

點點頭，雪花已告訴那兩個漢子該怎麼出刀，他倆面上露出一抹陰毒的笑意，刀已舉在半空

——」

他們要砍了老屠的那雙腿……

雙目如火樣的閃過，鐵無情厲聲道：

「誰敢——」

誰也沒看清他是如何出來的，但，只覺得有一陣風閃過，每人的臉上都感到一股溫熱，他人已闖出屋外，還帶着一片冷光，只聽空中傳來兩聲慘叫，那兩個黑衣漢子已挺直的躺在血泊裡，鮮血從他們胸前湧出，他們的刀扔在旁邊，真難令人相信，他們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屠一刀的繩索已斷，人已坐在地上——

雪花和尚仰天大笑道：

「我以爲你還會縮在那裡呢……」

鐵無情面上寒意一湧，道：

「雪花，看在上蒼那份好生之德的份上，把十神露的解藥交出來，別讓殺戮染滿四野，你是個出家人，出家人的心應當是寬厚的……」

雪花怒聲道：

「放屁，出家人就不殺生了，我老哥是個出家人，結果你殺了他，我是個出家人，出家人也

有替兄長報仇的權利，今日，不幹了你，嘿，雪花決不離開……」

鐵無情淡淡地道：

「只怕你毀不了我……」

雪花和尚心弦一震，道：

「除非你不畏毒，十神露拿你沒辦法，不過我不相信，天下還沒有人能抵的住它的毒，更沒有人能解它的毒，除非天衣老人來了。」

鐵無情大笑道：

「你看，我像是中毒的樣子麼？」

得確，鐵無情掠身殺人，飛身落地，至今猶若沒事一樣，已出乎雪花和尚的意外，但，雪花和尚終究是個武功高深的僧侶，他略略觀察了一眼，大惊道：

「氣罡——」

在黑夜裡，只見鐵無情全身如鼓了氣似的，一蓬濛濛的白氣自他身上散發出來，這種至高無上的內家心法，使雪花心底透涼，他決沒想到鐵無情的功力已達到了這種人天合一的地步。

淡雅的一笑，鐵無情道：

「不錯，你很有眼光——」

雪花和尚大叫道：

「姓鐵的，別得意，氣罡固可護住你的身體，可是，只要是個武人，都知道它支持不了多久，也最耗眞力，我不相信你還能站上半個時辰……」

鐵無情的劍一斜，道：

「有半個時辰的時間足夠了，我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內殺了你，雪花，你何不出手試試——」

雪花嘿嘿地道：

如果我要耗着，你決支持不下去。」

鐵無情胸有成竹的道：

「我不會給你機會，因爲我知道我本身的能力，雪花，如果你打這樣的如意算盤，你就完全錯了。」

雪花和尚面色一凛，道：

「咱們就試試看」

鐵無情絕不會讓對方有試試看的機會，他知道氣罡所耗的眞力有多少，劍刃在一閃間，人隨劍，劍伴人，如大暑天裡的烈陽，燦耀的一片寒光，如半空降下的龍捲風，當頭罩向雪花和尚。

雪花和尚決沒想到鐵無情移動的那麼快，快的令他連心理準備都沒有，當他發覺對方的劍已疾勢而來之時，他滿面驚心的疾速閃避，但，鐵無情豈是那麼容易對付的，那柄劍緊隨着雪花射去。

雪花和尚大惊，道：

「好劍法。」

就在他揮掌硬拼之時鐵無情直覺的感到有個人影往自己左側撞來，他疾速的一脫身子，只見一個黃衫女子冷冷的站在那裡。

一震，她的身子好快，那簡直不是一般的輕功身法，快的連鐵無情都直嘆弗如，她倒底是誰？

兩個人都停下了身子，黃衫少女一見是鐵無情，臉上立刻浮現出一片詑異之色，道：

「是你，」

鐵無情更是楞在地上，他決沒想到眼前偷襲他的人，竟是黃花地裡那個陌生少女，他呆了一呆道：

「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咱們還眞有緣……」

那少女的粉靨上頓時飛過一片羞紅，她在夢裡還曾夢過的男人，想不到又見面了，自從上次一別，連她自己都不明白什麼原因，腦子裡竟時時刻刻會浮現出這個人的影子，她曾後悔過，自

己為什麼不會問問他的名字，總以為這輩子再也看不到他了，那知道，雙方會在這種情況下再一次的碰面……

雪花和尚一楞，道：

「你認識她……」

28

兩個人在黑夜裡互相凝視着，此時沒有一個人會開口說話，但，在兩人內心裡彷彿有許多話要說，要傾訴給對方聽，這種前所未有的感受，使他倆各自暗中一惊，總覺得有很多地方似曾相識……

雪花和尚的話，兩人都沒有理會。

雪花和尚從兩人的眼神裡發覺了那種異樣的情形，他心底裡有種透涼的感覺，如果影子姑娘和鐵無情是舊識，或是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今日這整盤的計劃，會完全潰不成形而前功盡棄。

他合什道：

「兩位是舊識……」

黃衫少女冷冷地道：

「不認識……」

雪花和尚大叫道：

「那咱們還等什麼？你沒看到他那身氣罡，再過一會兒，他那股氣就要洩了，十神露就會攻

上，咱們可不能輕易饒了這賊子，不然，往後，我們全不好過了……」

黃衫少女冷冷地道：

「我自有主張，你很煩人……」

這種口吻和說辭，與她平常完全判若兩人。

長吸口氣，鐵無情道：

「姑娘也是要來殺我的殺手……」

點點頭，黃衫少女笑道：

「不錯。」

鐵無情聞言之後，突然仰天一聲長笑，此時此刻他忽然覺人的際遇好堪憐，昨日的美好，換成今日的殺機，誰又想到這位溫文儒雅的少女會是位無情的殺手，黃衫少女見他忽然一笑，微微一楞，道：

「你笑什麼？」

鐵無情輕嘆一聲道：

「人，眞可憐，我們才認識，却又要互相仇殺，這際遇只怕是我倆獨有的感受，姑娘，動手吧，我眞替我們的際遇難過……」

黃衫少女雙眸睜得好大，一股迷漾的神情微怔的望着鐵無情，半響，她才緩聲道：

「你不問問我的名字？」

嘆息一聲，鐵無情嘆道：

「相識不如不識，那樣會更令人傷感情，姑娘，我知道你要殺我，一定有殺我的理由，但，我決不會相信你會是個殺手……」

只見黃衫少女全身忽然泛起連串顫抖，她原本紅艷透明的臉靨，此刻倏忽間變得蒼白，蒼白的有些怕人，鐵無情心中一動，道：

「你不舒服……」

黃衫少女心弦顫了顫，連忙道：

「沒有……」

鐵無情淡淡地道：

「如果你不舒服，咱們就不要動手了。」

雪花和尚是何許人？他一眼就看出影子姑娘和鐵無情之間有着某種不同的關連，否則，以影子在道上的行情，就是天塌下來，他也不會色變，雪花和尚嘿嘿地道：

「影子，咱們是不是要閃（散）——」

影子這名字一落入鐵無情耳裡，他的心裡眞如雷雨般的那麼震驚，江湖上最有名的殺手影子竟會是個女人，此人不但是個女人，還是個美麗的女人，怪不得那日一別之時，她自稱是黃影子，原來她是告訴自己名字。

屋裡的錐子和蝎子更是大吃一驚，他們在殺手這一行裡浪跡了很多年，深深知道影子在他們這一行裡的行情，那可說名氣之響，手段之厲，連他們從事這一行的人都乍舌不已，自己當家的，今日遇上了這個女煞星，頓感有股沉重的壓力沉甸在心中。

蝎子凝重的道：

「當家的要小心……」

哈娃娜焦急的道：

「那怎麼辦？」

雖然，她對鐵無情的武功那麼有心信，可是由影子的眼神裡，由鐵無情的表情裡，女人最敏感的問題頓時掠過她的心頭，她是女人，她知道一個女人思慕一個男人時，臉上的表情，眼裡的神色，都會有種特殊而異樣的神色，她忽然覺得駭怕起來，駭怕那種可怕的事情發生……

蝎子可不知哈娃娜心裡想些什麼？道：

「顧不了那麼多？如果當家的眞有什麼不測，咱們拼了中了十神露的毒，也要搶救他……」

僅這幾話間，黃衫少女已將頭一甩，道：

「雪花，你當我是什麼人了，雖然我不願和這樣的一個人爲敵，可是，我乾爹的仇却不能不報，姓鐵的砍了我乾爹，我也一樣要砍了他……」

雪花大笑道：

「好樣的……」

鐵無情一震道：

「你乾爹是誰？」

影子面上一寒，道：

「窮神老爺子……」

鐵無情仰天一聲大笑，他做夢也沒想到窮家幫的當家老爺子窮神還有這麼一位標緻的乾女兒，他略收笑聲道：「我終於明白你爲什麼要殺我了……」

影子冷冷地道：

「明白就好，你準備出手吧。」

鐵無情此刻將全身罡氣發動的鼓鼓如風，他雖知道罡氣最耗眞力，但，面對着這樣高絕的敵手，他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劍已緩緩馭起。

影子那身黃衫在風中飄動，她緩緩從身後解下了一柄細薄的長劍，那柄劍沒有冷顫的寒芒，却泛射着一片黑烏烏之色，劍尖已斜指着鐵無情。

鐵無情凝重的道：

「請吧。」

影子冷冷地道：

「注意了，我的劍是不會留情的……」

影子的身手眞快速，那柄黑劍只不過是略略一抖，已挽起七個劍花，七個不同的方位，幾乎封住了鐵無情所有的退路，每一劍都是可虛可實，讓人不知道倒底那一劍是她眞正要刺出的部位。

鐵無情眞沒想到一個荳蔻年華的少女，居然能把劍法練的這樣專精，能在抖手間，發出這樣凌厲的劍法，他那敢稍存絲毫大意，在七朵劍浪臨近身體的刹那，他的劍也斜翻了出去，正好對付了那七朵劍浪。

影子似乎已知道這一招決難得手，鐵無情的劍才劈出來，她的人已不見了，已繞到鐵無情的身後，一連十三招，那麼快厲的攻了出去。

鐵無情的反應也夠快，他憑那敏銳的反應，人在長劍劈出落空的刹那，他突然一個大旋身，

長劍迎着影子的十三劍，連着點出八劍，兩人都採取了以快制快的打法，只見兩劍叮叮而響，在瞬息間，已互相攻出了三十餘招。

「突然——」

鐵無情的身子一個踉蹌，身形忽然一緩，雖然這僅是一個很小的意外，但，對一個超絕的劍手來說，那無異是稍蹤卽逝的好機會，影子姑娘那會輕易放棄這難得一見的機會，連着兩劍劈了出去。

這兩劍又快又狠，幾乎不給鐵無情有還手的機會。

鐵無情處在這樣危機的情況下，倏地躍身而起，長劍化着一縷白光，迎向對方的長劍——

噹——

兩人的身子在極短的時間內分開，影子姑娘的黃衫已被劃開了一道裂縫，但鐵無情却彷彿全身無力的僵立在那裡。

影子冷冷地道：

「你中毒了：：」

得確，在那激烈的劍擊中，他的罡氣有了減弱之象，當他準備再運功之時，十神露的毒已乘虛而入，他在不知不覺中中了它的毒。

鐵無情點點頭道：

「姑娘果然厲害，居然能讓我中毒……」

影子冷冷地道：

「你還能再鬥麼？」

鐵無情長笑道：

「雖然中了毒，姑娘有興趣，我照樣奉陪……」

雪花和尚嘿地一聲道：

「這是機會，姑娘，千萬放過他……」

影子瞪了他一眼，道：

「我自已知道該怎麼做，那需要你來提醒我，雪花，咱們只是合作，我却不必聽命於你……

……」

雪花和尚嘿嘿地道：

「姑娘，咱們即是合作我和尚就有提醒姑娘的義務，姓鐵的中了十神露，那就表示他已沒有再博鬥的能力，這種機會那能白白放過——」

影子哼地一聲道：

「我曾說過什麼話？」

雪花和尚一呆，道：

「他由你處置……」

點點頭，影子冷冷地道：

「你還能記住這點，那就好辦多了，當初咱們曾約定過，姓鐵的由我負責，人也由我處置，至於他那幫子弟兄，那要看你的了……」

雪花和尚對這位姑娘彷彿有很大的顧忌，面上雖有不豫之色，却不敢發作出來，氣的一跺腳…道：

「好，我對付屋裡的那幾個………」

錐子失色道：

「不好，咱們當家的中了毒………」

蝎子剁腳，道：

「錐子，咱們必須把當家的弄回來，我已算過，如果你我在一個翻蹤間能將當家的搶回來，咱們也許不會中了十神露的毒——」

嗯，錐子道：

「不管中與不中，蝎子，你負責搶人，我負責攻擊影子，咱們不論生死，一定先把當家的弄回來——」

哈娃娜焦急的道：

「我也去。」

蝎子怒聲道：

「哈姑娘，現在不是誰去誰不去的問題，而是如何把當家的搶回來，你守在這裡，只要給我們接應就好，咱們鐵鷹兄弟總不能全栽在十神露下……」

哈娃娜眼裡含淚，那曉得蝎子和錐子根本不給她有說話的半點機會，兩個人已如幽靈般的向屋外射去，錐子的劍又快又利，先劈向站在鐵無情旁邊的雪花和尚，雪花和尚倒沒想到錐子會先發制人，他大笑道：

「送死的來了。」

蝎子已發動了攻勢，根本不管錐子的情形如何，人一射出，照着鐵無情落去，伸手抓住鐵無情，往退路躍去，在蝎子想像中影子姑娘必會翻劍阻攔，誰知影子姑娘彷彿沒有感覺一樣，任他將鐵無情帶去。

雪花和尚一見大震，道：

「姑娘，攔下他們……」

僅這一疏神，錐子那會戀戰，一移身，人已隨着蝎子身後射回屋裡，那動作眞快眞速。

雪花和尚怒聲道：

「姑娘，你這是什麼意思？」

冷冷地，影子道：

「有什麼不對？」

雪花和尚頓足道：

「姓鐵的明明已落在咱們手裡，你爲什麼要他們將人救回去，姑娘，你只要一出劍，那個蝎子準會躺下，我眞不明白，你怎麼會突然心軟了。」

哼，影子姑娘哼聲道：

「你還怕他們跑了不成，別忘了十神露是天池老人的獨門法寶，錐子和蝎子雖然行動快速，畢竟還是中了毒，他們只要把姓鐵的弄進了屋子，保證人人中毒……」

雪花和尚一呆，拍拍那個光禿的和尚頭，道：

「我怎麼沒想到這點——」

影子冷笑道：

「你笨——」

雪花和尚此刻眼見鐵無情和那些手下個個中毒，心裡當眞一樂，他的手在揮動，站在遠處的黑衣漢子已蜂湧般向這裡撲來，將這間大屋團團的困住。

哈娃娜臉色蒼白，鐵無情已柔弱的坐在地上，這正是十神露中毒的現象，她焦急的道：

「我必須找到我爹………」

她知道七絕神君是唯一研究過十神露之毒的人，雖未必能解，至少他能讓這種毒發作的慢一點，或者不讓它再繼續惡化下去，鐵無情嘆了口氣，道：

「兄弟，你倆太傻了………」

蝎子顫聲道：

「只要能救回當家的，那怕是………」

鐵無情苦笑道：

「你倆錯了，雖然你們把我搶回來了，可是却正好中了影子姑娘的詭計，她知道，你們只要一踏出這屋子，就會和我一樣的中毒，十神露的毒，除了天衣老人，天下無人能解，眼前，你倆只怕已經和我一樣，如果他們發動攻勢，咱們如何去抵抗他們……」

僅這幾句話間，蝎子和錐子的臉色已呈現出一片青白之色，錐子暗中一運氣，滿面惊色的道：

「我中毒了……」

屋外傳來雪花和尚的不屑笑聲道：

「鐵鷹兄弟聽着，你們當家的已中毒了，現在，我要你們通通出來向我投降，我雪花和尚也許念在佛祖的份上饒你們不死，除了姓鐵的例外………」

屋裡這些鐵血漢子聞言之後，個個怒髮直豎，大眼睜得很大，雖然當家的栽了，他們却只覺氣憤塡膺，熱血沸騰，個個扯出了刀劍，準備和屋外的人拚了。

鐵無情冷冷地道：

「全部不准動手……」

那些老兄弟聞言一怔，這話由他們當家的嘴裡說出來，着實太意外了，他們兄弟個個都是肝胆相照的好兄弟，那個都是悍不畏死的好漢子，誰又再乎如何的死，當家的突然不准他們動手，那不是比殺了他們還難過………。

其中，有個吳漢生的漢子，道：

「當家的，我們不懂………」

鐵無情嘆息一聲道：

「他們的目地只是我，你們就是拚了也挽不回今日的頹勢，爲了鐵鷹兄弟不能全落在對方的

手裡，我會和他們談條件，你們………」

所有鐵鷹兄弟俱變了顏色，他們各自互相瞄了一眼，幾乎在同時的叫道：

「當家的！兄弟們生死與共，誰也不會獨活着——」

這一刻，四週的黑衣漢子在雪花和尚的指揮下已衝向屋裡，窗子上，大門上，俱已擠滿了黑衣漢子，錐子雖然中了毒，但，那毒尚未完全發作，他怒叱道：

「殺！」

那個殺字一出口，屋裡的鐵鷹兄弟已哇地衝殺過去，頓時，屋裡屋外廝殺起來，血光四處崩現，慘叫之聲不絕，鐵鷹兄弟個個俱在拼命，出手之恨，還眞將屋外的那些黑衣高手暫時擊潰。

驀地裡——

寂寂黑夜中傳來一連串密驟的急速蹄聲，眨眼間，黑夜裡，二十四名紅袍高手在陸大先生的率領下狂奔而來。

這些人手裡俱握着火油火把，洶洶之光將四野照得通明，影子姑娘冷冷地道：

「陸大！你這是幹什麼？」

陸大先生嘿嘿地道：

「姑娘！鐵無情和他那班子兄弟已困死在大屋裡，咱們只要給他們一把火燒它個精光，不浪

費一兵一卒，豈不是省很多事！」

雪花和尚嘿嘿地道：

「老陸！還眞有你的，這招可想的妙！」

陸大仰天大笑，道：

「你看我的，我要他們全變成紅燒雞！」

此人心腸甚毒，一揮手，二十幾騎已揮舞着火把，馳着繞向那棟屋子，立刻有人向屋上澆着火油，洶洶的火炬如散射的箭簇，已扔向屋頂。

火！一觸即燃的冒出了煙——

一蓬濃密的煙已把那棟大屋罩住，四處有人被嗆的咳嗽起來，屋子裡的鐵鷹兄弟已有人受不了，向外面衝出——

雪花和尚大叫道：

「出來一個宰一個！」

他們在以逸待勞的守候着，兩個鐵鷹兄弟的頭才伸出來，已被外邊的刀劍砍了下來，這種危機的情勢，立刻使屋裡的人全呆住了。

錐子長嘆道：

「眞想不到咱們兄弟會死在這屋子裡！」

鐵無情大笑道：

「那也好！至少咱們還能葬在一塊！」

此刻大夥雖在烈火的烤燒下，但，那火勢還没燒過來，濃煙雖然嗆的他們喘不過氣來，却無人想到逃生這兩個字，因爲他們知道十神露的毒已完全發作了。

陡地，黑煙中有人道：

「你不想活了麽？」

隨着那濃密的煙霧，鐵無情在昏沉中，驀見是那位影子姑娘，她眞是人如其名，身法之快，若如影子，怎麽進來的，連鐵無情都沒有看出來，他冷冷地道：

「姑娘是要殺我？」

影子冷冷地道：

「在這種情況下殺你太沒有格調了，我最不喜歡乘人之危，更不喜歡在不公平的情形下取得勝利，不過，你却是我一生中少見的敵手，殺了你我會難過，姓鐵的，殺你是必然的手段，不過都是公平的決鬥——」

搖搖頭，鐵無情道：

「好氣魄！姑娘！如果鐵某人今日能倖脫此刼，當會和你做一次公平的交手，畢竟，你是位眞正的高手！」

影子姑娘突然笑了起來，道：

「我會給你機會！」

一抖手，一個綠玉瓶子射向鐵無情，鐵無情接在手中一楞，道：

「這是……」

「解藥！」

空中只有這兩個字，影子姑娘人已消逝，鐵無情心裡一陣激盪，他做夢也没想到這個欲置他於死地的女人，會將解藥送來，在這種情形下，他已顧不得多想了，拔開玉瓶，倒出一顆顆白色藥丸，分給了蝎子和錐子，道：

「快服下！」

錐子猶疑的道：

「當家的，萬一這是毒藥……？」

鐵無情大笑道：

「咱們已經是快死的人了，還怕什麽毒藥，兄弟！姑且相信她一次，影子之名可不是那麽容

易得來的，她不會輕易的毀了她的名聲！」

一仰頭藥已入了口，哈娃娜奪過那個瓶子聞了聞，立刻分給了屋裡每一個人，她忍着濃煙的嗆咳。道：

「含一顆嘴裡，此丸不但是解藥，還可防止中毒，眞想不到那女人的心腸還不錯，沒有乘危追殺我們……！」

十神露發作的快，解的更快，天衣老人的解藥眞如神丹一樣，鐵無情頓時精神陡長，功力立刻恢復了，他雙目寒光一湧，道：

「兄弟！該咱們復仇了！」

屋外，影子姑娘雖然仍然站在寒地裡，宛如一尊石像般的望着這邊，但，她臉上已浮現出一絲詭秘的笑意，火勢加上風勢，那屋子已全在火海之中。

雪花和尙嘴上立刻泛起了獰笑，他不相信那班子鐵鷹兄弟能藏在屋子裡不出來，他已張了網，只等魚兒上鈎，陸大先生更是得意這一次他總算解了心頭之恨。

影子冷冷地道：

「這裡就交給你們吧！我不喜歡看這種場面！」

陸大得意的道：

「姑娘！火燒鐵無情，那可是難得的機會！」

影子嘴角上泛起一絲冷笑，人已緩緩而去，誰也沒有注意到她臨去的那一抹笑容，誰也不知她私下裡已和鐵無情會過了面，更不知道他們將有了更澈底的失敗——

影子的身影很快的消失在寒露裡，風在嘯——

火舌已吞噬了那間大屋，四處已有人向外衝了，那是鐵鷹兄弟，陸大先生的臉色開始凝重了，雖然他知道毀滅姓鐵的一刻已經到來，他還是凝重的道：

「陸家莊的弟子注意，今夜不准放走一個鐵鷹的弟兄，殺一個黃金十兩，逮了鐵無情黃金百兩，蝎子和錐子各五十兩……」

此話從黑夜裡飄了出去，字字句句那麼有力，場中二十幾位紅袍漢子全是陸家久經訓練的高手，聞言之後，個個精神抖擻，殺氣迷漫，畢竟，黃金的誘惑太令人着迷了，人人都守在最有力的位置，準備搶先出手。

紅袍漢子想爭頭功，黑衣漢子更不怠慢，因爲他們代表着林家和范家，他們兩家自是不甘示弱，雪花和尙已將賞金頒佈了出去，決不輸給陸家，重賞之下，人人都是勇夫，這一刻誰也不肯讓誰搶了先機。

勇氣能破百刼，鐵鷹兄弟憑了那股拼死的勇氣終於露面了，在鐵無情的領導下向屋外踏出來

了，在他們身後，濃煙密佈，火焰高漲，他們在這種情形下終於棄守那棟大屋子，所有圍堵的人都緊張起來，雖然他們全中了毒，還是讓這些人提心吊胆。

陸大緊閉着嘴唇，道：

「雪花大師……」

雪花和尚的臉也在綳緊着，嗯了一聲道：

「什麼事？老陸………！」

陸大先生緊張的道：

「他不是中了毒麼？」

雪花和尚一震，道：

「不錯！」

陸大先生陰沉沉的道：

「中了十神露而能走出來，這似乎不太可能的事，你看姓鐵的，站的還是那麼筆直，不像是中毒的樣子！」

雪花和尚嘿嘿地道：

「十神露絕毒無比，沒有解藥，誰也治不好他，除非有人送了解藥。不過，嘿嘿，那種機會太小了！」

陸大心裡一寬道：

「那好！咱們去宰了他！」

此刻，數十個紅袍漢子和黑衣漢子已在一陣吶喊中衝了過去，鐵無情仰天一聲大笑，道：

「兄弟！殺吧！咱們報仇的機會來了！」

蝎子當先衝出來，道：

「當家的！你去收拾那個和尚，這裡由我們！」

他的劍眞利眞快，一抖劍，已有兩個黑衣漢子穿了胸膛，鮮血如泉水般的湧出來，那悍烈的劍勢全隨着他身後的兄弟精神大振，紛紛揮劍殺去。

雪花和尚一楞，道：

「怪不得鐵鷹兄弟能在這麼短的時間闖出這麼大的名聲呢，他們雖然在惡劣的環境下，依然有這麼神勇的鬥志，眞不是普通人能辦到的！」

陸大心底一沉，道：

「你看他們那像是中毒的樣子？」

話未說完，鐵無情已如一隻翔翻在空中的大鳥向他倆疾掠而來，雪花和尚的手掌一合，惊聲

道：

「他還能動手……」

鐵無情人在半空，長劍已疾劈而落，道：

「雪花！你沒有機會了！」

雪花和尚驀見一片寒光暴閃而來，人已疾移而閃，他故意移向陸大先生的身邊，陸大已抖劍劈了出去，道：

「雪花！幹了他！」

鐵無情已動了殺機，臉上那股寒霜已令雪花和尚心顫胆寒的有了懼意，陸大那一劍可說是快速已極，誰知鐵無情連看都不看一眼，冷劍已劃了過去，硬將陸大那一劍給砸向一邊，雪花和尚雙掌翻飛，股股強勁的掌勁罩向鐵無情，而陸大更是拚命的連着揮出去八劍——

鐵無情處在兩大高手的夾攻下，居然面不改色，他身子連着三躍，先避過雪花和尚那浩強的掌勁，劍刃突然一個迴轉，光刃在揮動間流閃，陸大的眼睛在強光中居然看不出何處是劍、何處是影，他只覺自己的小腹上如被割開了般的刺痛，在慘叫聲中，他的肚子給挑開了，連腸子都給翻了出來。

陸大顫聲叫道：

「雪花！救我……！」

雪花和尚那份驚駭簡直不是筆墨所能形容，他簡直不相信鐵無情中毒之後還有這份威力，輕易的挑了陸大先生，他吓得急速而退，顫道：

「你不是中毒了？」

鐵無情用劍指着雪花，冷笑道：

「不錯！我是中過毒，不過，毒已解了！」

雪花和尚大叫道：

「我不信！除非天衣老人親來！」

鐵無情冷冷地道：

「他是來過了，不是他本人，却派了個人！」

雪花和尚臉色迅速大變，他身子連着旋了七旋，人已退出三丈之外，厲聲道：

「姓鐵的！我會查出來的，你等着，我會再找你！」

僅這三、兩句話的空間，人已在七丈之外，鐵無情滿臉不屑的一笑，他高聲道：

「記住！沒有下次，你還是躲遠點——」

陸大先生給劈了，雪花和尚跑了，剩下的那些漢子已知道事態的嚴重了，他們奔走、逃逸的

吼道：

「兄弟！別拼了！咱們快逃命吧！」

遍地血腥，都是屍首，這一仗是酷厲的殘殺，鐵鷹兄弟死裡逃生的情況下，個個拼命，那昂揚的勇氣，憤烈的情潮，使他們的殺意濃烈，刀刀見血，劍劍奪命，陸家和林家的手下死傷的太多了，屠一刀服了解藥後，已恢復了精神，他蹩了一肚子氣而不能參與這麼慘烈的盛會，始終認爲是件憾事，他吼道：

「媽的！我老屠居然沒有趕上這個場面！」

鐵無情呵呵地道：

「老屠！你又何必那麼嘔，機會可多着呢，以往咱們都處在挨打的地位，這幾個令人可惱的東西，處處都想毀了我們，打擊我們，我們不再被動，我們要立刻出擊，休養幾天，有機會讓你殺個夠！」

老屠一揚眉道：

「那好樣，否則我出不了這口氣！」

長嘆一聲，鐵無情嘆道：

「這次咱們能轉敗爲勝，眞虧了影子……」

老屠一呆，道：

「那女人可厲害的緊，她如果不離開，咱們的損失將不知增加多少，當家的這樣說，倒底是怎麼囘事？」

哈娃娜忽然冷冷地道：

「人家可是當家的紅粉知己，偷偷送來解藥……」

話中有話，語中含醋，誰都聽得出來，酸溜溜地、直滴進心坎裡，屠一刀是個老粗，聞言禁不住呆了呆。

那知鐵無情黯然的道：

「咱們得確欠了人家！」

一瞪杏眼，哈娃娜道：

「你只知道欠了人家，別忘了，人家還會向你索命！她救你，並不是特別對你好感，而是她不想用這種方式殺你，她要很公平的解決掉你！」

點點頭，鐵無情道：

「我明白！」

哈娃娜今日一反常態，道：

「明白就好，千萬記住，對敵人仁慈，就是酷厲自己，她這也是一種手段，正是要你欠她什麽？然後，她會慢慢的向你索回這些欠債，那正是表現她能力的地方！」

別看哈娃娜平日不甚愛說話，此刻話匣子一開，便句句鋒利，字字能响，令人對她有種刮目相看的感受。

鐵無情眉頭一皺，道：

「整理隊伍，咱們要出發了！」

連他自己都不明白為了什麽？他腦子裡思思念念都是黃衫少女的影子，他想拂掉這縷思維，可是，她却如一個看不見的幽靈一樣，一直在他眼前幌動。

蝎子將人數點清之後，道：

「當家的，咱們要出發了！」

嗯，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派出兄弟，我要林善和范老六的腦袋！」

雪飛孤、陸大已經伏首，而范老六和林善却始終輕易不露面，對鐵無情來說，他們只要存在一天，那仇恨便如啃噬他內心的一條毒蛇，使他日夜都不能安枕，想想父親慘死的情形，他眼裡頓時散射着那股無法消逝的恨意——

蝎子恭身道：

「當家的放心！不出三天，必有消息！」

點點頭，鐵鷹兄弟在當家的統領下，數十個兄弟向蒼茫的陰影中邁進，在他們身後，尚傳來聲聲兒啾般的嗥叫，那種無奈的慘叫……。

× × × × ×

西陽山神廟。

那是座已破落頹毀的山神廟，是窮家幫設在西陽的分壇，這座山神廟外表雖然已破落不堪，但廟裡已收拾的一塵不染，窮家幫弟子一大早就派人將這裡打掃的乾乾淨淨，西陽山各路山徑小路，全有窮家幫的弟子來往，這是他們窮家幫要在這裡舉行秘密會議，不容一個外人參與，所以事先全加派了人手，嚴防有外人闖入——

而在入口處，每處可登山的道上，都在路邊放了一隻破碗，碗裡盛了點殘飯，然後，在碗裡插了一根香，這是窮家幫的規矩，只要有秘密集會，破碗插香頭，只要在道上跑過，混過、或聽過的江湖朋友，都會遠遠的避開，那是告訴他們窮家幫在這裡辦事，沒事者請回避，免得惹了麻煩。

今日，西陽山各路口都放了破碗，也插了香頭。

日頭剛剛昇了起來，滿山的雲霧已漸漸散去，草梗間的寒露尙泛着晶瑩的露光，自各山道口已見窮家幫弟子，三三、兩兩的向山神廟裡行進，窮家幫有數十年的歷史，輩份高低，劃分的很明顯，每個進山神廟的漢子都是極有身份的人，依照順序站立在自己的位置上。

晌午剛過，有資格進山神廟的人已差不多全到了，沒資格或輩份低的，全坐在山神廟的四週，雖不敢高談濶論，但都在私自低語。

彷彿，窮家幫已發生了大事……。

噹——

那是窮家幫的破鑼，別看只是一面破黃銅鑼，却是數代相傳的破鑼，在這面破鑼的後面，代表着幫主的威嚴和地位，歷代祖師，都在這面破鑼下曲膝，鑼聲一响，所有在場的窮家幫弟子，全都恭身的肅立着，他們知道窮家幫的當家老祖宗到了。

果然——

不遠處，六個破衫破褲的窮家幫弟子在前開道，兩個窮家幫弟子抬着一個滑桿（卽軟轎，兩個人抬的）窮神蒼白着臉，面若黃臘樣的斜倚在滑桿上，一面破棉單子覆在他的肚子以下，而却沒看見他的脚露出來。

四週的弟子已高聲叫道：

「幫主好！」

窮神只是揮揮手，面上露出一抹苦澀的笑意，他一搖一晃的被弟子送進了山神廟…………

……。

29

山神廟裡已擠滿了幫中各分壇的重要負責人，他們一見幫主進來了，全按照窮家幫的規矩，俱單足支地，右手斜垂，指着地，那是他們見幫主的大禮，窮神斜倚在滑桿上，被抬在供案前，立刻有弟子獻上三柱香，窮神手拈信香向山神像上拜了三拜，然後，那些弟子接過三柱香，插在香爐裡。

半隻雞、半條魚、兩根醃黃瓜，一隻破碗盛着酒，這就是窮家幫敬拜先祖的供品，供品須乞討而來，不可買來上供，窮家幫雖然已歷經數代，他們却始終守着規矩——

半響，祭拜完畢，所有弟子全盤膝坐在地上。

窮神揮揮手，道：

「小毛、宣吧。」

小毛是窮家幫百忍堂的壇主，負責窮家幫的文宣工作，一切章法規矩全由他小毛負責，他立刻行了一禮，大聲道：

「窮家幫要立新幫主……」

幫中諸人似乎已料到怎麼一回事，俱沒有言語，小毛看看沒什麼反應，立刻高聲道：

「請曲姑娘上殿……」

黃衫少女由兩名窮家幫弟子陪伴下跨進了山神廟，頓時，廟裡的弟子起了一陣騷動，他們本來以爲未來的幫主一定是各分壇的重要人物中選出來的，那知却是窮神的乾女兒曲姑娘，這種結果立刻有人議論起來。

只見一個漢子站起來，道：

「幫主，這與規矩不符……」

窮神呵呵一笑道：

「高柱子，你先別說話，我會有交待的……」

黃衫少女上前叫了一聲道：

「乾爹……」

窮神面色一凝，道：

你可願意領導窮家幫上萬弟子……」

黃衫少女一搖頭，道：

「不願意……」

這又是個出人意料的答覆，要知窮家幫弟子滿天下，在江湖上自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只要是窮家幫弟子，那個不想登上此座，而曲姑娘却毅然回拒，怎不令在場的弟子訝異而震，個個都楞在那裡。

窮神全身一震，道：

「婉兒，說，爲什麼？難道你不知道窮家幫名蓋天下，幫中人才輩出，誰能領袖窮家幫誰就能擁有天下………」

曲婉兒搖搖頭道：

「乾爹，窮家幫固是天下第一大幫，但，婉兒志不在此，我只知道乾爹的脚給人剁了，那個人是空前之敵，婉兒和他交手，却沒能替你老人家報仇………」

窮神一顫道：

「連你都不行。」

窮神對自己這位乾女兒的武功知之甚詳，功力之高，劍術之精，連他都自嘆弗如，江湖上雖不知曲婉兒之名，但對影子的大名却不會陌生，如今連她都不是鐵無情的對手，可見鐵無情是何等高絕了。

曲婉兒黯然的道：

「我倆雖難分高下，但，我決不願和這樣的人敵對，他不但是個武者，也是個人才………

她是個多情的少女，自從上次解垢之後，腦海裡不時回旋着這個青年的影子，連她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何以會對一個陌生的男人如此的關懷………

窮神變色道：

「婉兒，難道你忘了，我這雙脚是怎麼斷的，別忘了，你這條小命是我拾回來的，你的功夫是我把你送給了因師太，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我只想知道，你到底要不要給乾爹報仇………」

苦澀的心，艱澀的情，曲婉兒突然發覺未來這條路太難走了，她碍於窮神的恩情，她不能去喜歡這樣的敵人，碍於道不同，不能有任何私慾，在恩重如山的情形下，她沒有選擇，沒有自己選擇的路………

顫了顫，曲婉兒道：

「乾爹，我………」

窮神哼了一聲道：

「很簡單，窮家幫幫主你不幹也行，但，你乾爹的這個仇，這股恨，你非報不可，現在，你老實的跟我說，你要不要替乾爹出面………」

高柱子聞言大怒，道：

「幫主，咱們窮家幫弟子上萬，高手何止千百個，一個女人武功或許不差，但，咱們窮家幫未必要靠她替你老報仇…………」

窮神聞言大怒，道：

「高柱子，你知道她是誰麼？」

高柱子一怔，道：

「弟子愚昧…………」

窮神冷冷地道：

「影子，她就是影子…………」

這眞是人的名樹的影，窮神的一句話，立刻使殿上數十個窮家幫高手議論起來，江湖第一殺手影子，那神秘的人物居然會是眼前這個弱不禁風的少女，對這些刀頭舐血，嗜武如命的江湖高手來說，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們俱啊了一聲，所有目光全落在曲婉兒身上。

高柱子嚇的不敢吭聲，一屁股坐了回去。

曲婉兒苦笑道：

「乾爹，何必告訴他們這些……」

窮神哼了一聲道：

「他們生來賤骨頭，如果我不說出妳是誰？他們決不會答應妳當他們的幫主，現在你公開了身份，他們只怕再也不會放個屁…………」

果然，窮家幫弟子都沉默了，影子的名氣太響了，多少黑道巨擘，多少英雄之士，都死在這樣一個少女的手裡，窮家幫弟子大多是街頭的混混，黑道的卒子，他們沒有明顯的是非之分，却有江湖中的義氣，敬重的是有本事的漢子，佩服的是眞正的英雄，影子之名名冠江湖，那管她是男是女，頓時全肅然而敬………

窮神哈哈大笑道：

「怎麼樣？我沒說錯吧。」

曲婉兒感傷的道：

「乾爹你的恩情我永生不會忘，雖然鐵無情是個可怕的對手，我還是要殺他，如果我殺不了他，我自己就死在他面前…………」

窮神一呆道：

「你有難言之隱——」

搖搖頭，曲婉兒傷情的道：

「沒有。」

窮神嘿嘿地道：

「那好，窮家幫十堂八分支，上萬弟子全由你調度，你看要多少人，我現在就將人交給你……

……」

曲婉兒淡淡地道：

「我一個也不要，有我們這種身手的人，帶了人反而累贅，我要憑一人之力，和他作個了斷

……………」

窮神雙目一翻，道：

「雪花和尚呢？他不是和你一路麼？」

哼，曲婉兒不屑的道：

「他是百善大師的弟弟，自己沒本事，光想拾便宜，這個人我不想和他合作，我一向獨來獨往………」

說完，她轉身向廟外行去，窮神想說什麼？但到了嘴邊的話，他又嚥了回去，因爲他太了解這個乾女兒了……。

迎着風，髮稍子隨風飄揚，曲婉兒孤獨的下了西陽山，眼眶裡盈滿了淚水，自幼的變故，使她堅強的熬受着那無情的苦痛，雖然她是在堅苦的環境中長大，她却從不掉眼淚，如今，却爲一個剛結識不久的男人傷心，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爲了什麼？難道這就是所謂的緣麼？」

「妳哭了………」

以曲婉兒那身高絕的武功，居然有人近了她的身邊而不自覺，可見來人是何等的可怕，她心弦劇烈的一顫，只見一個年青人雙手背負在身後，帶着一抹輕淡的笑意，那麼瀟洒的望着她。

曲婉兒一呆道：

「董良是你………」

董良在江湖上有飛龍公子之稱，是了因師太的大弟子，也是曲婉兒的師兄，兩個人同時學藝，同時踏入江湖，同時博得不同的名聲，飛龍公子之名雖無影子的名氣大，武功却絕不在影子之下。

飛龍公子董良淡淡地道：

「婉妹妹，誰給你氣受了，我殺了他………」

淒淒迷迷的一笑，曲婉兒道：

「誰敢給我氣受，師兄，你來這裡幹什麼？」

董良面上殺機一湧，嘿嘿地道：

「師父命我幫助你，聽說鐵無情是近年來最年青的高手，這樣一個人，如果不會會他，豈不

是太遺憾了……」

曲婉兒一震道：

「我的事不要你管……」

董良冷冷地道：

「你的事我已經聽說了，雪花和尚已把全部經過都告訴我了，你有機會殺他，而却藉故走了，婉妹，告訴我，這是爲什麼？」

曲婉兒冷冷地道：

「你要聽雪花那張破嘴到處亂宣，我也認了，不過殺不殺他，是我私人的事情，連師父都管不着……」

飛龍公子董良嘿嘿地道：

「聽雪花和尚說，你喜歡上這個姓鐵的……」

曲婉兒聞言一震，道：

「那又關你什麼事……」

他在憤怒之下，已忘了董良是她的大師兄，要知曲婉兒一向任性慣了，連了因師太都要讓她三分，董良在江湖上也一向自視甚高，那個不恭恭敬敬的稱他一聲公子，唯獨這個小師妹，素來

不將他放在眼裡，她聞言憤憤地道：

「別忘了，我們是同門師兄妹，也是青梅竹馬……」

曲婉兒搖搖頭道：

「不錯，我倆只是師兄妹，却不是情侶……」

飛龍公子董良神色大變，道：

「好呀，妳眞喜歡上那小子了……」

曲婉兒點點頭，淒涼的道：

「也許是吧，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遇上他後，就下不了手，師兄，這不是平常的我呀……」

飛龍公子董良嘿嘿地道：

「我替你殺了他。」

一震，曲婉兒的雙眸突然一寒，道：

「不，誰要你多事……」

飛龍公子董良冷笑道：

「我不容許任何人給妳委曲，更不要你爲了這種男人難過，婉妹，雪花已探聽出消息了，姓鐵的已派人去林善和范老六的家，他要毀了這兩家，雪花棋高一着，已將這兩個人送到落星堡，

並請了玄天觀三葉老道，在落星堡等着姓鐵的上鈎……」

曲婉兒聽的心神直顫，落星堡已是個難纏的地方，再來了個三葉老道，鐵無情縱然是三頭六臂，只怕也討不到便宜，況且，師兄飛龍公子更非易與……。

她冷冷地道：

「你也準備插上一手……」

飛龍公子董良大笑道：

「那當然了，普天之下誰不知道姓鐵的大名，師妹，我要當着你的面宰了姓鐵的，讓你瞧瞧，師兄這幾年的功夫可不是白練的……」

說着突然仰天大笑，那種得意的神情和笑聲，竟然使曲婉兒覺得嘔心，她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一聽到有人要對鐵無情下手，頓時反感起來，尤其是飛龍公子董良那種神色，更令人厭惡不已。

鼻子裡，輕輕哼了一聲道：

「你也未必是人家的對手……」

說完話，人已黃衫飄飄，直往外行去，飛龍公子董良雖然緊隨在她的身後喊她，她根本不予理會……

曹家屯有百來戶人家，在這裡是週圍數十個鄉鎮的總市集，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會，於是，曹家屯便成了這裡最熱鬧的地方，雖然只有百來戶人家，各行各業卻都集中在這裡，西來順的包子，東興樓的烤鴨，和興堂的綢緞，老山羊的刀剪……在這裡應有盡有，連賭舘，妓院，一應俱全，過路的江湖客，只要能走到這邊來的，無不借機來這裡走一趟，不是進場子玩兩把，就是逛逛窰子……

曹家屯那條唯一的大街早已是遊客如雲，人來人往的在那裡逛着，東興樓鴨莊的樓上，此刻，坐了三個漢子，鐵無情在喝酒，錐子和蝎子依着樓頭的窗子而坐，他們似乎沒有心事吃喝，眼光一直落在街心上，注意着街上每一個行人……。

响午，街頭上突然出現一個銀袍的漢子，在兩個漢子的陪伴下，自街頭往這邊逛來錐子點頭，道：

「楚霸……」

落星堡二當家楚霸在道上可是响噹噹的人物，落星堡離曹家屯只不過三里多路，楚霸閒來無事，總是到曹家屯逛逛，曹家屯鮮有不識楚爺的……。

果然，楚霸也是朝東興樓來的，只一會，樓梯响起了脚步聲，楚霸在鐵無情隔桌坐了下來，他向四週看了一眼，目光的餘影掠過鐵無情的臉上似乎是怔了怔，錐子站起來，拱手，道：

「楚爺，可識得小弟……」

楚霸一震，啊了一聲道：

「錐子，久違了……」

說着站起來，移了過來，錐子是何許人，楚霸心裡雪亮，他先看了蝎子一眼，立刻又呵呵地道：

「甭說，容我猜一猜這位是蝎子，那位一定是鐵兄弟了，江湖上不認識三位的只怕不多……
……」

招子果然透亮，只要那麼一眼眼，很快就認出了誰是誰，僅這份眼力，就夠讓人瞧的了。

鐵無情拱手道：

「楚兄，請坐——」

楚霸是個豪爽而乾脆的人，一屁股坐了下去，然後，揮揮手，讓他那兩個跟班的先到樓頭下去坐，這人就是那麼上路，在這種情形下會見了鐵無情，他知道這決不是巧合，而一定是他們早摸準了自己的行蹤，有意在這裡相候，讓自己手下留在身邊，有許多話只怕不容易出口——

楚霸看了鐵無情一眼，道：

「鐵朋友，如果楚霸料的不錯，三位是有意在這裡等小弟，咱們都是道上的兄弟，說話不必

拐彎抹角，我明白，三位一定是爲了范老六和林善來的……」

大姆指一豎，連鐵無情都佩服這位爽直的漢子，即是道友，挑明了說，這才是江湖漢子，鐵無情微笑道：

「楚兄，眞是快人快語，果然是條漢子，不錯，兄弟這次來確實是爲了他們兩個來的，我們知道他們進了落星堡，無非是想借落星堡的大名，尋求生存，當然，以落星堡在江湖上的地位，足有能力保護他倆，不過，我怕傷了咱們兩家的和氣，無非是向楚爺打個招呼……」

楚霸心裡一涼，只覺那股血往上冲，憑鐵鷹兄弟的大名，人家居然這麼推崇自己，那是瞧得起自己，瞧得起落星堡，雖然大家是初次謀面，僅這份禮數，夠讓人感動了，楚霸連忙道：

「謝謝鐵兄弟瞧得起小弟，范老六和林善跟本堡並沒有多厚的交情，只是落星堡大當家的翻天手侯老爺碍於雪花和尚的面子，才出口應諾……」

錐子嘆氣道：

「侯老爺子交上雪花這個人，只怕日後會爲落星堡帶來無窮盡的麻煩，楚爺，咱們是一見如故，可說是肝胆相照，鐵當家的不想與貴堡成了敵人，所以，今日專程向楚爺打個招呼，望楚爺能進言一二……」

楚霸面色一慘，道：

「當家的未必聽的進，不過小弟當盡力而爲……」

錐子沉思道：

「楚爺，如果這兩個在明日日落之前不走出落星堡，我就要進堡請他們出來了……」

楚覇想了想，道：

「能不能晚二天……」

錐子一怔道：

「爲什麼？」

楚覇沉思道：

「據我所知，林善二天後會出堡接三葉道人，如果諸位能在堡外將他截住，豈不是……」

錐子抱拳道：

「謝了，楚爺，我明白你的意思，雖然只有一個林善，也夠我們感激的了，冲着楚爺這份義氣，鐵鷹兄弟決不會動落星堡一草一木，當然，落星堡侯老爺子那方面還要楚爺關照一二……」

沉思片刻，楚覇道：

「那好，我回去就把鐵兄弟的意思轉告老爺子，不過兄弟也不過是盡人事，至於侯堡主有何打算，那就不是兄弟所能擔待的……」

楚覇能居落星堡二檔頭，自有一番本領，他深明大義，四方英雄都跟他有那麼點交情，也就是人夠四海，精明達練，是個很可以交的朋友。

說完話，一抱拳，轉身下樓而去。

蝎子望着他的背影，道：

「不知道他說的是不是人話。」

錐子淡淡地道：

「這個人還很上道，不是個詭詐的人，不過，那個侯堡主却是個難纏的人物，聽不聽楚覇的就很難說了。」

鐵無情想了想，道：

「咱們就把計劃延後二天，先擒住林善，挫挫他們的銳氣，聽說三葉道人很不好纏，要截林善，首先須防這個人……」

蝎子想了想，道：

「這事交給我和老屠去辦，林善那老小子雖然武功不錯，你曉得，我和錐子却也不是善與之輩……」

搖搖頭，鐵無情道：

「別忘了，還有個三葉道人……」
蝎子一震，道：
「當家的要親自出馬———」
嗯，鐵無情點了點頭，立刻攤開一張地圖，將落星堡四週的通路全研究了一遍，分咐錐子派兄弟立刻插旗，凡進出落星堡的人，全留點意。
二天之後———
落星堡的前後大門通道，全有鐵鷹兄弟化了裝易了容，嚴密的監視着進出的人，他們有的扮成伕子，有的化裝成耕夫，落星堡的動靜全落在鐵鷹兄弟眼裡。
天剛剛黑，落星堡的後門倏然開了個小門，四匹健馬馱着四個人疾速的往外奔去，這四條漢子雖然穿的不像普通江湖人物，但個個身手矯健，行動如風，鐵鷹兄弟立刻把消息傳了出去，蝎子最先得到消息，已和錐子守在這四個漢子必經的路上……。
但，他沒有亂動，因為他們已發現這四個漢子裡面沒有林善的影子，這四個漢子彷彿是在巡視路上的情形，一路疾馳，四處張望，然後，他們又奔回堡裡……
錐子神色一變，道：
「這是什麼意思？」

蝎子沉思道：
「探路……」
果然，沒多久，堡中又現騎影，一行十餘騎挾着奔勢向這裡奔來，當先那個紫袍老人果然就是他們等待的林善，但靠在林善旁邊的竟是楚覇，鐵鷹兄弟決沒想到楚覇會陪着林善去接三葉道人：
眉頭皺了皺，錐子道：
「麻煩了，有老楚在，這事就不能下手了。」
蝎子冷笑道：
「顧不了那麼多了，咱們已向姓楚的打過招呼，他硬要插手管這檔了事，表示咱們的奉勸已不發生作用，他們的侯堡主一定不答應這件事……」
話語間，十餘騎士如飛而來，錐子立刻示意守在林子裡的兄弟，絆馬索已暗暗備起，得得的蹄聲呼嘯而至，只聽錐子一聲大喝道：
拿下———」
那十幾騎在穿過林子之時，驀聞一聲大喝，緊接着絆馬索往上一拉，那些人紛紛跌落馬下，林善終究是經驗豐富之人，雖然神情一變，已揮掌劈倒眼前的一個鐵鷹兄弟，他喝道：

「楚霸咱們中伏了。」

楚霸大叫道：

「什麼人敢在這裡向落星堡下手。」

錐子和蝎子早有默契，兩人身形一分，錐子已將楚霸引開，一劍劈出後，道：

「姓楚的，過來。」

楚霸果然神勇的撲過去，蝎子借這瞬間已揮劍向林善攻去，刹那間，兩方人馬已交擊在一起——

錐子低聲道：

「楚兄，你不該來……」

楚霸苦笑道：

「兄弟，不來行麼？堡主要我陪他接人，我能不來麼，現在，你砍我一劍，我須回去覆命了………。」

錐子那能劈殺錐子，他在空中胡亂的劃了幾劍，那知楚霸忽然自已用劍砍了右臂一劍，鮮血頓時如泉水樣的湧出來，他低聲道：

「兄弟，我只能幫到此處，你們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拿下林善，否則，本堡中人立刻就會趕來，那時候，姓楚的想幫也幫不上了，一旦本堡插上手，我們就是敵我了，楚霸不會承認今日之

事………」

說完，人已翻身飄去嘴裡大叫道：

「兄弟，退——」

楚霸掛了彩，落星堡的弟子紛紛帶著他後撤，林善一見大駭，拔身衝出去，他也要逃——

蝎子連着三劍，道：

「那裡去………」

鐵鷹兄弟的目標就是林善，那會讓他輕易的離去，團團的將他困住，林善眼見是去不了了，長嘆一聲道：

「罷了，我認栽………」

蝎子嘿嘿地道：

「林善，你想不到有今日吧………」

林善一臉蒼白，眼裡竟含着一泡淚水，他索性一閉雙目，放棄了掙扎，蝎子剛走上前，只聽半空裡響起一聲大吼道：

「別碰他………」

隨着一道灰影子半空而降，那威勢當眞是嚇人——

30

鐵鷹兄弟眼見林善已成網中之魚，插翅也飛不了，那知半空裡一聲大喝，隨着飄來一道疾快的灰影，蝎子只覺頭頂上勁風響蕩，氣勢壓人，他驀然一個退身，林善身旁已站着一名胸繡八卦的中年道人，雙目威稜的瞪着蝎子，那神情好不冷酷。

林善全身一顫，道：

「道長………」

這名威猛的道人正是玄天觀的三葉道長，也是林善費盡了所有心血請來的三葉道人，此刻他是死裡逃生，眼見要落進鐵鷹兄弟手裡，三葉道人已適時趕到，那能不使他驚喜萬分。

蝎子冷冷地道：

「道長，這件事你最好別插手………」

三葉道人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這件事我管定了，林善是我的朋友，誰要和他過不去，誰就是跟玄天觀有仇，任何人都別想從我老道手裡把人帶走………」

蝎子雙目一寒，道：

「三葉，你就先接我一劍………」

蝎子的劍卽快又狠，一招出手，鋒利的劍刄迅快的切進三葉道人的胸前，誰知三葉道人一聲冷笑，人影已失，蝎子只覺背後生風，一股大力已自背後撞來，他疾快的一個移身，肩頭上還是被那股浩亘的勁力撞到，砰地一聲，人已栽倒地上，只覺一股亘痛傳來，使他差點站不起來。

三葉道人不屑的道：

「這就是鐵鷹兄弟麼？江湖上都說鐵鷹兄弟個個神勇，有萬夫莫敵之勢，今日一見，嘿嘿，也不過如此，我眞不明白，他們的萬是怎麼闖出來的………」

錐子怒吼道：

「媽的，欺人太甚………」

他剛衝上來，三葉道人已一揮手，道：

「別妄動，我要見姓鐵的，聽說鐵無情是個人物，連窮神和百善和尙這樣的人物都栽在他手裡，江湖上何時出了這樣一個人，老道倒要瞧瞧。」

錐子冷冷地道：

「當家的如果來了，你牛鼻子老道只怕不會這麼輕鬆了，如果我是你，立刻挾了尾巴轉身就

逃……」

此刻，林子裡埋伏的鐵鷹兄弟已將林善和三葉道人團團圍住，那知三葉道人却絲毫不懼的嘿嘿冷笑，就在冷笑中，遠處已響起蹄聲————

落星堡已有人向這裡奔來，那是落星堡的快騎隊，有七十餘個，領頭的是個長髯飄胸的半百老人，楚霸雖然傷了手臂，已包紮好了，緊緊隨着這名老人身後，顯然，這位就是聞名天下的落星堡堡主侯老爺子了。

快速的奔馳，震的地面咚咚而響，七十餘騎刹那間已到了跟前，落星堡的人身手快速，已和鐵鷹兄弟壁疊分明的對上了。

三葉道人連忙拱手，道：

「侯堡主——」

落星堡堡主侯老爺子呵呵地道：

「道長，久違了，鐵無情眞狂呀，在我的一畝三分地上，居然敢公然擄人，這還不說，他們不但在我的地盤上不將本堡放在眼裡，更傷了楚霸……」

三葉道人大笑道：

「堡主，狂人自有狂人磨，鐵無情胆子大，侯老爺子的威名更不差，今日我們玄天觀就和落

星堡聯手將姓鐵的這一干兄弟澈底毀滅，讓他永遠爬不起來……」

「媽的，你們是老壽星啃砒霜——不想活了。」

三葉道人不屑的道：

「一個殺手那成氣候，蝎子，你們這一行有那個讓人佩服，那個讓人瞧得起……」

那知他的話聲甫落，夜影下，突然響起一聲冷笑，緊接着四道人影如幽靈般的緩緩走了出來，首先落入眼廉的是那名黃衫少女，跟在她旁邊的是飛龍公子董良，再後面是雪花和尚和范老六。

影子。

影子曲婉兒一臉寒霜，瞪着三葉道人，冷冷地道：

「我也是這一行的，你剛才連我也罵了——」

三葉道人並不識得曲婉兒是誰？一見她居然冲着自己來的，心裡不禁有股氣往上冲，他自認在道上輩份很高，與落星堡侯老爺子平起平坐，那會將這黃衫少女瞧在眼裡，冷冷地一哼，道：

「你是誰？」

曲婉兒冷冷地道：

「影子。」

三葉道人全身一震，他決預料不到眼前這位黃衫少女會是久負盛名的江湖神秘殺手——影子，一楞之下，那乾澀的臉上，泛起了一陣抽搐，道：

「那又怎麼樣，在本道人面前又能怎樣？」

曲婉兒冷笑道：

「殺你。」

僅僅是那麼兩個字，一縷劍光已耀空飛來，誰也沒看清楚她是怎麼出手的，三葉道人只覺嘶地一聲，八卦袍上已被割了一道口子，這還是他閃的快，不然，那一劍定會將他穿了個洞。

三葉道人怒吼道：

「丫頭，你………」

林善躍身攔在兩人中間，道：

「別動手，我們是自己人………」

雪花和尚急忙道：

「姑娘，別忘了，咱們的對手還沒出現呢，如果自己人先傷了和氣，那豈不是落人口實……………」

曲婉兒不屑的道：

「沒有三分之三不會上粱山，牛鼻子，這是給你點警告，下次再口出惡言，我影子就先割了你舌頭………」

三葉道人在玄天觀也是一方霸主，江湖上那個不敬他爲道長，如今，却受一個小姑娘的凌辱，怎不令他憤怒難忍，他單掌揮起，叱道：

「你找死………」

掌刄剛剛舉起，落星堡侯老爺子已發話道：

「道長，別和孩子爭，咱們可不能失了身份………」

曲婉兒狠狠瞪了落星堡侯老爺子一眼，她今日彷彿跟每個人都有仇似的，連落星堡侯老爺子的帳都不賣，殊不知此刻她恨不得這些人通通滾，讓自己在這裡單獨和鐵無情博一生死，這正是女兒小心眼的想法………

飛龍公子董良道：

「師妹，咱們等姓鐵的………」

落星堡侯老爺子高聲道：

「蝎子，你們當家的呢………」

蝎子冷冷地道：

「急什麼?慢慢會給你送終的……」

侯老爺子怒聲道：

「徒兒們，給我砍……」

此人也動了眞怒，落星堡在江湖上一向名聲響亮，那曉得在自己家門口，楚覇居然被鐵鷹兄弟砍了一劍，在侯老爺來說，那眞是面上無光，他那知楚覇爲了落星堡往後的安逸，暗中和鐵鷹兄弟串通好，否則，憑楚覇那身武功，錐子眞想傷他也不會那麼簡單。

楚覇大聲道：

「慢着，當家的，咱們急也不急在一時，如今鐵鷹兄弟已在咱們的控制下，何不等姓鐵的來了再說。」

楚覇開了腔，落星堡弟子俱按劍不動，但，個個如臨大敵似的，將林中的鐵鷹兄弟嚴密的防守着……

突然——

遠處響起一聲彈劍聲，大夥突聞這縷劍吟之聲，俱是一楞，舉目一看，在路旁那棵大樹下，並排的站着三個人，鐵無情在玩弄着手中的王者之劍，雲標和屠一刀站在他兩旁，三個人何時來的，什麼時候站在那裡，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份身手，這份機靈使場中的人全部一震，飛龍公子董良最不服氣，憑他們的功力和眼力，有人從他眼皮子下掠過而不知，對他來說那是不可能的……

雪花和尚大叫道：

「董公子，那就是姓鐵的……」

鐵無情雙目一寒，盯住雪花和尚，道：

「和尚，我說過，別讓我再碰上，否則，你那條命就得賠上，怎麼啦?請了幫手就以爲不可一世……」

雪花和尚怒聲道：

「他媽的，我還會怕你……」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雪花和尚想起兄長百善的慘死，那股子隱藏在心底裡的怒火就驀然的衝了上來，一聲厲吼，一掌往鐵無情的胸前推去，在雪花和尚的想像中，他只要一動手，飛龍公子董良還不立刻就出手，那知道飛龍公子董良是狐狸中的狐狸，他有意看看鐵無情的出手路數，雪花和尚一出手，他居然動也沒動。

雪花和尚的掌勢一起，鐵無情的劍已穿了過去，他似乎不給雪花和尚有脫閃的機會，僅見劍光一閃而沒，空中便濺起了點點滴滴地血光，那快速的冷劍，憑場中諸人的目力，沒有一個人能

看出他的劍是如何出來的，

哇——

雪花和尚只有一個照面，鐵無情的劍已在他腦殼上敲破一個血洞，他身子一陣幌顫，人已倒地而死，這種快速的死法，將所有的人全震駭住了。

此刻，場中的每位響噹噹的人物，才知道鐵無情的萬兒不是平空飛來的，人家是用眞功夫換來的，僅一招解決了雪花和尚，他們捫心自問無人辦的到。

飛龍公子董良神情一變，道：

「好劍法。」

鐵無情冷冷地道：

「各位，在下和各位並無深仇大恨，並不想以血相報，今日來貴地，不過是爲了報家父的血海深仇，我的仇人只有二個，林善和范老六，如果各位不橫加揷手，鐵鷹兄弟決不會爲難各位，如果那位一定要強出頭，就別怪我姓鐵的出手太狠——」

場面上已交待的很清楚，一番開場白，兼顧了江湖上應有的禮數，林善和范老六已神色大變，他們沒想到鐵無情數日不見，功力更加精進，僅那一手劍法，已令他倆寒了心，林善向三葉道人看了看，那是一種可憐的神色，三葉道人嘿嘿地道：

「鐵當家的可願給貧道一個薄面……」

他已不再狂妄，口氣上已軟化很多，這個老道聰明的很，他可不願意和鐵無情立刻翻臉，從剛才鐵無情殺雪花和尚的手法上，他知道自己這趟落星堡是來錯了。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我給你面子，你可曾給我面子，三葉，鐵鷹兄弟要辦事，你要強自出頭，這是誰不給誰的面子？今日之事很簡單，如果你眞要面子，就快離開這裡，否則，別怪鐵鷹兄弟不給面子了。」

三葉道長何曾料到鐵無情會那麼狂妄，那麼不給自己留餘地，在他來說，剛才那一番說辭可說是相當得體，誰知道當着衆人面前，鐵無情是毫不賣帳，他聞言色變，怒聲道：

「姓鐵的，你好狂。」

冷冷一笑，鐵無情道：

「那不是狂、是一份自重，你以爲玄天觀三個字就可走遍天下，要知道比你行，比你高的人不知凡幾……」

三葉道人尙未說話，林善已大聲道：

「道長，這種人是有理講不淸的，他卽然不給道長面子，道長也不必客氣，咱們跟他拼了……」

三葉道長嘿嘿地道：

「他自以爲高明，本道長就給他點顏色……」

說着，他自身上解下了劍，徐緩的將劍斜馭在胸前，蝎子首先忍耐不住，衝了出來，道：

「當家的，這個交給我，他剛剛劈了我一掌……」

鐵無情哦了一聲道：

「蝎子，我知道你那一掌挨的不輕，這個仇交給我吧，我只想知道他是用那隻手劈你的，我要剁下他那隻掌給你賠罪。」

這口氣眞狂，狂的三葉道長變色，狂的落星堡侯老爺子心胸顫悚，狂的飛龍公子董良暗中有氣，狂的林善和范老六胆顫心悚……

獨有黃衫少女曲婉兒面上展露笑容，她似乎被這位狂妄的年青人豪情所折服，欣賞的望着他……

飛龍公子董良冷笑道：

「眞想不到世上還有比我董良狂的人……」

鐵無情大笑道：

「又有一位朋友有興趣了，也好，各位，我鐵無情今日要解決的是一份仇，一份恨，那個要硬架樑的請一併出來，否則，就請退出這裡……」

楚霸大聲道：

「落星堡退出——」

此語一出，不但落星堡弟子一楞，連落星堡堡主侯老爺子都僵在那裡，他詫異的望着楚霸，道：

「老楚，你這是幹什麼？難道那一劍白挨了……」

楚霸大聲道：

「那一劍是我和鐵鷹的私人事情，咱們落星堡也是江湖第一大堡，如果爲了點滴小事就拉人硬幹，只怕有損落星堡的威名，有人會說咱們在自家地盤上欺負人，堡主，此刻咱們犯不着……」

落星堡主侯老爺子是個何等聰明之人，楚霸之言已將他點醒了，他知道犯不着樹立鐵無情這種強敵，如果今日沒有把握一舉滅了姓鐵的，往後的落星堡只怕麻煩不小，他嘿嘿地道：

「那好，你的事日後再說……」

一揮手，落星堡的子弟立刻退了回去，落星堡這突然一退，范老六和林善全傻眼了，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會有這種情形出現，咬了咬牙，兩個人已互相瞄了一眼。

鐵無情抱拳道：

「老爺子，楚朋友，鐵鷹兄弟謝啦。」

楚覇回頭笑了笑，揮揮手，數十騎緩緩而去。

林善怒叱道：

「媽的，我們給那隻老狐狸賣了……」

范老六嘿嘿地道：

「有三葉道長，飛龍公子，影子三大高手，再加上我倆，眞的拼起來。未必就怕了他……」

不屑的一笑，鐵無情冷冷地道：

「你倆的護身符都走了我看你倆準備納命……」

眼前彷彿又浮現出父親鐵夢秋被這幾個自家兄弟殘凌的情景，他長吸口氣，暗暗已將全身功力運滿全身，一聲大喝，冷劍突然射向林善和范老六，這一着頗出他倆的意外，兩人紛紛閃身而避。

三葉道人一劍揮出，喝道：

「姓鐵的，你敢……」

鐵無情有何不敢，范老六是鬼靈精，決不敢和鐵無情硬碰硬砸，溜轉着身子躲到飛龍公子身後，林善却沒他那麼聰明硬想接一招，只見林善滿身鮮血的滾翻在地上，向前爬了幾步，已倒臥

在血泊裡……

范老六顫聲道：

「老林……」

眼看着自家兄弟又死在鐵無情的手裡，范老六的心如被揪出來一樣，他恨恨地抽出了劍，三葉道人和飛龍公子董良已雙雙向鐵無情撲去。

錐子怒道：

「媽的，你們兩個對一個……」

那曉得斜翻在半空的鐵無情叫道：

「別幫我，我要讓他們看看什麼是眞正的劍道……」

隨着他的話聲，空中突然顫閃出一片光華，那強烈的劍芒遠遠看去如一蓬銀光，在幾個閃爍中，飛龍公子董良和三葉道人，居然突破了那凌厲的劍幕——

董良大叫道：

「劍罡——」

當他和三葉道人發覺情況不對時，鐵無情的王者之劍在龍吟聲中疾速的閃了過去，三葉道人只覺脇下一涼，一片血肉飛了下來，他疾速的用手去按傷處，誰知劍光一閃而沒，他那隻手已飛

了出去。

哇地一聲，人已躺下了。

飛龍公子董良的眼睛一痛，劍式頓時被一股大力吸住，他疾速的一躍身子，想脫出劍幕外，嗚地一聲，頭頂一涼，滿頭的髮絲在空中飄舞董良全身一顫，人已垂在地上，臉色已呈一片蒼白，額頭上滲出了汗珠……

那絕酷的劍法，奪人的氣魄，已將董良給嚇傻了。

范老六呆呆的用種乞求眼神望着黃衫少女曲婉兒，那知曲婉兒驀地往范老六的胸口一拳揚出，范老六哇地一聲，口中狂吐鮮血，他呆了一呆顫道：

「你……」

曲婉兒冷冷地道：

「是你還債的時候了。」

范老六那個龐大的身子被曲婉兒揪着甩向鐵無情，只見范老六人在半空，鐵無情的劍已穿了過去，范老六做夢也沒想到影子會賣了他，慘叫一聲人已摔在地上。

鐵無情拱手道：

「姑娘，謝了。」

影子冷冷地道：

「別忘了，這是我倆動手的時刻……」

鐵無情心裡一陣難過，他真不願和黃衫少女動手，一種從未有過的感情讓他無法克制自己，嘆息一聲道：

「姑娘，何苦？」

曲婉兒眸中閃着一層迷霧，淒涼的道：

「身不由己，我須向我乾爹有個交待……」

語音一落，一縷劍影快速的飄了過去。

鐵無情站在那裡連動都沒動一下，任那長劍穿來，刷——

一道血影崩現，左臂上已挨黃衫少女一劍。

鮮血滴滴的滾下來，黃衫少女曲婉兒的神色隨着慘白，全身泛起了一連串抖顫，她顫聲道：

「你為什麼不閃……」

鐵鷹兄弟全變了色，紛紛向這裡困來，他們眼見他們當家的挨了劍，個個憤怒的瞪了眼，鐵無情揮揮手，不准他們輕舉妄動。

鐵無情苦笑道：

「姑娘，如果這一劍能解了我和窮神的恩怨，這一劍我沒白挨，如果你劈了我一劍而能消除你心頭的怨恨，我也願意挨這一下子……」

這番話好誠懇，好眞切，連鐵無情自己都不知道何以會說出這番話來，黃衫少女曲婉兒眼裡已浮現了淚光，她全身都在顫抖着，顫聲道：

「謝謝你，你一定很疼……」

飛龍公子董良氣的大叫一聲，人已翻身躍了出去，幾個起落踪跡已失，鐵無情望了地上范老六和林善的屍體一眼，長嘆口氣，道：

「埋了吧，他們畢竟是我爹的兄弟……」

屠一刀呵呵地道：

「會的……」

黃衫少女曲婉兒看了鐵無情一眼，緩緩而依戀的走了，她那淡黃的身影眞如其名——影子一樣，那麼飄忽而不可捉摸，人如風，如影的在飄盪……

鐵無情怔怔的望着她緩慢的離去。

在他身後，哈娃娜却滿臉的淚水，痴痴地瞥見這一幕，她的心恍如碎了一樣，一顆心沉向深谷……

仇也報了，恨也雪了，鐵無情的心却沉重了，他拂了拂額前吹亂的髮絲，揮揮手，道：

「走吧。」

大地在黑沉沉中顯得靜謐，一行人在脚步聲中邁向未知的未來，空中響起鐵鷹兄弟的歌聲，那宏烈，壯健的歌聲一直飄向空中，飄向雲霄……。

一群眞正的鐵血漢子，他們又踏上了征途……

天、漸漸白了。

太陽又露出了焰火，又是一天開始……

（全書完）

索命鞭

著　　　者：柳　殘　陽
出　版　者：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張　銘　森
發　行　所：合　成　書　局
總　經　銷：合成書局門市部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7號
電　話：5417597
郵政劃撥帳號：第0110066－2號（合成書局收）
印　刷　廠：欣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長壽街33巷1號
電話：9722754
美州加拿大總經銷　泛　亞　書　局
PAN ASIAN PUBLICATIONS
69 Blue Eagle Trail
Agincourt, Ontario M1V 1K6
TELEPHONE (416) 292-7544
CANADA
定　　價：新台幣：壹佰陸拾元
美　金：7元2角
港　幣：30　元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
郵購八折優待　郵票通用